

◎ 苏炳秋摄影作品 ◎



▲ 温泉公园掠影

福建
乡土

2025.2 总第186期

02
2025
总第186期

FUJIANHOMETOWN
MAGAZINE
福建
乡土



国内统一刊号 CN 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6-074X
RMB 5 元 HK\$ 15 元





◎ 刘铭志

刘铭志，民盟盟员，陶瓷雕塑高级技师、国家一级美术师、全国陶瓷行业技术能手、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990年学艺于民间百年老字号“蕴玉瓷庄”，2013年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雕塑设计专业，进修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17年毕业福建省师范大学艺术设计专业，擅长现场制作表演德化的传统瓷雕技艺。现为福建理工大学、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等院校的客座教授，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常务理事、福建省陶瓷工业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副会长。作品连续二十多次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中国陶瓷艺术作品创新大奖赛评比金奖等，多件作品被国家级、省级、市级博物馆收藏。



童子拜观音



静·莲



踏雪寻梅



薄胎自在观音



大 地



秦始皇

卷首语

又到清风拂面，碧水微澜的美好时节。桥檐下燕子呢喃掠过水面，其灵动的尾翎如剪裁碎银般的波光信笺，将未竟的春之故事续写新一期《福建乡土》。

福建枕山襟海，八闽大地上，山峦连绵，江流蜿蜒。桥梁饮涧、飞虹跨海，成了亮丽的风景。无论是古老的石桥，还是现代的钢结构大桥，它们如纽带，连接着被山水隔开的村落与城市，通往四方的美丽之地，更是承载历史记忆、文化血脉与情感寄托的象征。

本期关于桥题材的佳作多篇。

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力作《海峡上空那一道彩虹》，以平潭海峡公铁大桥的建成通车为引子，抒写对平潭岛的深厚情感与对两岸关系的深刻思考。文中穿插了大量的抒情语句，如“海峡上空象征着和平、友爱、亲情的一道绚丽的彩虹”，既丰富了文章的情感层次，又使读者在阅读中能深刻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激动与喜悦。作者通过回忆战争年代的艰辛与和平年代的遗憾，凸显了这座大桥对于两岸同胞交流沟通的重要性。大桥让作者可以跨越物理与心理的障碍，重访旧地，缅怀亲人。而作者二哥的故事，更是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展现了骨肉分离之痛与重聚之喜的强烈对比。这座桥，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桥，更是一座心灵之桥，它让作者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美好的念想。

林语尘的佳作《一座桥的灵魂》，是一篇富有情感和哲理的散文。文章以作者回乡的亲身经历为线索，将个人情感与对江东桥（虎渡桥）历史变迁的叙述巧妙融合。通过叙写父辈早年的回忆，以及作者自身的所见所感，使文章既有生动的现场感，又饱含深厚的情感底蕴。并通过对比江东桥的古今变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当桥梁的物质形态不断改变时，它的“灵魂”是否依然存在？文中引用了古希腊哲学的忒修斯之船的比喻，深入探讨了“变化”与“恒常”的主题。这种对桥梁“灵魂”的探寻，实际上是对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的深刻思考。

缪淑秀的新作《廊桥，故乡的桥》则以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展现了廊桥作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瑰宝，在闽东北寿宁这个小山村中的独特魅力。通过回忆廊桥的历史与变迁，展现了廊桥在村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廊桥不仅是村民连接两岸的重要通道，更是成了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重要纽带。

刘辉的散文诗《龙江古桥》通过琴弦、月光、茶香的意象群，重构龙江桥作为文化空间的意义。孔洞中的海口故事、书院书声、南湖茶香，构成民间记忆与精英文化的复合体，为历史遗存注入鲜活的生命力。文章通过对龙江桥的诗性重构，实现了自然景观、历史记忆与精神世界的深度对话，为读者提供了兼具审美愉悦与思想启迪的阅读体验。



主 编：刘丹艳
执行主编：周而兴
副 主 编：卢秀琴
责任编辑：张春强
美术编辑：晓 林
责任校对：林 端

《福建乡土》杂志
主管主办：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
编辑出版：《福建乡土》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CN 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074X
投稿邮箱：fjmmxt@163.com
电话：0591-88016752（编辑部）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Q6796
国内发行：《福建乡土》杂志社发行部
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76号同心楼四层
网络查阅：博看网 www.bookan.com.cn
印刷：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定价：人民币5.00元 港币15.00元

声明：
△作者文责自负，对于侵犯他人版权或者其他权利的文字、图片稿件，本刊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本刊以稿酬形式一次性支付作者著作权使用费。本刊有权与合作单位进行电子版网络传播、收录。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来稿时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目 录

卷首语

◎八闽长廊◎

- 02 海峡上空那一道彩虹 / 谢 冕
04 一座桥的灵魂 / 林语尘
06 廊桥，故乡的桥 / 缪淑秀
09 梦幻童年肃威路 / 卢琪峰
12 东番片石今犹在 / 苏 静
15 家乡的磨刀石 / 连传芳
17 古厝寻幽 / 池宜滚
20 亭子岗烛光照亮心灵
——写在武平一中百年华诞之际
文 / 吴海平

◎人物春秋◎

- 23 慎思文传千古 闽林正气永存 / 俞 杰
25 叶文炳：朱熹理学的实践创新者
——读真德秀《通判和州叶氏墓志铭》有感
文 / 叶树福 叶欣妍

◎城乡漫笔◎

- 27 “侨影”记屑 / 林 肖
30 “寿比南山”之南山 / 戎章榕
32 在晋安河畔 / 鹿 溪
34 渡塘村居 / 马腾云
35 清流处处桂花香 / 陈国发
37 乘风，扶摇而上 / 林 倩
40 村中那片池塘 / 邱桥荣
42 塔影春潮映古村 / 周 琦
44 大樟溪“榕水谣” / 叶一翰
45 乡村大舞场 / 黄 勤

◎海峡茶道◎

- 46 工夫几何 / 刘再锋

◎诗苑撷英◎

- 49 仙溪旧梦（组诗） / 年微漾

2025年2期

- 49 西禅寺（外一首） / 郑泽鸿
50 古林寺 / 万重山
50 清明忆爷爷 / 林圣志
50 大坂和小坂 / 莫 洁
50 青苔上的乡愁 / 朱盛柏
50 梅子熟了 / 黎 虹
51 龙江古桥 / 刘 辉

◎闽江夜话◎

- 52 脱俗出尘是幽兰 / 黄良希
54 人间烟火话厨房 / 张春强

◎文踪纵横◎

- 56 多少天涯未归客，尽借篱落看秋风
——读李玉平长篇小说《长乐未央》
文 / 全秋生
59 晓风拂处江流翠
——读张晓风新著《麝过春山草自香》
文 / 王 茹

◎艺林看台◎

- 62 淡然自逸显风骨，龙飞凤舞见襟怀
——周野艺术作品赏析
文 / 袁宝明

◎美食天地◎

- 65 一卷春色满人间 / 苏丽梅

封面：坊巷流苏 / 余道明
封二：福建文艺家风采 / 刘铭志
封三：福建文艺家风采 / 阮惠芳
封底：苏炳秋摄影作品

海峡上空那一道彩虹

文 / 谢 冕

福建友人给我发来微信，微信视图是一张彩色照片：那是一座飞架于大陆通往平潭的海上大桥。朋友告知，这座公铁两用大桥跨海峡的长度是世界第一，现在已经竣工通车。从省会福州上车可以直达平潭岛。这座大桥令我十分亲切也十分自豪，这不仅是因为大桥的起点是我的祖居地福州长乐松下镇，而且大桥的终点平潭岛于我又有并不平常的记忆和交接。平潭这地方地位显要，它距离台湾的新竹只有68海里之遥，是大陆和台湾距离最近的地方。如果天气晴好，从想象上讲，在平潭是可以用“肉眼”抵达台湾的。这几年为了促进两岸同胞的沟通，在平潭设了经贸新区，定期有大陆直达台湾的轮渡往来，这样一来，两岸同胞求学、商旅、走亲、访友，较先前方便多了。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人在军中，当了一名文艺兵。我的部队师部设在福清，有下属部队驻守平潭岛。从福清到平潭，虽然只隔着一个窄窄的水域，但交通并不便捷。那时我在师文艺工作队打杂、跑龙套。我们的工作编排文艺节目为战士服务，记得那次我们排了大型歌剧《刘胡兰》，要上岛演出。我们乘坐的是机动帆船，从福清到平潭，短短的行程，竟然走了一夜，我更是翻肠搅肚毫不含糊地吐了一夜。最近得知，这并非我的娇气，这一片水域，风大、浪高、流急，是世界有名的三大

风暴海域之一。事隔多年，记得是前年，我们在闽西龙岩做完活动，舒婷送我去机场。临上飞机前我想就道访问数十年念念于心的平潭。可是遗憾地被告知，风浪太大，无法上岛。平潭近在咫尺，我是念兹在兹，却是无情地拒我重访旧地。

令人感慰的是，眼下这张照片，还有这道微信，一下子把我的念想化为了乘风破浪的一道快速的跨海大桥！战争年代，我到平潭，是为了慰劳士兵。太平年月，我不能重返旧地，是因为风高浪急。如今在我眼前铺展开来的，是海峡上空象征着和平、友爱、亲情的一道绚丽的彩虹。我是多么欢喜！我要借此机会，从北京坐时速300公里的动车直抵平潭。我要上岛拜望我的从平潭走向世界、再从世界走向北大的高名凯先生的故居。我要感谢他当年《普通语言学》口试，“勉强”给我5分、让我“过关”（北大当年为了向苏联的大学学习，学期考试采用“口试”，不用试卷。每逢期考或年考，教室里一桌一椅，师生一对一，当场抽题，略做准备，即席就题口头回答。老师据此再度质问，并当场判分）的大恩大德。然后，我要从平潭乘坐海轮出发，当日抵达新竹，再从新竹来到台北，我要在热爱台湾、遗意埋骨于宝岛的二哥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高名凯先生终身任教于北大中文系，他的轶事

佳话甚多，我将另文记述。时近清明，缅怀亲人，关于我的二哥，不免要借此多所介绍。二哥谢宗溥是我们兄弟六人中品行和学问都非常优秀的。1945年台湾光复，二哥只身东渡，到台湾就业谋生。二哥文墨甚好，毕生从事文字工作，做记者，办报纸，他的工作颇得业界好评。二哥终生未娶，他爱家乡福建，更爱第二家乡台湾。为了报答台湾乡亲的温情守护，二哥临终留言：骨灰留存宝岛，不回大陆与父母家人团聚。

二哥单身一人远离父母在台湾生活工作，当年两岸隔绝往来，一别就是四十多年。直至那年我到香港开会，二哥专程绕道汉城来香港与我会面。兄弟重逢，二哥的第一句话就是哽咽着说“子欲养而亲不待”，紧接着掏出多年积蓄的美金一万元交我带回，嘱我为兄弟们的第二代接济家用。四十年后兄弟见面，他的第二句话就是：“我的每一个钱都

是干净的！”

福建和台湾只隔着一道浅浅的台湾海峡，台湾回归祖国，福建子弟赴台工作如走亲戚，乃是常态。我的二哥就是台湾光复后万千赴台谋生的福建子弟之一，不想因此而造成将近半个世纪骨肉分离之痛！记得当年，父母亲在痛苦的思念中经多人辗转收到二哥的一张照片，没有信件，只在背面写着“涛儿（二哥谢宗溥乳名涛儿）叩请金安”寥寥六个字！父母含泪收藏此照，成为动荡岁月中的慰藉心灵的一件“秘藏”！

往事历历，不堪回首。作为福建居民，我们对这段历史感受最深，思念也最切！感谢一个新的时代，它的到来使我有幸成为最先享受骨肉重聚的幸福。现在，我的眼前陡然出现这道跨越海峡两岸的美丽彩虹，更给了我们对于未来岁月的一个无限美好的，而且必将实现的念想。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 林典莹 / 摄



一座桥的灵魂

文、图 / 林语尘

我的老家龙海紫泥，是九龙江口的一块冲积沙洲。这条全闽第二大河，至此行将入海，已是浩浩汤汤。从南岸的石码镇到紫泥去，要越过近500米的宽广江面。

然而石码镇老居民称呼紫泥地区的人：“过溪那边的。”

不禁想起之前在桐庐，与友人同游碧浪滔滔的富春江。江风扑面入怀，北京友人手舞足蹈：“啊！大海！”

北京诸多公园人工湖，都沿袭清代叫法，称“北海”“后海”“什刹海”……好像在内陆平原，小小一片水面，就足以勾动人们对大海的思慕之情。可是龙海人见惯了真正无涯的大海，这般宽广的江水，也不过轻描淡写，是个“溪”罢了。

不管民间怎么叫，此处尚有个“九龙江”的大名写在路牌和地图上。往上游走，就连地名也变成了“溪”。九龙江其实很像两广的珠江，是一条“散装”大河：北溪、西溪、南溪，三条水脉各自发展，直到快入海才聚成一体。淌过漳州平原的西溪最宽广，其上的99孔老桥闸，跨度长达1公里，蔚为壮观。北溪则最漫长，从玳瑁山斗折蛇行，蜿蜒而下，直到漳州盆地东南缘，方与西溪合流东去。

在见到西溪之前，北溪要闯过最后一道狭窄的山谷。它一路吸纳了众多支流，至此已相当壮大，

遇两山夹峙，河道收窄，水势便如急电奔雷。爸爸说，此地有座“江东桥”横跨江上，20世纪70年代，尚是少年的他，常常专程从紫泥骑单车过来，在桥墩下急流形成的“回环水”中垂钓鲈鱼。

2020年初夏，我回老家，终于有机会去看看他童年回忆里的江东桥。然而，半个世纪沧桑变化，眼前已不复见爸爸描述的急流——北溪下游修起水坝，使这段江流变得和缓，细浪粼粼，倒映着两岸山色。江东桥长虹卧波，一笔划过平旷的水面。

这桥看起来却有点儿古怪。桥面是一气呵成的水泥路面，行走其上不觉有异。但从侧面看去，东西两半，桥墩的模样截然不同。东边是水泥浇筑的柱形桥墩，科学地抹了圆角，一看便是现代产物；西侧桥墩却为石砖砌筑，基部还垫出一截分水尖，如船首般迎向江水，劈波斩浪。石砖桥墩之间，搭着几段极为粗大、沧古的石梁，被水泥桥面笼罩于下。

“这半边桥基都是文物！江东桥可是宋朝就有啦，以前叫‘虎渡桥’。你爸和我，我们小时候都是听着它的故事长大的。”开车带我们来的是爸爸的老同学，津津乐道地讲古。

此地本是一处通津渡口，然而江涛汹涌，行船险象环生。南宋时，有漳州郡守下令架设浮桥，很快就被冲毁，难以成事。又试着建造木桥，但筑基所用大石，放一块就被浪头卷走一块。正当工匠无

计可施时，有人看到一头猛虎背负幼崽，于此泅渡。江阔浪急，那虎浮浮沉沉，游得十分辛苦，每冲过一段激流，就在江中休息一下，最终竟安然登岸离去。

郡守听闻此事，马上派人勘测，发现老虎停歇之处，水下竟然都有浅滩或巨石。人们在这些地方放下石块、架起桥墩，终于在北溪急流之上，奇迹般地搭建了一座稳固的桥梁。此桥大名“通济”，百姓却更爱谈论它以虎为师的故事，“虎渡桥”的名字，就这样在民间代代相传。

虎渡桥扼守闽南要道，又跨在水深流急的江上，虽然建得坚固，仍不免多次毁于人祸天灾。可它的位置又重要得很，每次毁坏，很快就会重修。

最初，它是一座石墩木面桥，木制桥面只用了二十来年就毁于火灾，干脆彻底改作石桥。所用石梁，有些重逾200吨，在整个中国古代桥梁史上都堪称雄壮，如何开采、运输、安装，至今不知其详。如此伟业却也不能永固，到了元代，它一度毁于兵乱，明代复修，又毁于洪水、台风、海寇……抗战时期，先是为阻挡日军，被自己人炸断，后又遭日机轰炸一回、国民党军溃退时再烧一回。

眼前的钢筋混凝土桥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建成的，2007年还被洪水冲坏，经历过一次大修。那宋代桥墩、宏伟的古石梁，倒是至今犹存片段，支撑着长桥的一部分重量。虎渡桥重生多次，却因这一点残基，依旧与八百年前的时空相牵连。

古希腊英雄忒修斯闯过了克里特岛的迷宫，他凯旋时乘坐的航船，被当作纪念碑留在雅典城中。年深月久，每当船身有木材朽坏，雅典人便换上新的木头。于是，先贤们提出一个经典的哲学疑问：“如果忒修斯航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木头都不是原来的，这艘船还是原来那艘船吗？若不是，它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的？”

我与雅典先贤陷入同样的迷惘。虎渡桥，又何

尝不是一条忒修斯之船？世事几易，它随之改变了这么多回，名字、模样、结构、材料都已变更，就连背景——北溪湍急的江流，也早已成为过去。

十年，百年，或更久，在将来某时刻，那些残存的宋代的桥基，也终将被新的材料、新的建筑技术取代。那将来的桥，还是不是原来的桥？

站在桥上，扶着栏杆俯瞰，古桥墩上草木蔚然。江风在山谷中穿行，贴着水面钻过桥洞，玩闹似的拨弄那些野草，使它们摇曳低拂，轻轻梳篦着水流。我说，爸，桥墩上这棵榕树长得真大，是不是你当年来钓鱼时就有它？他说那可没有，这树看起来也就二三十岁。二三十年，半个世纪，对虎渡桥来说，只是漫长生命中极短的一段，原来它也不停地发生着变化。

有燕子在桥下做了窝，正是育雏繁忙时，亲鸟不时穿梭喂食，又翩然掠水而去。这些燕子又与虎渡桥相伴了多久？它们年复一年来到这里，也会在意桥墩上草木生长、桥基的风化老旧吗？人们总说“似曾相识燕归来”，其实今年归来的燕子，到底是不是去年的相识，又怎能分辨清楚呢。不过是在时刻变幻的世事之中，人总想要寻找、想要守住、想要相信——一点珍贵的“恒在”罢了。

在虎渡桥身上，我想寻求的“恒在”又是什么？或许，并不是八百年来稳坐江水的石墩，不是那巨大到不可思议的石梁。在将来的某一天，哪怕这些文物都消逝，忒修斯之船更换了所有的木头，我觉得，虎渡桥仍是虎渡桥。

不灭、不变的，堪为虎渡桥“灵魂”的东西，早在一开始就出现了。在一次又一次的涅槃中，从未消失的，是最初那个师法自然、智胜天堑的故事。“观虎渡而造桥”，八百年前便在此地百姓口中流传，如这江上清风，吹拂过一代代人。祖辈讲给父辈听，父辈讲给我听，而我又将它讲给读到这段文字的每一个人。

只要故事莫失莫忘，虎渡桥就依然是虎渡桥。

廊桥，故乡的桥

文 / 缪淑秀

一

廊桥，不只是一座桥。

我的家乡在闽东北寿宁一个静谧的小山村。村庄水尾处有一座用木头搭建的带廊屋的桥，叫“廊桥”，也叫“厝桥”或“柴桥”，源于方言里房子叫“厝”，木头叫“柴”。

廊桥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长25米，9开间，为东西走向歇山顶平梁桥。在20世纪70年代通公路前，廊桥是村里连接两岸最重要的水上通道。桥上凉风习习，桥下流水潺潺。廊桥见证了村子的变迁，也见证了祖祖辈辈的悲欢离合。

若干年后，寿宁迎来了一波又一波桥梁专家，他们翻山越岭，走村入户，探究一座座散布在乡野间不起眼的廊桥，并把其中一种桥拱用木头穿插编织而成的木拱廊桥叫作“虹桥”，与小时候课本上的名画《清明上河图》联系在一起。

专家说，《清明上河图》画面正中那座形若彩虹的桥梁使用短的构造材料形成了大的跨度，是中国在世界桥梁史上的独特创造，与河北赵县的安济桥、泉州的万安桥、潮州海阳县的广济桥并称为中国四大古桥。寿宁的“虹桥”虽然外形与《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不完全相同，桥上有“屋”，但结构相似，技术相同。

随着外界对廊桥的深入探究和媒体的关注，这些在大山深处蛰伏了数百年的廊桥成为寿宁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

二

寿宁，于明景泰六年（1455）建县，地处闽浙交界，自古是“两省门户，五县通衢”，东接泰顺，西连政和，南接福安，北邻景宁，西北与西南又与庆元、周宁毗邻。

亿万年间，在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强烈碰撞中，产生的褶皱运动形成了闽浙两省层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山地地形。特别是闽东北、浙西南地区自古是“九山半水半分田”。悬崖深涧，岭峻溪深，再加上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雨水充沛，植被丰茂。

位于闽东北鹫峰山脉洞宫山麓的寿宁县山峦连绵，溪流纵横，境内千米以上山峰225座，大小溪流1700多条。每当雨季，山洪暴发，溪水猛涨，交通受阻，行人望洋兴叹。

在那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修路建桥最方便的材料莫过于石料和木材，而木材较之石头轻便有韧性。在木石联盟中，廊桥应运而生。

可以想象，最早的木桥应该是简单的独木桥，而后逐渐演化成梁柱桥、斜撑桥，最后才形成工艺复杂的木拱廊桥。截至20世纪末，寿宁县有平梁廊桥、八字撑廊桥、木拱廊桥等各类廊桥65座。

廊桥作为闽浙山区古代重要的交通设施，或位于通衢，或连接乡里。选址大多离村庄不远，兼顾乡村“风水”与桥台地理环境。大部分廊桥都选择在村庄溪流的下游，俗称“水尾”，以补溪流形成的风口，守住村庄“风水”。同时，考虑桥址两岸

有坚固岩石供砌筑桥台，并尽量选择两岸相距较窄处，以减少桥拱跨度。

据普查，全国仅存木拱古廊桥108座，其中107座位于闽浙两省，而寿宁是全国保存最多的县份，现存19座，占全国总数近五分之一，且造桥的年代序列在中国最为齐全，从清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至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建造，这在全国极为罕见。现有鳌阳城区、杨梅州风景区、芹洋尤溪村三大木拱廊桥群。

三

被称为活化石的木拱廊桥，是中国传统木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一种。

2004年，桥梁专家唐寰澄教授到寿宁考察后，将寿宁誉为“世界贯木拱廊桥之乡”。他在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中称：“可以说是世界桥梁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品类”“在世界桥梁史上唯中国有之”。

唐寰澄是中国现代最早对木拱廊桥进行研究并指出其结构原理的人，但自他发现《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界认为这种北宋时期盛行于中原的木拱桥造桥技艺已经失传，因为自明代以来，河南、山西、安徽都没有再建这种桥的记录。

《清明上河图》中那座横跨汴水两岸的桥梁最大的特点是桥底下没有任何柱脚的支撑，凌空飞架在汴河上。据《宋会要》记载，汴河的宽度约16.5米，虹桥的跨度比河的宽度长了3.5米，达到20米。根据记载，这座桥可以通行装载数十石的大车，载重量相当于今天2至3吨的卡车。

一座没有柱脚支撑的桥如何承受如此的载重量不坍塌，而且这种结构不用钉子，也不用铆，完全靠木材的强度、摩擦力和直径的大小、所成的角度、水平的距离等形成。

寿宁的木拱廊桥造桥工艺回答了这个问题。寿宁19座木拱古廊桥中单拱跨度20米以上的13座，其中下党鸾峰桥长47.6米，拱跨37.6米，比曾被学术界认为中国古建筑中跨度最大的石拱桥赵州桥还长0.7米。

古建筑专家、同济大学建筑系路秉杰教授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时，用筷子搭出一个拱桥的模型，引起轰动，被称为“中国一绝”。

2006年5月，鸾峰桥、杨梅州桥、鳌阳城区木拱桥群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9月，第二届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寿宁举办；2008年6月，木拱廊桥造桥工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12月转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四

中国是廊桥的发源地。据专家考证，最早的廊桥出现在秦代，西汉时期廊桥开始出现在成都平原上。

东汉永平六年，陕西省勉县古褒城北石门溪谷阁道一侧凿刻的《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上写道：“桥阁六百三十二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这是关于廊桥的最早文字记载。

唐宋之后，廊桥越来越多进入山区，成为乡村的重要交通设施。尤其是南方绵延的青山和逶迤的水系中，分布着大小不一、不同形态与材质的廊桥。

寿宁廊桥建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邑人缪蟾赴春试，在“前桥（今福寿桥前身）”饮饯，告别家人，前往临安（今杭州），并作《应举早行》诗一首。后得特奏名第一、特赐状元及第。随即，“前桥”更名

为“登龙桥”。宋淳祐十年（1250），福安知县林予勋在三都（寿宁犀溪）缪蟾饮饯处，重建桥梁，仍名“登龙桥”。

此后，明永乐年间（1403—1424）造南阳长桥；正统十三年（1448），邑人吴永忠等在县治西建西城桥；天顺元年（1457），邑人叶伯铭、韦荣进、陈伯铭、叶斯拱在县治东建东和桥。据《八闽通志》载明代弘治二年（1489）前已有犀溪福寿桥、翁坑桥、东溪桥等。

《福宁府志》载，清乾隆十四年（1749），山洪暴发冲毁的子来、升平、仙宫、登云、溪头等数十座桥；清嘉庆六年（1801）坑底小东村主墨桥匠徐兆裕造小东上桥；1913年8月，托溪木拱廊桥毁于火……

由于不耐风雨侵蚀和火患侵扰，远古的木廊桥难以保存下来，寿宁现存的廊桥基本上都是清代以后建造或重建的。

五

《说文解字》云：桥，水梁也，从木，乔声。寿宁廊桥为桥与屋的结合体，正如古体字“桥”，以木建桥，桥上有屋，既保护桥体的木结构不受侵蚀，又可为路人提供避风遮雨、避暑纳凉、歇脚停担之所，甚至成为人们交流信息、交换物资的肆市。



同时，廊桥还结合了桥、亭、庙等建筑的功用。除了官方所建的红军桥外都设有神龛。供奉的神像有观音菩萨、临水夫人、关帝爷、文昌帝、财神爷等，也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明，比如黄山公、马仙等，无论供奉的是佛是神，都有留住风水、荫庇子孙之意。

老家的廊桥上祀的是真武大帝。每年三月初三，家家户户聚集到桥上祭祀，倒上几杯酒，摆上几盘菜肴，点几炷香烛。有许愿的，有还愿的，心怀敬仰，念念有词，祈祷风调雨顺，福佑全家幸福安康。

如今，路网建设四通八达，作为交通设施的廊桥也完成了历史使命，静静地隐匿在绿水青山间。但寿宁木拱廊桥群作为一座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侏罗纪公园”，为人们留下了具有重要技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旅游观赏价值的山地人居文化遗产，更是留住了人类生存智慧集中展现且弥足珍贵的记忆与文化。

2012年11月，闽东北、浙西南22座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开启闽浙木拱廊桥联合申遗之路。

铭记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留痕，留住文化根脉。祝愿闽浙木拱廊桥早日申遗成功，祝愿廊桥文化重焕异彩。

梦幻童年肃威路

文 / 卢琪峰

肃威路是一条纵贯鼓西路与省府路、南北走向的马路，与古色古香的三坊七巷仅一街区之隔。如同一本厚重的记忆簿，它镌刻着我童年生活点点滴滴的珍贵回忆。追溯往昔，那些儿时的感受既温馨亲切又朦胧遥远，仿佛远在天边，又清晰如昨，如梦似幻般缭绕在心间，挥之不去。

马路僻静、清幽，一侧紧挨着围墙，另一侧是一排砖木结构的民房。那挤挤挨挨、相依相偎的木房子，构成了一幅“纸褙福州城”的风景。民房前，一排木棉树挺立，足有三四层楼高。春日，一树树木棉花竞相绽放，火红鲜活，成为街区最耀眼的色彩；夏日，木棉花絮随风飘散，宛如蒲公英的种子漫天飞舞，六月飘“雪”，是榕城一大天然美景。

马路中央，一排相间排列的“圆土台”，约有一两米宽，成了我和二娃、三丫等小伙伴捉迷藏时绝佳的藏身之地。玩累了，我们就攀上土台歇息，时常会好奇地互问：

“这些‘圆土台’到底是啥玩意？”

“废弃的水井吧？”二娃抢先回答。

“不对，是花坛。”我摇头反驳。

“是花坛怎么不养花种草呢？”三丫撅起了小嘴。

争论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询问大人，总是不耐烦地摆摆手：“小孩子家家的，别问这么多，一边玩去。”只是我想：如果是花坛，我一定要让它披上绿装，让花儿争奇斗艳。这样捉迷藏时，小伙伴们就可以藏身花海绿浪中了。

从“圆土台”上跳下，我们来到围墙旁纳凉。一棵大榕树伸展着高大的枝干、悬垂着飘拂卷曲的榕须，宛如一把巨大的天然绿伞，为我们遮挡炎炎烈日，带来一片阴凉。

因为荒僻，少有车马相扰，爆米花的小贩总爱在树荫处歇脚。此时，我便会闹嚷着要母亲从家中快要见底的米缸里舀出大半瓢米，顺手操起干脸盆，两脚生风似的跑到小贩处，钻进密密匝匝的人群，二娃、三丫早已在那里等候了。我急急将米递给小贩，期盼着干瘪的米粒早点爆出松脆香甜的米花来。

小贩熟练地将米倒入爆米花机中，盖上盖子不停地摇动手柄，机身在火焰的舔舐下不时发出“嗡嗡”的响声。我的心跳也随之加速，仿佛能感受到舱内米粒的翻腾和膨胀。

要开爆了，人群四下散开。“轰——”一声闷雷响过，空气中霎时弥漫着一股清新而浓郁的稻麦馨香。人群又聚拢过来。小贩揭开机盖，一股热浪裹挟着诱人的香气扑鼻而来，白莹莹的米花随即现身，像一瓣瓣盛开的莲花在人群中绽放。小贩把米花倒出，满满一脸盆。我端起脸盆挤出人群，掏出两把分给尾随而来的二娃、三丫，踏一路碎步回家了。盈盈米花承载着童年的欢声笑语，儿时的我全然不知父母谋生的劳累与艰辛。

年关将至，家中最忙碌的便是母亲了。她总会提着满满一桶按比例浸泡好的糯米和粳米，到巷陌深处一大户人家借石磨磨浆。米浆顺着磨口缓缓流入外套着水桶的布袋里；然后封好布袋口，用重物

碾压，将水慢慢沥出；待米浆沥得半干后，再添加不同配料，放置蒸笼蒸，便可制成红年糕、白年糕等过年食品。

半干的米浆也是制作“米斋”（ziē）皮的食材。扯一小块，搓成圆皮，白刷刷的，象征白米袋，寓意财源滚滚尽入袋中。“米斋”的内馅由煮熟的糯米加红糖浆搅拌而成，稻麦色泽，香甜而黏稠，寓意五谷丰登。一片圆皮包里一颗内馅，再垫以粽叶，放置蒸笼里蒸制。一会儿工夫，整个屋子就香气四溢。出笼后，母亲用一根筷子在“米斋”的中心蘸一点红，寓意生活锦上添花，红红火火。

勤俭持家的母亲还会将剩下的浆块掰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到竹箩里晒干，并在箩中央压一瓣福橘皮，寓意大吉大利。晒干的浆块（福州话发音qiǎ），能存放较长时间，成为节后制作白丸子的食材，让过节的味道得以延续。

懵懂初开那一年，我随母亲去磨浆。母亲摇着磨柄，我则帮忙往磨眼里舀米。随着母亲双手持续有节律地推动，大石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母亲的脸上渐渐沁出了汗珠，可她却不肯停下歇息，仿佛要磨尽一年的辛劳，磨出来年的富足与希望。

“吁——”街上突然响起几声凄厉的母猪嚎叫。我丢下舀米勺循声寻去，只见居委会养的几只大白猪已经横躺在地，肚皮还一鼓一瘪地起伏着。我的心中顿时生起几分怜悯和伤感——我曾亲手喂养过它们啊！

每日清晨，睡梦中总能听到郊外农民舀泔水的吆喝声：“舀泔养母（猪）——”这喊声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如果我把泔水卖了，就能美美地吃上一根三分钱的冰棒或两粒奶糖。可我还是挡住这诱惑，每日把家中的泔水收集起来，送往居委会的猪圈。听着小猪发出“呱呱”的吸吮声，我心里美滋滋的，巴望着小猪快快长大，过年时一家人好多吃几口猪肉。然而，当母亲把居委会送来的一公斤

多的猪肉烹调好，油气扑鼻的，我却不忍下筷，仿佛那几只大白猪正瞪着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呢！

一天清晨，睡梦中的我被一阵嘈杂声唤醒。原来，那一排占道而建的平顶房里的一家早点店开张了，炸出的油条又大又长、又香又脆，引得邻里纷纷奔走相告。于是，睡眠惺忪的我也加入排队的“长蛇阵”中。二娃也来了，他眼尖，一个“夹塞”就挤到了我跟前。好不容易轮到咱们时，却发现眼前的油条跟别家的并无二致！

原来，那特大油条只是店家为招揽顾客而要弄的花招，一看到门庭若市的景象，那特大油条就从锅底“金蝉脱壳”了。在改革开放的晨曦初露之时，马路上的商贩就敏锐地嗅到个体经济复苏的气息。

时间如白驹过隙，童年的岁月如同一场梦，眨眼间我已长大成人。此时，我才对那条给予我童年无尽欢乐的肃威路有了深入的了解：

它原本是清代闽浙总督署马房边的一条小巷。1922年，海军骁将萨镇冰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将其扩建成一条设有中央“花岛”的马路，这也是福州第一条以现代城市理念规划并建设的新型马路。当时的萨镇冰将军被誉为“肃威将军”，因此这条马路也被命名为“肃威路”。

儿时，三个小伙伴一直争论不休的“圆土台”，其实就是马路中央的“花岛”。只是在“文革”特殊时期，“花岛”被遗弃，失去了往日的生机。怪不得当初我们向大人询问“圆土台”的真面目时，他们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毕竟，在那个特殊年代，莠花弄草被视作“封资修”产物，大人们难以向我们解释这背后的缘由。

督署围墙前矗立着的那棵老榕树，是小伙伴纳凉的好去处，也是裴真人羽化之地，如今建有裴仙宫。裴真人，俗名周简洁，乃北宋仁宗时期心系黎庶的福建督署衙内幕僚。相传他生前辅政关心民间疾苦，广施恩泽，政务之余积极传播道教教义，劝导世人行善积德，故追随者众。后来他弃官修

道，得道升天，便在榕树旁羽化。道众感念其一生功德，便在其羽化之地建起裴公祠。1923年，萨镇冰任福建省省长时，为拓宽肃威路，对裴公祠进行了重修；1934年，陈仪继任福建省主席，又将裴仙宫扩建为两层楼房。世事变迁，庙宇一度荒废，以至于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只见榕树未见仙宫。1988年，当地信众集资重建了裴仙宫。

那一排平顶房如今成了肃威路市场，在它的斜对面还矗立着一座明代所建的闽王祠，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祠堂内珍藏着晚唐至明代碑刻，更被列为省级文物，彰显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更令人惊叹的是肃威路一侧原砖木结构的房屋中，竟藏匿着我省机器刺绣的发源地。20世纪20年代，民间刺绣大师郑佳燮在此创办“机绣传习所”，他巧妙地将西洋技法与中国传统刺绣相结合，所绣织品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因此被誉为“福建省机器刺绣第一人”。

如今，那棵古老的榕树已被裴仙宫环绕。它是福建省境内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古榕，树龄逾千年，树干胸径达14.4米，需八人合抱方可围拢。省政协原主席伍洪祥曾亲笔题词：榕城第一古榕。这棵古榕还曾立下“赫赫战功”——抗战时期，一枚日军投下的炸弹被其茂密的枝叶拦截而成为“哑弹”，从而护佑了附近居民的安全。我不禁暗自庆幸，若非这棵古榕，或许我就无法见证这世间的美好了。

儿时的小伙伴三丫，在肃威路风水的滋养下，出落得亭亭玉立，在豆蔻年华远嫁他乡；二娃则凭借手工打春卷皮的技艺，在改革开放初期崭露头角，成为远近闻名的民营企业家。而我，这个在众乡邻眼中乖巧听话的孩子，却始终坚守着榕城这片故土，从事普通而本分的工作。

一个大雨初霁的春日，踏一路风尘故地重游，眼前的景象令我感慨。马路一侧的木房子已被高楼大厦所取代，另一侧占据中央“花岛”而建的平房又往外扩张了许多，被加盖成二三层楼的店面。

马路不复，仅剩狭窄的“六尺巷”。唯有路旁的木棉树依旧挺拔粗壮，殷红的花瓣在风中摇曳、飘零……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是啊！童年的记忆已渐行渐远——闻不到爆米花的馨香，听不见舀泔水的吆喝声，寻不着儿时的“圆土台”，觅不得旧时的木栅房。然而，在梦中，萨镇冰将军、刺绣大师郑佳燮却缓缓走来，我娓娓与之依、悠悠与之语。当晨曦唤醒沉睡的心灵，仿佛一切如昨。我恍然大悟：每一个心怀故土、热爱家乡的人，都肩负起传承家乡文化的重任，而不该让肃威路的历史封印于岁月的尘埃里，遗失在逼仄的尺巷中，消逝在高楼大厦的缝隙间。

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肃威路能在火红的木棉花和绿荫匝地的古榕掩映下，成为榕城一道靓丽的历史文化风景，与毗邻的三坊七巷相互映衬，为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一抹亮丽的底色。



东番片石今犹在

文 / 苏 静

公元1617年5月，“洗海飞将”沈有容在白犬岛东沙澳口生擒倭寇69人，史称“东沙大捷”。连江人董应举在东沙岛西南隅老山头悬崖上，勒石铭记沈有容赴台驱逐外寇的一次壮举，这就是名列“马祖十景”之一的“大埔石刻”。

一

东莒岛位于马祖群岛的最南端，为白犬列岛最大的岛礁之一。白犬岛由东犬岛、西犬岛、林坵岛、犀牛屿、永留屿、破浪石屿、大屿、小屿等8座岛屿组成，旧名“东沙”，俗称“东犬”，明属福建长乐县，今由马祖管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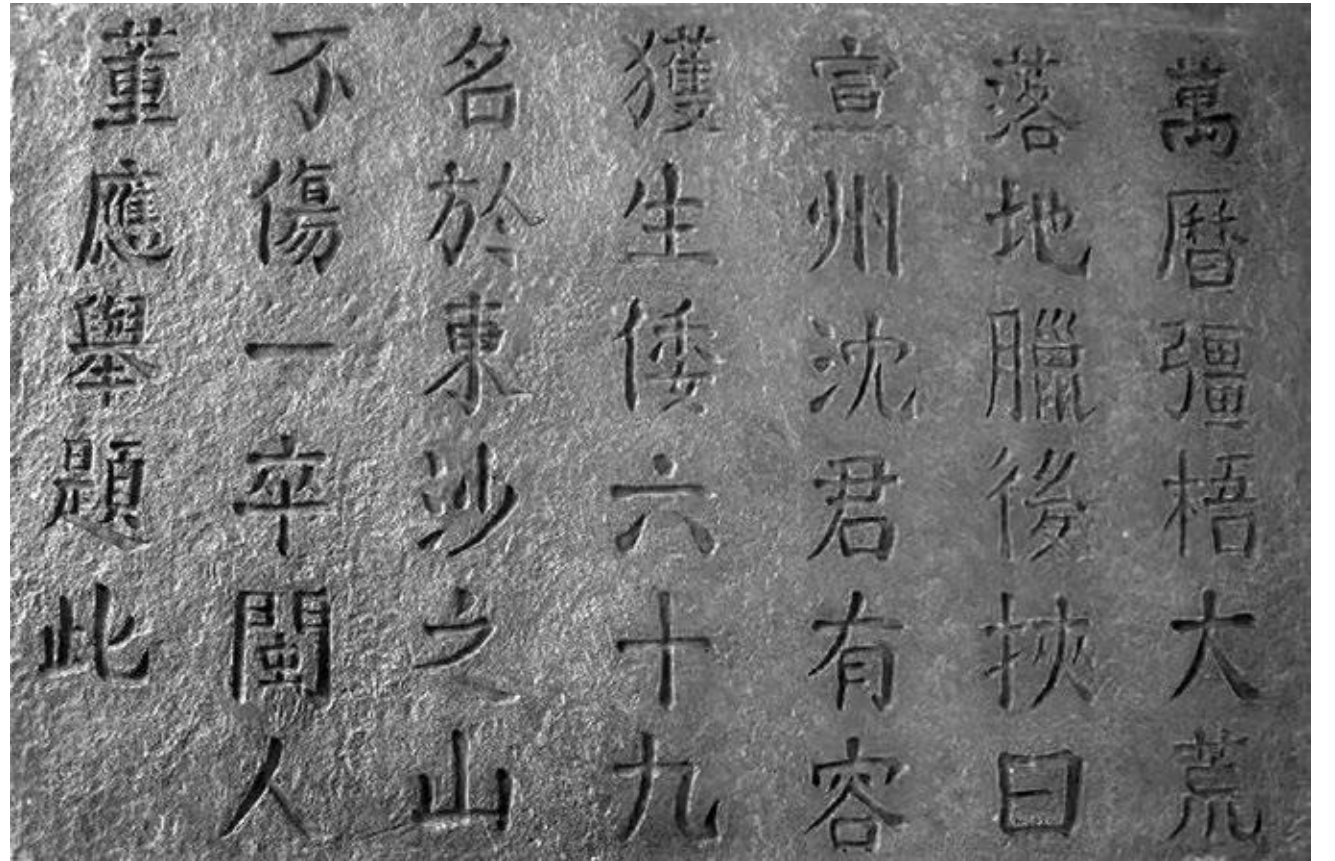
沈有容，字士弘，号宁海，明嘉靖丙辰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1557年1月）出生于南直隶宁国府宣城县（今安徽宣城市）的一个官宦门第。在他一生四十余载的军旅生涯中，曾两度入闽为将，一次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三十四年（1606），第二次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四十八年（1620），有数十年镇守闽省海疆。在此期间，先后任福建海坛把总、泉州都司、福州参将、连江定海卫所水标参军、定海参将公署参将等职，并率军三次进入台湾、澎湖列岛，歼倭寇，驱荷兰入侵者，建立了不朽功勋。东沙大捷就发生在沈有容第三次进军白犬岛之际。

万历四十四年（1616）五月，日本明石道友

等倭船闯入闽海，洗劫料罗、大金卫所后占据马祖列岛，辞官告归故里的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董应举致信福建左布政使毕懋良，“闽海事，非参将沈有容不能了！”刚过完六十寿辰的董应举向福建巡抚黄承玄举荐沈有容执掌闽海防务，以弭战端。黄承玄遂上奏朝廷，推荐沈有容赴福建任水标参军。同年十月沈有容赴任，防卫闽江口。次年（1617）五月十五日，沈有容率水师从定海港扬帆直捣白犬岛东沙倭寇巢穴，采取合壁围困、以倭制倭的诱降办法，“麾率官兵奋力冲攻，戈船飘集，火器雷震”，击沉倭船3艘，迫使倭寇弃械投降，生擒69人，不伤一兵一卒。董应举闻捷，喜曰：“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沈君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如俞（大猷）、戚（继光）亦当首肯矣。”

东沙之役，沈有容掳获倭寇桃烟门等69人，并获倭寇首级2颗，是明代东南沿海地区抗倭历史上生擒倭寇最多的一次。为此董应举欣然亲自撰文为之勒石纪功，所勒之石为天然海石，与岸石连成一体，不可分割，故称“海石铭”。又因海石铭位于东沙岛西南大埔聚落，当地民众称“大埔石刻”。这也是东海海岛唯一的一处剿倭纪功石刻。

纵观东沙大捷，幕前运筹帷幄的是巡抚黄承玄，而乘风破浪直捣敌巢的是主将沈有容。我们也不应忘记，正是董应举推荐了沈有容，并事先



大埔石刻铭文

为董伯起寻船解决了侦倭难题，又在大捷之后于东沙勒海石为铭，以及在勘功过程中的仗义执言，推进了东沙大捷，使我们对大捷过程有了更全面的深刻了解。

二

“大埔石刻”沉睡于东莒岛崖下多年，1953年因马祖守军修工事时发现，才得以重见天日。石刻宽约2米、高约1.5米，上镌刻41字，楷书，分7行直刻，除第7行外，每行以6字整齐排列，每字约为12厘米，碑文曰：“万历疆梧大荒落地腊后挾日，宣州沈君有容获生倭六十九名于东沙之山，不伤一卒。闽人董应举题此。”

碑文采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岁星纪年法”“万历”为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1573—1620），共48年。“疆梧”亦作“强圉”，为天干第四位“丁”之别称，用以纪年。在丁，言万物刚盛，故曰强圉。“大荒落”亦作“大荒骆”“大芒落”“大芒骆”，为地支“巳”之别称，太岁运行到地支“巳”的方位，这一年称大荒落。“地腊”为五月五日端阳，“后挾日”为端午后十日，“地腊后挾日”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农历五月十五日。

石刻落款“闽人董应举”“闽人”，即闽县人之意。董应举（1557—1639），字崇相，号见龙，闽县龙塘乡（今连江琯头镇塘头村）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初授广州府教授，后升南

京国子监博士，擢吏部文选郎中。家居9年后，再次出山升任南京大理寺丞、太常少卿、太仆卿、工部右侍郎等职。董应举仅比沈有容小2个月，为同龄至交。沈有容东沙大捷时，董应举年已61岁。

当年，福清人、内阁首辅叶向高也有诗咏东沙擒倭之盛举：“海门一夜狂飙起，长鲸吸尽沧海水。涛作浪奔蜃窟黼，楼船下濊皆披靡。是时赖有沈将军，冲锋破浪扫妖氛。缚尽倭奴报天子，岂同流辈论功勋。……君从塞上来闽海，意气相看还不改。燕颌功名万里传，东番片石今犹在。”

除了勒石东沙，董应举还作了一首长诗《沈将军歌》，其中有句“疆圉之岁为闽起，小埕抚倭倭心死。更得输心擒逆徒，东沙一组无遗矢。救出兵捕报浙仇，夺回渔户收闽耻。迺来又捉拔浪鲸，收为牙爪荡海清。将军将军筹策明，提兵到处振天声”。此诗先是叙述沈有容入闽驻守浯屿、铜山、东椴，小试锋芒，褫旗破倭。继而描述“平东番、谕退澎湖红毛”两件大事，最后写小埕抚倭、东沙大捷。诗以“疆圉”纪岁，正与“大埔石刻”契合。

董应举颇看重这块石刻铭文，以至于他升任南京大理寺丞时即以此铭文示林古度，并命其作歌，以记沈有容的东沙大捷。林古度《沈将军歌·引》：“沈大将军宁翁为予父执，予昔幼稚，未之知也。近岁备兵吾闽，威震南服，闽实赖翁高枕。吾郡董崇相先生官南大廷尉时，向予极称将军，且示以海石勒铭，命作诗颂将军勋伐。……”诗结二句云：“我闻乡达董翁言，国家此将宜久存。翁题海石纪公绩，欲令海若鸣天阍。”诗引都提到擒倭纪功海石铭，足见董应举本人以及时人对这块石刻的重视程度。

三

勒石纪功的传统，由来已久。汉和帝永元元年秋七月，车骑将军窦宪以执金吾巡御朔北，大破

匈奴于燕然山，朝廷命班固作《封燕然山铭》并《序》，序文200余字，铭文仅35字。而董应举勒石东海，继承了汉代以来的军事文化传统，记沈有容将军生擒倭寇之功。

大埔石刻临近海岸，礁石嶙峋，别有洞天。纪功铭石质地坚硬，题刻简约精练，字体遒劲，短短41字却记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侵略战争胜利史实，印证了两岸同胞同仇敌忾抵御外侵的民族感情。虽历经四百年的风雨沧桑，海石与铭文却完好无损，冥冥之中似有神灵佑护。

想当年，董应举为同僚沈有容的剿倭业绩以题刻的方式，将之镌刻于一面孤悬海上的岩壁，向苍天碧海宣告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血脉相连的不朽史实，让世代来者共赏互传，实乃一大罕见的创举。

1965年春，马祖当地守军为保护古迹，在石刻上建“怀古亭”，并以钢化玻璃屏之，让大埔石刻长留于天地之间。后又立“大埔亭记”及“兴建沿革”两座小亭，并对内塑沈有容、董应举、陈第三尊泥塑“神像”的小庙妥加保护。台湾著名学者廖楷陶撰写“大埔碑刻”序文盛赞“沈公卫国之浩气英风，千古如生。吾人览兹胜迹，敌忾同仇之思，宁不慨然以兴……”

台湾学者郑喜夫则如此归结沈有容一生：恪守民族至上、祖国第一的信念，文武兼修、术德兼备，走正门、行大道，做实事、说真话，亲君子、远小人等五种风范，是一位典型“中国军人”的表率。

无论是明代的董应举，还是今日的廖楷陶、郑喜夫，海峡两岸学者名流同赞大埔石刻，昭示了两岸文化同祖同根同脉的历史真实。

大埔石刻现已被列为台湾三级古迹，成为马祖的一个重要文物。它不仅见证了历史上福建沿海军民反抗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力地证明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

家乡的磨刀石

文 / 连传芳

我离开家乡二十余载，最难忘的当数老家的木屋。兴许爱屋及乌，连屋前那块磨刀石，也时常闯进我的梦境，深深嵌进灵魂深处。

前些时日，重回故里，刚钻进曾经居住的木屋，一种久违的亲切扑面而来。然而，木屋残破不堪，令人心生失落与惆怅。唯有那块磨刀石，依然兀自挺立，风雨中岿然不动，静静地守护着木屋。俯身端详磨刀石，底部一如经年的瓦片，长满青苔，斑驳的痕迹历经风雪侵袭，变得残缺、灰暗、陈旧，但它凹形的脊梁仍然光洁而顽强，似乎默默述说往昔的童趣。刹那间，我似乎读懂了磨刀石，它那是对木屋眷念，是一种纯美的期待，更是对故乡一往情深的守望。

我默然伫立磨刀石旁边，以注目礼般感触时代变幻，倾听大自然与光阴的呓语。目光透过残败的窗棂，似乎看到儿时父老乡亲磨刀时的场景，他们辛劳的身影和欣慰的笑容变得清晰起来。如今思来，年近半百的我，容颜虽改，但和磨刀石情感依旧。再次伸出双手，轻轻抚摸跟前的磨刀石，我似乎感触到，磨刀石强烈的心跳和童年趣事的呼吸。

上学前，我生性胆小怕事，不像个男孩，腼腆得像个小姑娘。看着人家孩子满村跑，母亲看着整日蜷缩在磨刀石旁边玩耍的我，担忧地说：“真是没出息，别人家的孩子一天到晚满村跑，而你却终日 and 一块不会说话的石头在一起，以后怎么找老婆，难道要和磨刀石过一辈子不成。”

此时，我总静默地抚摸着磨刀石光滑脊梁，聆听着母亲的絮叨。嘴上不搭理，心里却暗自寻思：和磨刀石待在一起有何不好，我就喜欢和它玩耍。

那时，乡村家家垒土灶，餐餐烧柴火，所以，上山砍柴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要砍柴就要用柴刀，用柴刀就必须有磨刀。因此，每家大门旁会置放一块磨刀石，甚至每条进山的路边也都有磨刀石。那些磨刀石有的小巧精致，有的硕大而平整，在用来磨刀的同时还可供人歇息休憩之用，美其名曰“歇脚石”，其实单听这名儿，就足够温馨动人。

曾记得，在乡间挑选磨刀石颇有讲究，如同挑选优良猪崽一般。磨刀石质地好坏似乎和乡人生活休戚相关。每当谁家挑得一块好的磨刀石，主人就会如获至宝，大声夸耀一番。左邻右舍闻讯，纷纷带上自家的剪刀、菜刀、柴刀，争先到此“柴刀小试”。若得到大家一致肯定，主人顿感到骄傲，一种自豪的喜悦油然而生，而后大方地对众乡亲说，谁家刀钝了就到这里来磨磨吧。一块块原本冷冰冰石头，一旦被乡亲们赋予淳朴的邻里情感，毫无生气的石头便有了鲜活的生活内容和十足的人情味。

家门前那块磨刀石，是父亲赶圩途中发现的。那天父亲与堂哥去赶圩，在半路歇腿脚时，父亲眼尖，发现身边有一石块，仅露出一小角，凭他预判质地极好，他起身上前端详许久，不禁伸手抚摸起来。之后捡起一块小石头，用力地敲去，他摩挲着敲下的石粉，对堂哥说这是一块上好的磨刀石。石粉细而坚硬，但松散而易敲，极像上等的“沙石”，这样的石头极易去铁锈，当磨刀石再也适合不过，可惜石头埋土太深，没有锄头挖，再说路途遥远难以搬回家。当晚，父亲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似乎那块石头不停向他招手。翌日天刚泛鱼肚白，父亲邀上堂叔、堂哥四人，带上锄头和绳索，花费一天

工夫才把那块长方形状的磨刀石扛回来。当日，父亲邀来许多邻居，前来“欣赏”这块“宝石”。大家看到如此规整硕大的磨刀石，纷纷赞不绝口。此后，邻居家的刀钝了，都往我家来磨刀。

我家在村头位置，乡亲砍柴挑担都要经过我家门口。那磨刀石自然成为挑担村民的歇脚石，也是我童年嬉戏的专用“书桌”。每天放学回家，我常常是把歇脚石当作课桌，趴在上面边做作业边等母亲收工回来。有时等得太久，我便偎在上面打个盹。每每母亲把我叫醒，总会心疼地说：趴在磨刀石上睡觉太凉了，担心感冒。说完便扔了手中的农具，伸手抱起睡眼惺忪的我，还不忘怜爱地亲亲我的脸蛋，夸我是个懂事的孩子。那时，我会天真地认为，与母亲这样亲密的机会均是磨刀石所赐。

记得那时，磨刀石是父亲最好的“凳子”，不管春夏秋冬，父亲都是坐在磨刀石上吃饭。因经年磨砺，磨刀石“凹”字形脊梁分明，宛若龙椅。尤其是夏天夜晚，磨刀石更是父亲纳凉时的“宝座”。晚饭过后，他大大咧咧地朝磨刀石上一坐，跷起二郎腿，衔着烟袋，或点上支自卷的纸烟，吞云吐雾起来，好不自在。我和妹妹一看父亲坐在那里，也赶紧尾随而出，不是坐在柴堆上，就是依偎在父亲身边。若是冬季，每逢中午时分，父亲会顺手拿块擦脚布垫在磨刀石上，而后边吃午饭边晒太阳，日子过得好不惬意。偶尔空闲时，母亲或斯文地坐在门槛上，或搬出几张小竹凳，在磨刀石旁坐下来。她手里似乎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不是缝衣服就是织毛衣。一家人围坐在磨刀石旁，晒着冬日暖阳，其乐融融，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也许就这样一块普普通通的磨刀石，却演绎出一道道温馨和谐的农家风貌来。

曾记得，村里的木匠，出工前都会背着工具箱到我家来磨刨刀、凿子等工具，每次磨完了均客套地说上一两句感激的话，似乎欠下我家许多恩情。父亲听得十分受用，自然故作大方地说：“这么大

的磨刀石，几辈子也用不坏，有需要尽管来磨。”后来，我家起了新屋。乔迁时，父亲不忘把磨刀石也搬进新家，还摆在家门口更显眼的位置，这样既方便邻居们磨刀，也似乎在向村民显示着什么。我家建新屋前，因为争地盘与邻居不断发生口角，可谓三天一小骂、五天一大吵。长此以往，我家与邻居虽属同族结怨极深，虽属同族堂兄弟，却互不往来。那一年，邻居家修房子，雇请木匠去做木工。两天以后，木匠非要东家背着他的工具我家来磨刀不可，邻居拗不过木匠，只得硬着头皮来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一听，心中大喜十分乐意，与邻居长期的恩怨瞬间荡然无存。父亲还特意帮邻居一起磨刀，从那以后，我家才与邻居家恢复正常交往，似乎颇有“磨刀石外交”的味道。

有时，磨刀石会迎来一些不速之客，他们大多是乞丐。那些懂规矩的乞讨人员，好像磨刀石就是“分水岭”，他们总是拘谨地站在磨刀石旁边，从不敢跨进我家门槛半步。有时他们还会唱上一段乞讨歌，直唱得人家过意不去，动了恻隐之心，施舍点吃食，他们在连声答谢后转身离去，从不争多嫌少。对于落难之人，母亲从来都是心怀恻隐，没有任何鄙视，有的只是同情和祝福。对于弱势群体，母亲总是力所能及地向他们伸出援手，她但愿他们都能早日摆脱窘况，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每次看到乞讨人员转身离去时，母亲真心希望磨刀石旁边再也不要出现乞讨的人。如今，磨刀石依旧在，乞讨人员真的如母亲所愿，永远消逝在磨刀石旁……

多年以后，当我正襟危坐在办公室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门口那块，陪伴我度过整个少年时光的磨刀石。如今，在乡村不仅乞丐没了，连磨刀石也备受冷落，取而代之的是一尊尊庄严的石狮子，威风凛凛，令人望而却步。那些富有人情味的磨刀石，悄悄隐进岁月枝头，深深藏进人们心底。随时光流逝，磨刀石逐渐被记忆镂刻成颇具乡土气息的木版画。

古厝寻幽

文、图 / 池宜滚

冬至日，我专程到闽清县桔林乡后洋村，“奔现”张天福先生的祖厝——砖坪下厝。

这是一栋建造于清朝同治年间的农村四合院，已历经150年风雨，至今岿然立于山间。

桔林乡文化站的刘小光老师为我们现场讲解。古厝“隐藏”在一个半山深谷的东面山坡下，后山高耸。刘老师说，这座房子位于飞凤来翔的地形上，背后主峰是拱着的凤身，两侧屏风一样的次峰则是凤翅，凤颈下探，准备停栖的样子，老房子位置在凤头。经此指点，果然十分形象。刘老师用激光笔打着老厝两侧外墙上悬空挂着的木阁楼说，这左右吊楼作凤翅的象征，以应合风水内涵。

这是桔林乡张姓的祖厝，也是茶学界泰斗、百岁茶人张天福祖屋，但并没有以建房者或名人命名，而是因位居一个青砖铺就的大操场下侧，就简朴地叫作“砖坪下厝”。古厝占地面积达1575平方米，建筑整体为典型的四合院模式，包括一前埕（户外平地），一前庭（天井及两侧通廊），一正栋（前后厅及厢房），一后院（后天井及两侧闺阁），两吊楼（院墙外侧上段悬空阁楼），典型的闽派建筑风格，大到建筑结构，小到雕刻细节，都保持相对完整，呈现出宏伟端庄、古朴典雅的景象。

步入老厝前埕，刘老师就开始如数家珍。他从入户的虎头门正下方五级台阶开始介绍，为什么采

用单数（传统文化中，单数象征男性，寓示男权），并突出讲解了大门外墙处左右两边斑驳的门联：宴重琼林世泽长，书成玉海家声远。它们既蕴含着福宅主人对未来的深切祈盼，且作为子孙们的字辈排列。充分揭示了建房者的别具匠心，处处融入文化讲究。

大门青砖砌就，拱顶造型，十分厚重气派，配有厚重的实木门扉，具有防御的实用功能。外门框两侧腰线处各镶嵌一个石构件，是安装格栅门的上轴臼，其上端分别雕刻着佛手瓜与葫芦、荔枝和乌龟的造型，寓示门纳平安福祿，喜迎吉祥遐龄。推开大门后，刘老师着重给我们介绍了门龙（固定大门的上横框）及刻成鲤鱼形状的门龙针（钉住门龙的木构件），寓示年年有余及鱼跃龙门。二重门（屏风门）只留下一个框，框柱则用两砣很违和的红砖支撑。刘老师遗憾地说，原先的柱础十分精美，被人用千斤顶撑起来偷走了。宅主人就用砖块将就着垫一垫。天井居中，连接屏风门与上厅堂台阶的青石甬道，则是用上凸的青石板铺就，形同龟甲脊，除了寓意龟寿延年，也是便于排水、冲刷泥沙，保证内院干燥保洁。

当我们驻足于厅堂，刘老师的讲解就细致而丰富了。他指着四面的屋瓦斜坡，告诉我们雨天里，四侧屋面的水就往天井汇集，是为“四水归堂”，即常说的肥水不外流，象征纳水纳财，家享富有。

马头墙由中间往两侧一垛更比一垛高，象征一代更比一代好。马头墙侧面的砖雕与彩塑，自建房到现在，均保留完好，当时使用的颜料全为矿物质，至今鲜艳。天井侧廊屋面与正栋檐下有高低差，便左右各设一垛精美的女儿墙，防止雨水飞溅到地面。这里的女儿墙中间镂空出一道空格，以增加采光和透气，墙表浮雕吉祥人物，但头部均被打掉了，是最严峻的“破四旧”期间留下的烙印，但算是好的了，没有大面积的毁坏。正厅压廊的是几条丈余长的青石板，想来这种巨型条石，从开凿到运输，都极为不易吧？偏偏体现着房主的财力与气派呢！

与压廊石对应的屋檐下，安装着细长圆形帘木，用于悬挂布帘，盛夏之际，可挡夕照的酷热，可见当年主人对生活品质十分讲究。帘木上方供着一根方形尺木（俗称“丈歌”），用歌谣的形式刻录着整座房的结构图和尺寸，既是整栋房子的密码备案，又是木工师傅的象征，要恭敬保存，一旦什么部位毁损，可以据此修复。

关于厅堂，更是处处玄机了。光两侧7对厅柱的石础，就造型各异，上面的花纹与浮雕，都不带重复的。刘老师说，以前建大宅院，用工庞大，石匠、木匠，要先开工三年，把重要构件打造出来，才开始正式建房，这样主体与重要构件安装才可以同步展开，确保在一定时限内把房子搭起来。至于精雕细琢处，更是长年累月，边建设边完善，动辄十几年、几十年。

正栋两侧，是各房、各辈人的住室了，因为一层房子接地，为了避免潮湿，要铺上木地板，这样室内地面就比厅堂实地高出几十厘米，入室就要踩一级台阶。前头房屋门口排着长方体单级石阶，后侧门口则是半月形的，方的象征男性，弧形的象征女性，这样男性女性区分明显，客人来了就不会轻易走错，从而引发礼仪之争。这些精美的独立石阶与柱础倒没有被破坏或流失，许是与它们十足的分量有关，倒是幸事。

厅堂正中，排放着一张古朴的长案，这是供桌了。桌面为厚实的珍贵实木，支撑着它的是镶嵌着吉祥“卍”字纹的边柜，呈现出贵重庄严的氛围。刘老师反复强调，不要拍照展示，不要细说材质，传播出去了，就怕被有心人“惦记”。这实则也是一个两难的处境，一方面需要被活化，一方面保护力度又跟不上。

正厅背面的后厅，则较为阴暗，这是为主办丧事的场所，显着一股子神圣又隐晦的气息。后厅朝后又延伸出了后院，两侧厢房与后面的山墙，围合出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典型的“四角天空”。厢房一楼为厨房、餐厅等功能房。二楼是小姐闺阁，临天井侧为走廊，以休闲的长排靠背椅为凭栏，名曰“美人靠”，乃未出阁女孩们平日赏景活动的场所，内侧是她们的闺房。虽说闺阁有楼梯通到厅堂，但平时仅供女佣与女教导上下，五岁以上的男性均不能涉足，女孩子们也仅有出嫁之日，才可以从中走下来。以前女生被保护与禁锢之严，实是今人所难想象的。后山墙特别高大，居中醒目地浮雕一本书册图案，极为明显地激励勤学上进。但已在岁月的侵蚀之下，剥落近半，只依稀地烙印着悠久的耕读传承。

这座古厝，被赋予鲜明的“福”内涵，最突出的元素是长寿和富贵。时下其子孙，90高龄及百岁以上仍有数人，从此走出的历代官员、学者均多。最具有综合性与代表性的当为张天福先生。身为福建当代茶界泰斗的他，虽说并非出生于此宅，但他的生父却是在此出生并成长。老先生百岁之时，还特意回祖宅宴请父老乡亲，并叮嘱妻子，在他过世后仍要时常回来走动，保持与老家的密切联系。由此，它作为张天福祖厝更加闻名遐迩。

我凝视着这宏伟而又古老的建筑，感觉它像一位充满故事的老人，也正在凝视着我，凝视着世间，无声地倾诉着无限话语。顺着它目光，我似乎明了它要告诉我们的一切。其中有传承的力量和

意义。一幢百年老宅，从建设时候的精心规划与打造，就承载了一代人的无尽心思和心血，他们把所有的理想、愿景和追求都糅入其间，糅入生活，糅入传承，一天天，一年年，一代代，认真严谨地落实下来，经世不衰，让家庭保持繁盛。

它也在告诉我们，家族荣耀的塑造与珍惜。它本身就是家族兴旺的里程碑，深宅大院，富甲一方，耕读不辍，世代成器，福泽绵延，累世繁华，成为当地的传奇与地标。当然，它也在倾诉世道的沧桑，历史曲折蜿蜒，人事起起落落，老宅从规整肃穆，到老化损伤；从人气蒸蒸，到人去楼空；从精雕细琢，到人为偷窃凋敝；从豪门大宅，到冷清落寞，似被历史的滚滚车轮碾轧的面目全非。时代大势变动，人性复杂交织，它洞见般呈现一切。

它也凝望着远方。旧为私宅深院，如今却成为乡村名片与景致，容许我们走进、深究、解读。亦如孤独者，喜欢有人到访，喜欢听取与诉说一生见闻。我们就盘桓在它身侧，叩问一步一景的历史细节，聆听每一段时光的故事，探讨它的前世今生与明天命运。它虽老迈之姿，却依然盼望什么时候燕雀归来，什么时候能人流潮起，什么时候能荣光再发，什么时候能旧貌新颜，什么时候活力重焕。

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张家古厝能不能在不断重复中变得清晰有力，还是如落过此地的粉尘，随风而去？一切只能留待时间，留待乡村振兴的一股又一股春风来揭晓。



亭子岗烛光照亮心灵

——写在武平一中百年华诞之际

文 / 吴海平

在闽粤赣边，巍巍梁野山，高耸入云，层峦叠嶂，以雄浑的身姿屹立在这片红土地上。而蜿蜒曲折的平川河，宛如游龙一般从大山倾泻而出，越过千山万壑，流淌在武平大地。虽没有大江大河的波涛汹涌，却以自己温柔和坚韧的方式，润泽一方。而在这山河之间挺立的亭子岗，这个依山傍水、风景如画的学府宝地，此时正擎托着桃李竞艳，薪火相传，百年芳华的武平一中，因此而熠熠生辉，万众瞩目，引人敬仰。

一

民国十三年（1924），正值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此时的武平，时空苍茫，黢黑的山峰，四面打坐，乌云环绕。但乌云压城之势，挡不住进步人物的脚步，他们胸怀天下，立足现实，倡导新学救国、实业救国。他们恰当地出现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拨开云雾。以李药园、熊大镛、林绂庭、王绍菖、县知事林邦绥等人为抗击帝国主义在武平的文化侵略，倡议并创办了武平县立初级中学（即武平县第一中学前身），其中熊大镛先生担任首任校长。初建的武平一中如一道太阳光一样，一扫武平缠绕的乌云，点燃了人们内心的文明之火，照亮了武平的星空。一个个令后人高山仰止的人物出现在这里，成了镶嵌史册的梁野骄子。

开国上将、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曾在武平一中就读。1924年，也就是在武平一中刚成立不久，胸怀报国理想的刘亚楼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一中。孰料，中国历史急剧变化，革命风云此起彼伏，1926年，刘亚楼辍学回家，在刘克谟、张涤心、

李长明等当地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参加地下革命活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参加工农红军，开始戎马生涯。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为解放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成为新中国杰出将星。

中宣部原副部长林默涵1926年就读于武平一中。他15岁就受进步思想影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20世纪30年代初期起，长期投身于党的文艺战线，以非凡的才思为党的文艺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党在思想、文艺战线的卓越的领导者，被尊称为“文坛宿将”。

二

每当经过亭子岗，看到武平一中大门，我都会满怀向往，深情仰望。尽管一中大门时光流转，跨越百年，由刚建立时的考棚简易大门到今天的高端、大气、庄严大门，但见到她，那种亲切感扑面而来，依然如初次谋面般，令我怦然心动。

走进亭子岗，极目探望。寻找一中百年的光和影，感受其中的历史沉浮。当年不懂走过多少遍的亭子路依然笔直漫长，硬邦邦的水泥路，如今已是松软的柏油路。无人机从空中俯瞰，宽大的柏油路穿越在一栋栋新建的楼房之间，直到最高的高三教学楼，如一条悠长的黑丝带直飘在校园里，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得非常壮美。每当早晨上课或者第四节下课，这条路上便装满我们这群学子，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浩浩荡荡，一路荡漾着一张张充满青春的脸，显示了一种青春美。为了珍惜时间，赶紧上教室或去食堂吃饭，大家脚步匆匆，感觉每次走亭子路赶教室都是一种攀登和超越。亭子路承

载着同学们逐梦青春、决胜高考的梦想，仿若一条横亘在我们心头的独木桥，它带来一种时空的局促感，仿佛人生就是一场竞渡或追逐，舍我其谁！

亭子路边曾住过的宿舍，已被改造成设备齐全的新宿舍楼。当年住宿条件艰苦，不像现在配备了热水器。冬天有时候在锅炉水龙头装不到热水的情况下，洗冷水在所难免，当冷水朝颤抖的身子泼水的那一刻，那种寒冷中发出的尖叫似乎可以响彻整个亭子岗，至今刻骨铭心。但住宿生活相逢更多的是同学互帮互助之情，留下无限的美好。

除了宿舍改变外，亭子路边颇具历史的大会堂、小电影院、黑瓦矮房教室、路肩下一栋俄式学生宿舍楼、学校大门口旁边拱门大食堂等均已不复存在。特别是大会堂，非常宏伟，地处校园中央，正面有颗红五角星和“会场”两字，前面有个检阅台。会场里面空间宏大，学校的大型集会、报告会、文艺晚会等都在这里举行，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刘亚楼将军曾在这里用浓浓的武北腔作报告。令我难忘的是，高三上学期元旦，我们竟在这里看到学弟学妹的文艺表演，紧张的学习之余能享受这样一场文艺盛宴实在难得；也曾在这里听永平籍刘姓博士后在这里作报告，分享留美学习心得和学习方法，让人大开眼界。可惜，这样一所充满历史的人文建筑，于1995年的时候，一声声震耳的拆卸声震颤着我的心灵，我们眼见着这座建筑在漫天的尘灰中轰然倒塌，留下一声叹息。这本应成为百年老校的地标，但为了校园整体布局只好拆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武平一中已蜕变成师资力量强大、教学设施完备、人文历史深厚、校园景观精美的园林式现代化学校，一级达标学校。学校新建了蓝天科技楼，图书馆，科技艺术馆，体育馆，一栋栋标准化的宿舍、现代化的教学楼、研学中心拔地而起。四处古木参天，郁郁葱葱，鲜花盛开，生机盎然。

伫立亭子岗，举目四望。看到亭子岗最高处，便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后山。这里松林密布，苍翠

欲滴，清静幽深，引人入胜。在武平一中就读的时候，因忙于学习，虽然去得不多，但印象深刻，有时候会去那边散步，周末的时候会在松树下读书，有时候闭上眼，静心聆听松林发出的松涛，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和宁静，让疲惫的心灵得到片刻的慰藉。后山是武平一中的靠山，也是武平一中的独特之处，更是同学们的精神寄托点、心中的伊甸园。几十年以后，后山依然是我们心中的眷恋。

三

仰望亭子岗，除了无比的眷恋，更多的是崇敬。眷恋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眷恋曾经共同生活，一起决胜高考的同学。崇敬这里曾经奋战一线，将青春无悔奉献给伟大的教育事业的老师。

被誉为“映山红”的阙硕龄老校长，曾参加党领导的闽西游击队，打过顽敌，受过战争的锤炼。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从厦门大学毕业不久，就从远隔二百公里的家乡永定县跋山涉水来到武平，从此，扎根山区教育事业。阙硕龄在武平从教33年，爱上武平这片革命先辈流血奋斗过的红土地，爱上武平的人民。他秉持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为武平一中教育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把教育事业和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把教育事业看得重于一切，为教育事业奋斗不止；他有官不当，有福不享，扎根山区，为培养建设祖国人才，呕心沥血地工作，无私忘我地奉献。在他的努力下，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山区中学变成教学质量走在全省前列的学校。阙硕龄荣获福建省劳模、特级教师、省先进教育工作者、龙岩市杰出人民教师称号。他的事迹被《光明日报》《福建日报》《福建教育》相继报道。

在武平一中，有一位在我看来是老黄牛式也是明星级老师，他就是王锦春。耕耘教坛甘为黄牛终不悔，立三尺讲台培育梁野英才。1989年，他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后，怀着满腔热血扑进武平一中教育事业，将所有精力和心血都倾注于教育上，一晃35年春秋，满鬓白发。王锦春像老黄牛一样辛勤耕

耘教坛，桃李芬芳。他爱生如子，因材施教，善于为迷茫学生拨开云雾；上课激情澎湃，幽默风趣，深得学生喜爱；他的考前动员演讲，总能让人热血沸腾，让学子在高考中一骑千尘。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培育无数桃李，成绩斐然。2005年，以他为主角的高三师生学习生活纪录片《高三》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一时在全国各地广大家长师生中引起不同程度反响。片中，他以率真的个性向学生和广大观众展示了他的责任、激情和诗意。王锦春最辉煌的战绩在2009年，武平一中考出了福建省文科双状元，都是出自他教的班级。王老师先后被评为全国中小学生优秀班主任，全国优秀教师。厦门、泉州等地高薪聘请他到那边的重点中学任教，跟他同期出来的许多老师都选择了前往，但他放弃了优越丰厚的条件，选择坚守山区，像一棵青松一样始终扎根亭子岗这片沃土。我慨叹一个边陲小县城竟出现王锦春这样优秀的老师，深爱这片土地，扎根山区不离不弃。从他身上，我同样看到了无私奉献精神，坚定信念、永不言弃精神。

令我惊讶的是，当我内心崇敬地将王锦春老师归为武平一中映山红式的老师时，却在武平一中新建的科技馆，听到王景春作词、林竹青作曲的《永远的映山红》大合唱，内心非常震撼。这不正是讴歌母校，讴歌别人，也是讴歌王景春自己的歌曲吗？那激昂的旋律，深情的歌声，仿佛将我们带回了学校的百年芳华。这首歌讴歌了武平一中百年沧桑弦歌不辍，更讴歌了这里像阙硕龄老校长般无私奉献于伟大教育事业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接续立德树人、全面发展教学理念，将“坚韧、挺膺、绽放”的映山红精神薪火相传，让亭子岗处处绽放“永远的映山红”。

四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百年驹隙去匆匆。武平一中厚德载物、开拓创新、百年辉煌、百年丰碑。据统计，建校以来，42人考入清华大

学，28人考入北京大学；2009年两名同学分别夺得福建省文、理科状元，武平一中走上高光时刻，高考成绩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高分考生一度超过省级重点中学。在《2015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中，武平一中在全国顶尖中学排行榜中位列第九。武平一中百年奋进，一路芳芳，成了一颗镶嵌在闽粤赣边璀璨的教育明珠。

武平一中人文深厚，诞生于革命风云年代，根植于闽西红土地上，一开始就肩扛救国重任，在筚路蓝缕中无畏生长，注定充满红色革命色彩。站在武平这片红土地上，穿越百年，暮色苍茫，山川绵邈，我仿佛看到李药园、熊大镛、林绂庭、王绍菖、县知事林邦绥等历史人物为抗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呼号奔走肇建武平一中的情景。武平一中何其有幸，有这些进步人士早年肇建，一开始就戴上救国光环、革命光环，蕴含着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如一簇烛光，照亮人的心灵，让人在霏霏暮色中看到希望之光。从这里走出的刘亚楼、林默涵等梁野骄子成了革命人物、国之栋梁。

武平一中何其有幸，遇上阙硕龄这位历经革命洗礼的校长，在亭子岗唱响映山红之歌，为武平一中的壮大和崛起贡献了一生力量。他的无私奉献精神、教育家精神、革命精神如烛光般照亮亭子岗，成了武平一中的师德师风、永远的映山红。

武平是客家祖地，客家人历来就有耕地传书、崇文重教的传统，以兴学为乐，视读书为根本。武平一中成了武平客家人兴学重地，承载着武平客家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梦想。亭子岗上，巍巍学府，栉风沐雨，百年芳华，烛光闪耀。而这赓续不灭的烛光，正是武平客家人求学之光，照亮了武平客家人踔厉前行之路。

漫步亭子岗，感受这里曾经的热爱与美好、收获与温暖，分享内心的感恩与喜悦。持这里的烛光，怀一份内心的辽阔去寻找生命的热爱，人生便有了更多的期许和远方。

慎思文传千古 闽林正气永存

文 / 俞 杰

在“海峡两岸纪念林慎思诞辰1180周年”学术研讨会即将召开前夕，我细读“晚唐儒宗”林慎思所著的《伸蒙子》《续孟子》两部名著后，深有感触，其政治、教育、哲学思想确实值得一书。

林慎思，字虔中，号伸蒙子，唐代福建长乐崇贤乡钦平里人，他少时聪颖、勤奋好学，和兄弟们读书于筹峰山筹岩石室之旁的“月楼精舍”，唐咸通十年（869）登进士，次年复中宏词拔萃科第一名，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兴平县尉、尚书水部郎中、长安万年县令等职，任职期间，为官严正、精忠报国、仁政惠民、吏治清明，所任之处，百姓感恩戴德。广明元年（880）黄巢军攻占长安，林慎思领兵反抗，力尽被擒，不久身亡。

林慎思生前是唐末传承和发展儒学的重要人物，被誉为“晚唐儒宗”“道学渊源”“吾闽千载不朽之高士”，其政治、教育、哲学思想，吸收诸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其所著《伸蒙子》一书，被后人誉为“愤时湛思，比物驰辩，文聚先秦，意师孟軻氏”。是一部重要的思想史著作，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林慎思一生经历了唐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四个皇朝。由于几位皇帝的喜恶不同，时而禁佛、时而崇佛，不断改变社会的主流思想，致使社会思想混乱。因此，林慎思在《伸蒙子·去乱》文中，斥责那些反复无常、不重儒学的行为，“亡仁义，惟尚战争，故天下大乱”，经济凋敝，思想混乱，神州动荡，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地位，除了强化国家机器外，还加大对农民的剥削，横征暴敛，兼并土地，贪得无厌，而州县催逼，又使百姓雪上加霜，困苦不堪，嫁妻卖子，以草木叶芽充饥。

林慎思分析了上述到处遭灾，边境不宁、朋党相争、官逼民反的种种社会现象，指出是国家未能做到“均役于民，使民力不乏；均赋予民，使民用常足”。终于出现了咸通元年（860）的裘甫起义。他认为社会的诸多变故，是因为盖孟子之后，没有“久行教化”。他在《续孟·乐正子》篇中说：“变兴衰者由乎人，故曰非天也，人也。是大夫……薄仁义故也。”是君臣士人不“治己身”，不以“仁义立人”，才造成国不国、君不君、臣不臣、士不士的境况，使大唐帝国国运日衰，内忧外患不断，逐渐走向危亡的境地。

林慎思的政治思想：为政、用贤、治人、治道等构成他的政治思想。为政计分爱民之道、化民难易、治大易治小难等部分；用贤分为急贤、仕为致用、仕为救人、谏诤、臣放君等部分；治人计分人性、本质与学习、仪容等部分；治道分为用刑、去乱、为公等部分。精读以上几个部分，受益匪浅。

如爱民之道，《续孟子·乐正子》中云：鲁君耽嗜，召民于侧，是犹易禽于笼，移鱼于沼也；使民且恐且惧，岂暇耽嗜而同于君乎……其意为：鲁君耽酒嗜音，如能与民同乐，当无问题。后来乐正子以此谏鲁君，鲁君采纳其言，每次宴乐均邀人民参加；人民转以为苦。乐正子不明其道，向孟子请教，孟子曰：人民参加国君的宴乐，感到许多拘束，有如禽鸟困处笼中；不是同乐之意。所谓与民同乐之道，在乎减劳役、轻赋税，使人民有馀暇，而且财用常足；于是君有馀而宴乐，民有馀而歌咏。

又如仕为致用，《续孟子·高子》中云：今吾以王之未弃也，若受王之禄，居王之室，王终不能矣，是媒吾身以得罪于王也，不亦甚乎？吾幸去，何適而不遇哉？其意为：在仕为致用，若不能致

用，则何取乎仕？孟子所以离开齐国者，因齐王表面上对他虽尚优礼，然熟察其并无见用之诚意，不如去之。

再如为公，《仲蒙子·指公》中云：郡起虎狼之暴，地产珠玉之珍，一有能杀虎狼者，众闻之莫不喜；一有能得珠玉者，众闻之莫不嫉。盖杀者去众害，公其利也；得者夺众好，私其利也。且人心皆知喜公而嫉私也，使能得是公，去是私，而与众人，喜而不嫉者几人乎？其意为：将公与私相较，除害是为公，为尽人所喜；攫利是为私，为尽人所嫉。人心皆喜公而嫉私也。为治之道，能时时为公，则民心悦服，臻于至治矣。

林慎思的教育思想：林慎思竭力维护和宣扬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认为“仁义礼智”乃天意人愿，是立国之基，不可一日而废。他以六国破灭及秦亡的教训为例，认为由于六国“已亡仁义，惟尚战争，故天下大乱，天俾秦并而一之”。而秦的短命也在于它不肖仁义礼智，绝弃儒学儒教，其结果是自取灭亡。他说：“秦焚书，是自焚矣；秦坑儒，是自坑矣！”在这里林慎思以儒家名教的合理性、唯一性，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就利轻义的行为提出警告，也是对道、玄之学所主张的“越名教”“绝圣弃警”思想的一个批驳。

针对唐王朝日趋衰落的严重形势，林慎思认为，要摆脱危机局面，根本出路在于重振儒学，大兴仁义礼警之教。他说：如果天下人都知仁义，循礼法，那么国家、社会就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否则，若君臣无知无礼，以利化民，民争贪欲，君臣、父子、兄弟之序遭践踏，四海必会溃乱。

林慎思对人性、人性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认识非常深刻。首先他肯定人的力量，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王道兴衰，不由天而由人，即世道的治乱，不是天决定的，而是人为的结果；其次，林慎思持人性的善恶二元论。他认为，一个人是向善的方向发展，还是向恶的方向发展，取决于

环境、教育的性质和内容。以“利欲”化人，必使之“反善为恶”，而“易厚利就仁义”，人必“反恶为善”；再者，林慎思以发展的观点阐述了人的可教化性和易教性。他说，古之人性虽朴，却静止不动，难于教化和改变；今人之性虽诈，却流动可变，易于教化。他打比方说：“止，犹土也；流，犹水也。”即，水之性动，易导；土之性止，难化。今人比古人更易于接受教育，对他们应施以仁义礼智之教。这就从人性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教育的作用和儒家学说的化育功能。

林慎思的哲学思想：林慎思强调人的主导作用，具有中国式的人本思想。他认为，“是兴衰系乎君人，犹良暴系乎里”。他认为，暴政亡秦，并不是天有意志，那是暴政逆天而行，所以必然灭亡。他强调人事必须符合天命。林慎思主儒家但也尚于吸取法家释家、道家的某些因素。他在《利用》一文里说：水火不会比虎狼凶暴，然水火却非常猛烈，能淹没田地，焚灭山川，但为什么不被人认为猛烈可怕呢？因为“人不蹈也”。即人见水火猛烈而不会自投水火。而且对人还有好处，水能解渴，火能取暖。而猛虎虽不比水火猛烈，却会害于人，因此人人畏之。这种利会转化为弊，弊也可以转化为利的辩证思维，充分体现了林慎思所阐发的事物相依相斥的哲学思想。

总之，林慎思所提出的与民同乐、德刑并用的政治观，唯贤是举、德才兼备的人才观，人之善恶、随化而迁的教育观，今胜于昔、兴衰在人的历史观，忠于后代，孝在天下的伦理观，矛盾转化、祸福相倚的辩证观等，至今仍熠熠生辉。其核心思想在当下仍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我们举办纪念其诞辰1180周年学术研讨会价值所在。我们要进一步挖掘林慎思的生平事迹、思想精髓、文物遗迹，产生更多的研究成果，使林慎思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以“闽林聚正气，千年续文脉”的自信，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贡献力量。

叶文炳：朱熹理学的实践创新者

——读真德秀《通判和州叶氏墓志铭》有感

文 / 叶树福 叶欣妍

真德秀（1178—1235）撰《通判和州叶氏墓志铭》所呈现的奉议郎叶文炳（1150—1217）形象，堪称南宋中期理学官僚的典型标本。这位淳熙甲辰科（1184年）进士的仕宦生涯，恰似一面多棱镜，不仅折射出朱子理学从书院讲章向州县衙署渗透的转型轨迹，还折射出南宋中期理学思想如何从学术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墓志铭记载的叶文炳，不仅是朱熹理学的忠实追随者，更是一位将理学精神贯穿于日常政务的实践者、创新者。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独特的为官之道——既恪守儒家道德准则，又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政治智慧；既坚持原则不妥协，又能灵活应对复杂局面。

叶文炳与朱熹的师承关系，构成了理解其政治行为的思想基础。墓志铭记载：“迟次家居，数致书请益于文公朱先”“文公自漳浦还，以居官临民之法告语甚悉”，这两段文字说明了叶文炳与朱熹大师的交集，揭示了其政治生涯的理学底色。朱熹的教导不仅仅局限于抽象的道德说教，更是包括了具体的“居官临民之法”，这种实用性的传承表明了当时理学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政治操作理论。叶文炳在晋江主簿任上前后“数致书请益”，显示其求师态度之诚恳，求学作风之严谨。朱熹学说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理念，在叶文炳的政治实践中转化为一种实事求是的办事风格。比如，

在处理汀漳豪族仇杀事件时，他“折之以理”，不是简单依靠行政强制，而是通过理性说服达成和解。正是对《大学》“格致诚正”的具象演绎。

叶文炳的为官之道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对司法公正的坚守，这构成了其政治实践的核心支柱。墓志铭记载的两个案例极具代表性：外国巨商“寅缘纳赂”脱罪，叶文炳“一拒绝”；海商犯罪托同乡求情，他不仅拒绝，更是“斥里人不复通”；其正色拒绝的姿态，以及他对司法案件的审慎态度——“狱事至重，当顾理是非，不敢以上官喜怒为轻重”，都是朱熹理学思想重要观点之一“存天理，灭人欲”的剧场化呈现。在权贵云集的泉州，一般官员“例承迎不敢忤”，而叶文炳“遇事问理如何，不以执故有所迁就”。这种不畏权贵的态度，在官场实属难得，刻画出叶文炳是一位恪守理法、清廉自持的儒吏形象，展现其刚正不阿的品格。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司法公正并非简单的道德洁癖，而是建立在深入调查和理性分析基础上的专业判断。比如，在处理工匠死亡案时，其司法过程合规合理，“研问数四”的审慎态度，以及“聚官覆验”的制度设计，最终推翻误判，还无辜者清白。他不满足于表面证据，而是“疑之，研问数四得其情，请聚官覆验”。这个事例说明叶文炳在办案过程中认真并且坚持审慎原则，坚持证据至上、

坚守司法公正原则。这种审慎态度，不仅体现叶文炳是一位勤政爱民、坚守司法公正原则的良吏，还体现了理学“格物致知”精神在司法领域的应用。他对监狱条件的改善——“白郡一新之，由是无病死者”，更显示其司法理念中的人道关怀，将“仁政”思想落实为具体政策，再度刻画出叶文炳是一位仁政爱民的良吏形象。

叶文炳在地方治理方面还展现出一种务实创新的政治智慧，使理学理想与现实政治达成有效结合。比如在“边事作，调兵于州，营卒惮行”事件上，叶文炳就展现出三重政治智慧：在心理把控上，准确抓住士兵“畏战求利”的双重心理（既怕死又贪赏）；在语言技巧上，先以“国家豢养”建立道德制高点，再用“厚赏”满足物质诉求，最后以“何闕为”的质问施加压力；在程序正当性上，承诺“白州”既避免越权承诺，又保持制度合规性。在仙游县任上，其改革图谱涵盖三个维度：司法革新——仅用“旬月间”便清理了积压多年的诉讼；教育资源重组——将废弃寺庙田地扩充为学田；地方文化认同——为叶颙（本地名相）与蔡襄（文化典范）并列祭祀。这种综合治理模式，实为“理治”的地方样本。在面对豪强侵占官田、破坏水利的事件，他不同于前任的无所作为，而是“以闻于部使者，穷治之”，最终“以复灌溉，为农人利至今”。这种敢于碰硬、解决实际问题的作风，打破了人们对另类理学官员“空谈性命”的刻板印象。他推行的义役制度——“劝立义役，均产通差”，通过经济手段调节劳役负担，更是一项制度创新，将《周礼》“均平”思想转化为赋役改革方案，为南宋乡村治理提供新范式。通过以上诸项改革与推进，表明以叶文炳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官员并非都是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打破了“儒者（另类）迂阔”的刻板印象，展现出惊人的行政创造力。这些官员中的优秀者能够将道德理想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在人生的终点前，叶文炳还向朝廷进

言“公条才臧否、战舰奸弊、楮券便宜三事”，也就是说在人才、廉政、金融等领域提出系统性的改革方案。

叶文炳的廉洁自律与个人修养，构成了其政治品格的内在基础。墓志铭记载他与同僚的谈话：“贪污自多欲尚侈始，小官俸廩几何，百尔皆欲如意，不受赂安从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用。”这番言论直指官员腐败的心理机制，提出通过“清心寡欲”达到“正本清源”的防治之道。“清心寡欲，正本澄源”的修持，实为朱熹“克己”说的政治具象。这种修养不是外在的道德表演，而是内在的精神操守。这种修养模式具有双重功能：既是抵御“泉州贿赂事件”官场生态的精神铠甲，又是建构官僚认同的价值符号。他任官期间“洁己爱民，初终一意不易”，这种始终如一的品格，正是理学所推崇的“诚”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叶文炳的廉洁并非苦行僧式的自我压抑，而是建立在对儒家价值观的真诚信仰之上。他在日常生活中“质而不华”，在政治生涯中也“未及大用”，却留下了“可书之德”，这种人生轨迹恰恰体现了理学对内在德行而非外在成就的重视。

通观全篇墓志铭，真德秀笔下的叶文炳既坚持原则又务实能干的形象，实为南宋理学官僚群体的精神肖像。其司法实践中的程序理性、行政改革中的创新思维、廉政建设中的心性功夫，共同构建起理学政治化的三维坐标，重塑了宋代地方治理的范式，更开辟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新境界。真德秀在铭文中称赞其“断断乎其诚且直也，凛凛乎其廉且白也”，正是对这种政治品格的高度概括。叶文炳墓志铭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位南宋官员的生平，更在于它保存了一种可贵的政治文化基因——将道德操守与行政能力融为一体，用理学精神滋养政治实践。这种精神遗产，值得当今和往后政务官员们认真审视并予以特别重视。

“侨影”记屑

文 / 林 肖

“航母搁浅了”

20世纪80年代的福清城关，是真正的“小城”。以县政府大门口的“县坪崎”为出发点，一拂街、渔市街、小桥街、后埔街向四面延伸开来，便构成了城关的主脉，沿每条街步行最多十分钟，可分别到达旧时四个城门的位置。那时城外青山隐隐，田畴遍布，南门外龙江水势颇大，江面偶有货船行过，大北溪则在北门外潺潺缓缓。

从“县坪崎”往左拐进入一拂路，走上差不多两百米，就到了东门街口，华侨影剧院（简称“侨影”）就坐落于此。1984年，还在读小学的我随家人搬到了东门外的单元房，从那时起一直到高中毕业，我每天都差不多要走过这条街两趟。当年的一拂街是小城的主要商业街，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更是鼎盛一时，银行、商场、酒楼、旅馆、邮局麇集于此，车水马龙，市声纷扰，商铺高音播放的港台流行歌曲声从街头响彻街尾，道尽了那个年代的喧哗和骚动。

一拂街的繁华和“侨影”直接关联。这座由华侨捐建的大型影剧院，自1984年启用起，曾长久坐稳小城的地标排行榜。那年头上“侨影”看电影，赶的就是文化娱乐的时髦，似可说，这种“时髦”造就了小城生活的某部断代史，其间虽不过二十多年，在无数人心中却无比漫长，漫长得可堪演绎、玩味，如同留存记忆中的某个片段，只要稍加撩拨，便会有亮眼的灯光、涌动的人潮拥到眼前。

“侨影”在当年规模大，样式新，似一艘灰白色航母，卧于闹市之中，迎袭人气、商业气，如在

海上劈波斩浪。其主体风格现代简约，兼具骑楼特征，立面为七等分的茶色玻璃幕墙，立体感呼之欲出，在当年普遍低矮、逼仄的小城楼房中，尽显气派。宽敞的售票厅居于左侧，每逢好片子上映，这里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售票太过火爆时，甚至要动用武警战士维持秩序，这在今天显然不可思议。大院的右侧有办公楼、小花园、职工宿舍，院内矗立着一座冷却塔，专为影院内施放冷气所用。在那个家家户户不知空调为何物的年代，人们可以清凉惬意地坐在影院里观影观剧，自是一段历久弥新的回忆。观众厅的水磨石地面打了蜡，锃亮溜光，顽皮的孩子可以在地上模拟溜冰。影院内，罩有猩红色绒布的座席分上下两层，可容将近两千人。一楼地面设计略带斜坡，使孩子们看电影时不再遭遇探头探脑、抓耳挠腮的尴尬。侨影的银幕为宽银幕。记得看《大决战》时，那战争场面气势磅礴，有如排山倒海一般，若不是坐在这样的宽银幕影院里观看，根本无法领略。银幕两旁的幻灯墙时常会打出“XXX，外有人找”字样，如遇同名同姓，常会引来同伴几句调侃，也是趣事一桩。

“侨影”当年的热闹场景无须赘述，繁华终如烟花散尽。随着城市新区的兴起，一拂街慢慢冷了下来，虽然还是老城区人们的必经之地，商业气息却已寥寥。侨影依旧伫立街口，只是已关歇多年，人去楼空，旁边东门河上的附带设施都被拆除，影院庞大的建筑尽露无遗，益显兀然，使本已冷清的街更为寂寞。时间在此仿佛滞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仿佛让人如鲠在喉，难以言说。

“航母搁浅了。”这是现在我每次经过“侨影”

时，浮上心头的话。面对一件事物的老去，或被遗忘，感伤无济于事，但又不免要感伤，只因记忆的链条还在不停驱动，我们往返观照，在木然中攫取隐痛与暗疾，为的是不被尘世淹没。我所感伤的是这艘“航母”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的终结、一部纪实电影的散场。

那朝风日好

我那时爱看电影，“侨影”离家又近，放了学或做完功课，就往影院里钻，遇上好片子，连看两三遍是常有的事。渐渐地和“侨影”的人混得很熟，以至一进观众厅，那几个场务就冲我笑：“又来啦？”也有不买票的时候，我管这叫“混场子”。我熟知不爆满时的空座区域，只要往那儿一猫便成，无需忐忑。若遇上场务老陈查票，我只需冲他射来的手电光挥挥手，他便会心知肚明地“哦哦”两声。

最熟的还是L经理，那时的他四十多岁，正值意气风发之时，衬衫齐整，啤酒肚微凸，一头浓发向后一梳服帖极了，整个一国家干部模样。L经理乍看有些严肃，却是个直肠子，稍熟之后便会谈笑风生，并不分男女老少。记得我第一次去找他，是联系全班同学订票的事。看到我在门口探头探脑，L经理笑咪咪地主动招呼我，我那紧张得怦怦跳的心才算落回肚子。后来他将最好的票给我们。打那以后，但凡班级或全年段订票看电影，都由我包办，甚至有一次因为年段长指定要在人民电影院看，还是L经理写了一封介绍信过去才安排好的。

外冷内热，这是L经理给我的最初印象，凭着这种印象，我去他办公室走动也多了起来，先前的惴惴不安变成了大大咧咧，我可以一屁股埋在他那破沙发里，并不管他有没有在忙事，自己翻看报纸便是，或者接过他扔来的一本《大众电影》，一坐就是半天。

有一回，他跟我打趣：“小老弟，看你这么着迷看电影，书一定读得不怎么样。”

我一听，有些冒火：“小看人不是？没听过学有余力？就我们学校那些功课，不是我吹牛，只需花费我三成功力。”

“是吗？这么说我这电影院门口要挂个牌子——‘学有余力者免票’咯。”L经理哈哈大笑起来。

我说：“早该这样嘛。要不咱们打个赌，我在夜场时背书，背好了你免我一个月的电影票。”

后来打赌的结果是，我在夜场人声鼎沸中，站在办公楼的走廊上背下了整整一章的政治课文。“童叟无欺”是我在免费观影一个月后给L经理的评语。“要不我给你送面锦旗以示嘉奖？”其实我得意的是记诵能力，说要嘉奖别人，实则炫耀自己。

L经理出身师范，写诗作文吹拉弹唱无不通晓，是个地道的“秀才”，后又在教育、侨务部门“爬格子”多年，在小城也是个有名的“笔杆子”。他交友甚广，又因“侨影”地处闹市，人走在街上拐进来顺脚，故而他的办公室里经常聚着不少人，文界、商界、政界，乃至有闲阶层的人，都是座上宾，有人笑称“群贤毕至”。而L经理总是一副“兼容并包”的神情，他说“电影院嘛，就是大家爱来就来的地方”。各路人等来得多了，话题自然多而驳杂，从电影、演出到市井轶闻、国事天下事，无所不谈。那时不兴喝茶，也未必人手一杯水，只要进了L经理的办公室，大家都能相谈甚欢。而作为主人的L经理，多是稳坐那张磨得溜光的高背藤椅，端着一只磁化石水杯，时不时呷两口水，颇有稳坐中军帐、掌控圆融之姿。他思路清晰，中气足，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手势铿锵有力，然而谈锋虽健，却不会自个唠叨个没完，总能恰到好处地照顾好每个人的话头和情绪。若是有人跟斗鸡一样争得面红耳赤，他只要眉毛一挑，手一抬，那人便会识趣地刹住。L经理晚上基本在影院值班，如果

来了三两酒友，他们便会从楼下杂货店叫来一箱啤酒，再叫几盘下酒卤味，以资助谈兴，这时办公室的空气变得更加热乎。

L经理看似气场强大，也不缺有趣的名场面。他谈兴浓时，会唾沫飞出，如入无人之境，而那被喷溅的不幸者，只能一脸的尬笑。这时，他的口头禅就来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嘿嘿，不说了。”

有时，大家会问他怎么好好的秀才不当，要跑来电影院？L经理便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秀才经商，一学就会。”

“就是，你看现在电影院多红火！”

“哎呀，我也就个卖电影票的啦。”

“别看这里就几十号人，就是给你管一个厂子也不在话下。”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嘿嘿……不说了。”

办公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我刚参加工作时，也去L经理办公室闲坐过多次，当然我涉世尚浅，听得多，插嘴的少，看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不管相识还是不相识，因为同处一个语境而变得彼此熟稔，心中便生出无限暖意。如今这些过往的碎屑又像被时间放大，活脱脱地再现眼前，愈加见出水样年月里的浓浓世味。

那朝风日再好，终成了过去，但又仿佛从未来过；关于时间，又能说些什么呢？

斑斓岁月

诚如L经理所言“秀才经商，一学就会”，他锐意进取、善于经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如鱼得水。进入90年代后，他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现，电影放映和剧团演出创新方式，在小城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电影文化热潮，“侨影”迎来了斑斓岁月。

电影晚会是每周末的压轴好戏，三部好片的连续放映，满足了影迷的欲望，以致一票难求。那时

每逢周末，侨影广场上灯光通明，人山人海，各式生意红火，犹如过电影节一般。至凌晨两三点散场出来，侨影周边又是一番不夜天景况：一拂街和东门路上的夜宵大排档立刻进入爆点，炉火旺猛，炒锅在店家手中上下翻飞，招徕声四起。散场出来的人们围桌而坐，热议着刚看完的电影，喧哗声在街上回荡。若是夏夜，一拂街上白玉兰花开正盛，夜风送来馥郁的花香，和食香酒香混作一处，牵连着人们夜归的脚步。那样的夜晚，喧嚣中透着朴素，如今只会让人心头染上怅惘和遗憾，却又难以言明。我无法回到从前，也不会再在周末的午夜走过那个街头。失去，意味着无法找回曾经的纯粹和快乐，即使它仍在岁月深处泛出温度，所能念起的就是，从前很慢，电影很难忘。

比电影晚会更火爆的是歌舞晚会。华侨影剧院和一般影院的区别之一在于兼具舞台演出功能，也是那时小城唯一能进行大型戏剧和歌舞演出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歌舞晚会十分盛行，歌舞团四处巡演多有大腕明星压阵，以聚敛人气。在L经理的持续引进下，小城的人们隔三差五就能享受到歌舞盛宴，也由此见识了一大拨明星，诸如刘晓庆、董文华、严顺开、老狼、六小龄童、马德华等等，都曾在“侨影”的舞台上现身。彼时，人人趋之若鹜，皆以争睹明星尊容为时尚，“侨影”的大门都快被挤破。演出时，大腕一般都压轴，其他的歌舞、相声、小品、杂技之类节目先上。最有意思的是霹雳舞表演，常有小城的舞者蹿台。那些歌舞团的演员刚蹦跶没几下，便发现有人偷偷摸上台来与之同台共舞。有人猛古丁地带头大喊一声“好！”台下便像炸开了锅，笑声喝彩声口哨声此起彼伏沸反盈天。那些演员顿时傻眼，涵养好的强撑着舞完一曲，有的则一气之下弃台而逃，蹿台者也有其看家本事，没三五下绝活并不敢当众献技，看到自己比演员更受欢迎，他们便堂而皇之地鸠占鹊巢，越跳越得意，完了还不忘向观众献上飞吻。

“寿比南山”之南山

文 / 戎章榕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句祝寿语我们再熟悉不过，它最早源于《诗经》中的“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足见其历史久远、底蕴深厚。

“福如东海”里的东海，指的是我国东边的海域，从古至今位置变化不大。再精确些，江苏省连云港市还有个东海县。可“寿比南山”中的南山，历史上叫南山的山众多，到底是哪一座呢？说法不一，尚无定论，普遍倾向于泛指南方的山。

最近，我和几位老友一同乘坐地铁前往长乐区游玩。我们先从福州地铁一号线梁厝站换乘到六号线长乐吴航站。当地的朋友考虑到我们都上了年纪，便开车来接，直接把我们送到一座名为南山的半山腰。南山草木繁茂，风景秀丽，登上山顶极目远眺，心情格外舒畅。这时，我不禁突发奇想：“寿比南山”的南山，会不会就是长乐的这座南山呢？

长乐依山傍海，有着1400年的建县历史，物产丰富、人才辈出，千百年来文化昌盛，人文底蕴极为深厚，素有“海滨邹鲁”“文献之邦”的美誉。

然而，当我们深入南山生态公园景区后，一块巨大的“寿”字摩崖石刻打破了我的猜想。这是当代书法家吴乃光的笔迹。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寻“寿比南山”中的那座山。山以五岳最为尊崇，南岳衡山与“寿”字有关的题刻随处可见，多达数百处，从古至今都

有，实在罕见，堪称天下一绝。此外，用“寿”字命名的建筑物也数不胜数。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关中中南部的终南山。大家都知道，终南山是道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就被视作仙人居住的地方，而长寿正是道家追求的目标之一，所以终南山也是“寿文化”的发祥圣地。就拿长乐南山的“寿”字题刻来说，虽然尺寸很大，但并非独一无二。我曾去过安徽休宁县的白云山，那也是一座道教名山，在那里我看到巨大的金黄色“寿”字刻在红色岩壁上，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这个“寿”字高九尺九寸，与《周易》卦数相契合，寓意着阴阳和合之道，令人赞叹不已。更关键的是，这个“寿”字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所题。因此，民间流传着“齐云山上走一走，延年益寿九十九，寿字底下摸一摸，都能活到一百多”的说法。寿字底下有明显被触摸的痕迹，足可以看出有多少游客在此许下福寿绵长的心愿。

相比之下，长乐南山的“寿”字，在数量、文化内涵、历史底蕴、名人题刻等方面都不占优势，实在不宜牵强附会。

虽说长乐的南山并非“寿比南山”里的那座山，但游览过后，我却觉得它是长乐的一座福山。

为什么这么说呢？南山位于长乐城区，作为城区主要的绿地资源，营造出“山在城中、城在林中、人在绿中”的宜居环境。能拥有这样一座充满

山野趣味的天然氧吧，是当地居民的福气。

当地政府十分珍视这座福山，在原有的长乐南山公园基础上持续改造升级。在保留南山自然风貌的同时，突出运动、文化、休闲特色，将公园规划为“三环、八景”的景观空间格局。“三环”即休闲观景环、健身慢跑环、游览体验环；“八景”分别是文化观园、杜鹃花谷、运动天地、山樱花坡、梅花香岭、醉美桃坡、缤纷秋韵、七彩花田。公园占地约200公顷，设有10公里的休闲步道，还把长乐的历史人文景点以照片的形式镶嵌在栈道两旁。南山既是一座生态之山、健身之山，更是一座文化之山。

这不是福山，那什么才是福山呢？

实际上，长乐历史上确实有过福山，“福州”之名就得益于这座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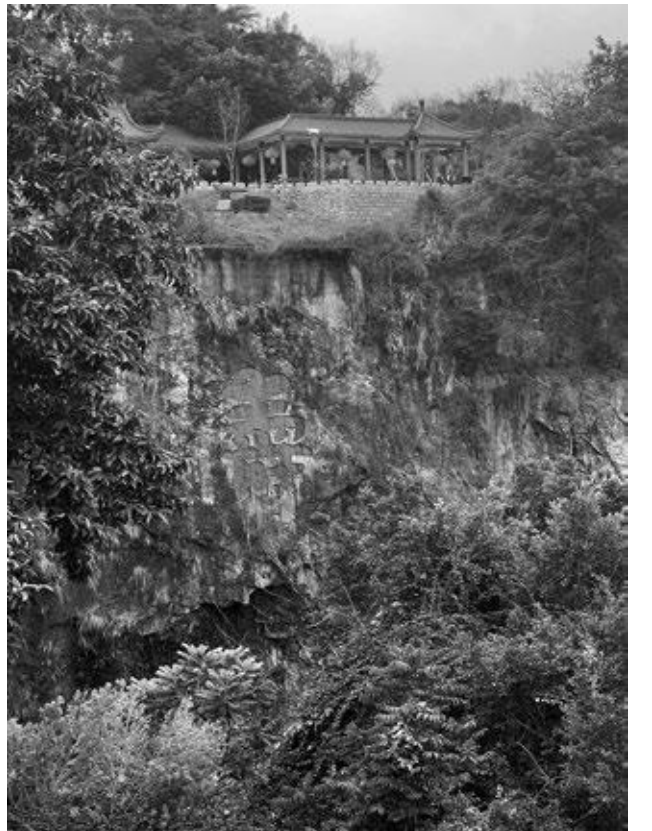
唐开元十三年（725），闽州都督府改名为福州都督府，“福州”这个名称首次出现。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因州西北有福山，故名。”可福山究竟在哪里呢？有一种说法是：根据《长乐市志》记载，董奉山原名“福山”，位于古槐镇。董奉祖籍福州长乐，是近两千年前东汉建安时期的一代名医，与华佗、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为人治好病后，不接受财物，只让病人种杏树以表心意。后来，“杏林”成了中医的代名词，还衍生出“杏林春暖”等典故。后人为了缅怀和纪念这位“杏林始祖”，便把福山改名为董奉山。至今，董奉山公路隧道口的一块巨石上还刻有“杏林春暖”四个大字。

虽然福山的名字被取代了，但千年古邑长乐，一直延续着长安久乐的美好，文脉绵延不绝，这本身就是一种福气，南山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当我们一行人走到南山半坡的另一侧，在一块

由福字集成的石碑前停下。石碑上有6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正中间是一个比“福”字还大的“寿”字。我们这一行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自然关心福与寿的话题。寿是福的终极目标，有福不一定有寿，有寿才更能体会到福的珍贵。历代皇帝都喜爱书写福字，只有康熙写的福字被赞为“天下第一福”，因为他把“福寿”二字融合在一个字里，民间称之为“福中有寿，福寿双全”。

在即将离开南山的时候，我们在经纬桥畔看到陈章汉先生撰写的《南山赋》刻在石头上。其中“登高堪怀远，养寿籍怡情。得闲随兴，拾级南山，听水声缱绻，燕语呢喃，仿佛劳尘顿洗；看亭塔牵云，廊桥垂拱，分明心地一宽。悠然作东篱之想者，不惟当年陶令也”这段话，让我突然领悟到：人若拥有悠然的心态、优质的生态环境，再加上坚持不懈的锻炼，那么长乐南山又何尝不是中国“寿比南山”中的一座山呢！



在晋安河畔

文 / 鹿 溪

清晨，站在水利大厦19层的制高点往窗外望去，晋安河畔是一个壮观的景象。连绵起伏的屋脊，刚从睡梦中苏醒的晋安河性情温和，和煦的阳光投射在平静的河面，河水如鱼鳞般闪着银光。晋安桥上车水马龙，迎来今天的第一个交通高峰期，4号线地铁从桥下穿过，抛出一条长长的弧形轨迹，实现晋安河与闽江北港的联系。

有关晋安河的源起众说纷纭，风景可以再造，历史却不能臆造。这一条翡翠般的锦带缭绕在闽都大地上，幽深的河体潜藏着深邃的记忆，我逆时针地翻开尘封的历史记忆。

从晋安郡守严高到唐闽王王审知，白马河、虎节河、贤南河、安泰河渐次开闸，闽都内河犹如一张张瑰丽的画卷，在闽都大地慢慢展开。历史把画笔交给了五代吴越国王钱佐的长子钱昱（943—999年），他没有承继吴越国的王位，却拥有王的气魄。北宋开宝七年（974），福州刺史钱昱在梁夹城的基础上建筑东南夹城，东夹城至东武门，南夹城至合沙门，合称“外城”。这是继王审知修建罗城、夹城之后，老福州城区域的进一步扩张。东武门即现在的东门，据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载：外城东自东武门，沿城河达六千五百尺。开河，开的是新篇，开的是希望，开河者的眼界和胸怀，决定了这座城的未来。钱昱这一笔是塑造闽都水脉的点睛之笔，是升华闽都水魂的魄力之笔。

紧随钱昱身后而来的另一位开河者，是文采斐然、热心治水的福州知州蔡襄（1012—1067）。北宋嘉祐三年，蔡襄在外城沿城河的基础上延长、加深、拓宽，将河流延长至北峰岭下，贯通南北，直达闽江，晋安河从此有了福州运河的美称。从修浚晋安河到续建泉州洛阳桥，并不逊色于苏轼在杭州西湖修建的苏堤，是蔡襄一生的荣耀。从撰写《开河记》到《万安桥记》，可与林则徐的《畿辅水利议》相媲美，一手端严静穆的真楷，更是两宋书坛数百年独一无二的存在。时至今日，蔡襄的治水德政和书法艺术仍然为人所传颂。2025年新春伊始，六集历史人文纪录片《蔡襄》在央视播出，全新的影音视觉技术，立体性呈现蔡襄的一生，是一次难得的走进蔡襄、了解蔡襄的机会。

悠悠千载，晋安河几经疏浚，如今的晋安河正当壮年。晋安河从城北的新店溪、磐石溪出发，出琴亭湖，通过茶园街道，以修长的臂膀吸纳下义井溪、桂后溪、湖前河、琴亭河、茶园河、洋下河、华林河、树兜河、旧树兜河、屏东河、五四河、化工河、泮洋河、琼东河、东郊河，长达7000多米，揽众多支流入怀，穿越晋安区、鼓楼区和台江区，经象园水闸流入光明港，再由魁岐九孔闸注入闽江。闽江涨潮时，江水从河口回流，可以在河口听潮，看鱼虾欢腾。承载着传统与现代文明结晶的晋安河八景，东门乐游、福新问渡、爱乡番音、王

庄戏舟、河口听潮、柳岸朝凤、万福金汤、讲堂胜境，以恢宏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内涵展现晋安河的魅力，成为福州市民休闲首选。

洁净的水体是晋安河生命力的内在品质。健全的水文循环系统，与鸟禽、鱼类组成共存共生的生命系统，河流昼夜不停地腾挪搬运，所经之处万物丰茂，生机一片。岸上是繁花、是繁华，河上是静穆、是恬淡，生灵们以不同的方式履行与晋安河的约定。虫鸣鸟唱从大叶榕、小叶榕、笔管榕的枝叶间发出，蜻蜓轻盈，麻雀低飞，白鹭拍水，鸽子逍遥，蝉儿高亢，织成晋安河上一篇篇流淌的五线谱。

河流是文明的起源，晋安河的文化生命是河流自然生命的延伸。南宋隆兴二年（1164），从一座朱漆黑瓦的“紫阳书院”走出来的是紫阳先生朱熹（1130—1200）和他的学生们，只因“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循着河流的方向，从尤溪来到晋安河畔开堂讲学，带动了福州书院的发展。一时间，福州书院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竹林书院、贤场书院、高峰书院、龙峰书院、濂江书院、龙津书院、文公书院、丹阳书院、吟翠书院、梅溪书院，理学之光福荫这片福地。纵观朱熹的一生，在外地为官二十七年，朝中为官四十日，曾到福州十余次，其中隆兴二年（1164）、淳熙十年（1183）、庆元二年（1196）至庆元六年（1200）三个时期在福州讲（游）学，其中，以创办“紫阳书院”最具代表性。王庄街道的紫阳社区因此得名，在高楼大厦环抱其中的一座庙宇状的古建筑物。大门正上方高悬鎏金牌匾“讲堂胜境”，底下一行小字“紫阳朱熹讲学堂旧址”。门的两边是黑底金字的“紫阳”嵌字联，“紫气东来胜境，阳光普照讲堂”，上联宣示朱熹治学精神主旨，下联申明办学自由民本风气。

晋安河畔有温泉，走出书院是澡堂。在“沂”

字的沂春亭、善沂泉、仙沂泉澡堂，听《论语》说：“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新”字的日新居、日日新、又日新澡堂，听《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太清泉、一清泉、天一泉号澡堂，听《易经》说：“天一生水。”书院与澡堂，两种不同的场景，竟然散发着一样的儒学气质。在往来穿梭其间的历史身影里，与你不期而遇的是陈寿祺、林则徐、梁章钜、林森、郁达夫、陈子奋、周哲文、郑乃珫。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服饰，不同的身份，对温泉澡堂的向往之心却是一致的。这片福地上的无数历史人物俱往矣。然而，尚有陈寿祺留下的锦绣金句，“非福人不能来福地，有龙脉才会有龙泉”，为晋安河畔的温泉文化增色生辉，闽都人引以为豪。

一千年的沧海桑田，海上三山换身时尚都市，晋安河已饮尽风霜。晋安河的四季是不同的色彩。春天的晋安河是绿色的，洋溢着青春浪漫；夏天的晋安河是红色的，热情而欢腾；秋天的晋安河是灰色的，弥散着淡淡的清愁；冬天的晋安河是紫色的，沉郁而内敛。四季轮回，无论哪种色彩，晋安河始终初心不改。她无惧阴晴冷暖，任骄阳炙晒、骤雨来袭，行洪时一泻千里，保护闽都市区安澜。她无惧岸上行人的目光，崇敬的、渴望的、冷漠的、轻视的，一如既往地微笑前行。她无惧孤独，不管黑夜有多漫长，以正道直行的勇气奔赴闽江，与大江融合是获得真正自由的开始，相信天总会亮的。

福水福人居。在晋安河畔喝茶，在晋安河畔宴饮，茶香、酒香和晋安河公园里的桂花、山樱花、含笑、蜡梅、三角梅、广玉兰一起灿烂芬芳。置身喧嚣繁华的都市，偶得闲暇行走晋安河畔，听笛声悠扬，看天上繁星摇荡，明月也为之陶醉，生活在晋安河畔修的是福气。

渡塘村居

文 / 马腾云

时维乙巳，序属孟春。青阳初应律，苍玉正临轩，溪山初醒，草木新妆。晨烟袅而平畴润，苔花萌而幽径香。步南陌以舒怀，春风拂袂；眺东皋而纵目，淑气盈裳。村舍参差，桃李灼莽；柴扉半掩，斜花隐堂。吾村渡塘，陶潜之桃源，摩诘之辋川。此诚造化丹青手，点染人间锦绣乡。

若夫平林漠漠，远岫苍苍。柳眼窥寒塘之碧，梅腮映暖阁之窗。草色才匀，似绿雾浮于陌野；莺声乍啭，若清磬绕于回廊。时有勤汉负耒，徐行陇上；村童放鸢，笑指陂塘。垄头泥软，已见衔泥之燕；篱畔土酥，偏宜种豆之郎。最是溪桥社庙，古木参天，朱子题“清隐”，蓝公镇境安。境幽而气

清，直令翁媪忘杖，游子徜徉。

至若暮色四合，炊烟初直。墟里灯明，归鸟欢吟；林梢月出，隐约虫嘶。犬卧疏篱，时惊落英簌簌；螽斯初鸣，应和流水淅淅；窗前展卷，漫吟抒怀新诗。但觉夜气如酥，沾衣欲湿；春星若萤，照眼迷离。此间风物，造化钟灵，实非笔墨俱绘，山村春居，此乐何极？

嗟乎！春在溪头荠菜，春在陌上桑麻，春在田夫锄下土，春在稚子手中花。村居之趣，岂独桃红柳绿？更在点火生烟，犁雨锄云，鸡鸣犬吠。乃知诗意韵章，原在陇亩；天然画本，不必天涯。感怀而赋，聊记村居之胜概，亦寄林泉之慕遐云尔。



清流处处桂花香

文 / 陈国发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很久很久以前，中秋之月，广寒宫里桂花绽放，香气四溢，嫦娥却耐不住寂寞，想到人间一游，于是，悄然避开吴刚，左手抱着玉兔，右手执桂一枝，踏着五彩祥云出宫了。行至武夷山脉南麓，看见群山环抱、碧水缠绕的一个太极仙境，大喜过望，“此乃植桂佳地也”。话毕，她丢下手中的桂枝，飘然而去。

从此，月宫之桂，植入清流，四季常青，暗香浮动。

《山海经》曰：“南山之首曰佳山，其首招摇之山多桂。”南山泛指南方之山，这是史上第一次提到桂花产地的文字；《史记·货殖列传》曰：“江南出梓、薑、桂……”是古代官方最早对桂树的记载；中国是全球桂花的原产地，栽培历史2500多年；万花丛中，桂花一簇簇的四瓣花朵，最娇小最纤细，却位列中国十大名花；至今全国各地命名的市花、县花，桂花仍独占鳌头，是清流、浦城、杭州、苏州、合肥、汉中、桂林等20多个县市的共同花朵。

清流县桂花资源丰富，广袤原野上植桂达10万亩，为福建主产地之一，民众房前屋后种植桂花，是一种久远的习俗。桂花有丹桂、金桂、银桂、四季桂四大品系100多个品种。每年农历八月，桂花遍地开放，赤、金、银各色花朵，飘飘洒洒，落英缤纷，芬芳馥郁，沁人心脾。

楚国诗人屈原以桂花自喻高尚人格，在《九歌》等诗中反复咏叹“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桂浆即桂花酒，桂旗是用桂花树枝编织的旗帜。由于历朝历代原产地百姓的推崇，达官显贵与文人骚客的赞美，桂花一路开挂，散发着吉祥如意、高洁风雅的脱俗气质。

唐代贞观元年，闽地莆田人林藻、林蕴兄弟俩进京赶考，登临闽浙交界处的浦城县梨岭关，面对雄关漫道，兄弟英姿勃发，在关隘上题下各自姓名，并立下科考必胜的誓言。几年后兄弟皆蟾宫折桂，衣锦还乡，再过梨岭关，林藻有感而发赋诗一首《梨岭》：“曾向岭头题姓字，不穿杨叶不言归。弟兄各折一支桂，还向岭头联影飞。”从此，梨岭关更名为折桂岭，而后林氏家族“九牧流芳”之昌盛，则赋予了桂花树拔得头筹、金榜题名的吉祥寓意。

清流桂花，源远流长，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地植下了美丽的桂花树。南宋景炎元年（1276），右丞相文天祥护驾宋端宗赵昰至南剑州（今南平市延平区），再到清流等地招募义军，企图恢复宋室；负责接头的刘小村（名沐，字渊伯，号小村），身背桂树苗，装扮成商人，是文天祥的同村邻居；此次巧遇，让文天祥十分感动，遂留宿太平村；待他推开窗户，只见一片翠绿，松涛阵阵，远处青山，层层叠叠，不由心潮澎湃，取出文房四宝，饱蘸墨汁，写下“山高不碍乾坤眼，地小

能容宰相身”。之后与随行一道，在太平村种植桂花，以物喻人，以表心志：桂树不死，后继有人，忠魂常馨，意志常青；与后来文天祥被虏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脉相承，彪炳史册。

清流是土地革命时期21个中央苏区县之一，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留下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足迹。1930年元月，古田会议胜利闭幕之际，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转战至清流，抵达林畚村塘堀，入住邱氏祖厝“诒燕第”休整。虽已隆冬季节，该村的桂花却奇迹般盛开，农舍边田野上四处飘香，真是桂树有爱桂花开，桂花开时贵人来。部队一边筹集军饷，一边访贫问苦，广泛发动群众，播撒革命火种，红军官兵还在驻地附近广植桂花树，不断加深军民鱼水之情。此时此景此情，毛泽东诗兴大发，构思并创作了春天般气息的革命浪漫主义诗篇《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清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县域18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奇山、秀水、温泉、冷泉、新城乡、古村落，凡有人居之地，均植有桂花，古桂花树群达24个，百年以上桂花古树1000多株。新中国伊始，清流县即诞生了桂花食品厂，生产桂花糕、桂花饴、桂花饼干，近些年又开发了桂花露、桂花酒。以花为媒，桂花从产品到产业，催生了桂花小镇，2017年末，清流县林畚镇成为福建省第二批特色小镇，其核心区中华桂花文化园的龙头地位日益显现。

融合北方雄浑大气与南方清秀典雅的园林风格于一体，占地近千亩的中华桂花文化园，位于清流县林畚桂花小镇，它不仅是一座以桂花为主题的文化园林，更是一个集桂花种植、加工、文旅、文创、康养的绿色田园综合体。该园园主郑战友一家

秉承“一生一事、一点情怀、一个梦想、一座园林”的信念，从2005年开始，历时近20年，延续两代人的情怀，开拓创业，守正创新，经风雨见彩虹。这期间，他们走遍了中国的桂花乡村，历经从永安到清流创业，由桂花生态科技园到中华桂花文化园的蜕变，为寻桂花珍品摔断五根肋骨的艰难，倾其所有植桂建园，却遭遇资金链断裂的困境……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园主一家顽强坚守，终于迎来稳健的发展前景。

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中华桂花文化园，高起点规划，高品位设计，高质量建设，高水准管理。据园主之子蓝积玉总经理介绍，园内有四宝：树龄近800年的文天祥手植“文相桂”、长8.3米重5.8吨的金丝楠乌木、一千多方的奇石九龙壁、2000多盆闽江流域特有的小叶黄杨盆景，无不使人惊叹；还有那上千幅以桂花为主题的字画和楹联匾额，以及500多件八闽古陶瓷和其他文玩杂项，令人流连忘返。

徜徉中华桂花文化园，青翠欲滴的丹桂、金桂、银桂、四季桂千姿百态，应接不暇，“文相桂”郁郁葱葱，五凤楼古朴典雅，与园中十八景相映成趣。花好月圆的吉祥文化，蟾宫折桂的状元文化，清香正气的廉洁文化，四季常青的友谊文化，兰馨桂馥的爱情文化，在园内沉浸式的体验中，随处可觅其踪迹。

“中国桂花之乡”清流县，城区清溪环绕、碧水萦回、形如太极。夜幕降临，桂花广场上，人们在音乐中翩跹起舞，曲线优美的河面波光潋滟，与舞者共情；此刻，天上一轮明月，水中一个月亮，皎洁的月光洒向婆娑的桂花树，如梦如幻，如诗如画，天地人和；忽然间想起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红木樨》：“月宫移向日宫栽，引得轻红入面来。好向烟霞承雨露，丹心一点为君开。”这首诗穿越至今，不是为清流量身定制的吗？

金秋时节何处去，请到清流赏桂花。

乘风，扶摇而上

文 / 林 倩

午后的风，慵懒地穿过海坛北部的石牌洋，拂过油画般的百年石厝群，一溜钻进弹痕累累的古碉堡。玉屿村口的一垄方田里，悄无声息地腾起一盈绿浪，蝴蝶与豌豆花在细浪中轻舞飞扬，真真假假迷了眼。田埂边陆陆续续聚集了十来位村民，他们转着麻绳，提着橄榄灯，等风来……

这里是平潭苏平镇玉屿村（今名：民主村）。村庄不大，一千七百余亩，村民多从福清玉塘村等地陆续迁徙而来，在此处繁衍生息300余年。比起西面坐拥平潭一绝“双帆石”的看澳村，玉屿，显得低调而内秀。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小村庄里，深藏着不少能工巧匠。三洋尾的西妹老太能剪出逼真的花鸟虫鱼百兽，年逾八十的翊何老伯在院子里熟练编着箩筐篓、笕帚等传统农具，还有一位会做木帆船的吴玉生大师傅，终日忙忙碌碌于十余平米大的储物间，俯身打磨着木帆船、海山鼠、福船等微缩模型，手艺之精，令人惊叹。妇女们也不落后，在农闲渔闲时随手用竹篾扎纸鸢、糊灯笼毫不含糊，够打发孩子们乐上一天。村里的阿姆们聚在村委会里，一边拉着家长，一边细数着村里一个个角儿。“我们这的做上元，大纸鹞、缙灯，全平潭独有。”说起元宵的“做上元”，她们眉眼间闪烁着自豪与骄傲。如此独树一帜的“做上元”节俗，除了平潭的玉屿和柳厝底村，国内还找不出第三家。

村里的中壮年大都在外做工程、做运输或城里务工，留在村里的常住人口不足200人。也就正月

这些天，年轻人聚得齐，村里也迎来久违的热闹。“大纸鹞上场了！”人群中一阵骚动，只见四名大汉抬着3米多的方形大风筝，有说有笑地向着田边走来。

作为全村开年的头等“大事”，少不了“讨日子”。在玉屿村，“做上元”不看黄历吉时，讨的是“好风日”。今天恰逢正月十五，北风有五六级，是个好日子。做首的师傅吴发，年纪估摸有40多岁，是个低调朴素的老实人，平日里，就在对面的看澳村船厂里打些零工赚点家用。自打从上一辈的老师傅那传承了这手艺，委以主持“做上元”的重任。每年正月前后，是他的高光时刻——大纸鹞，即大家口中的“风筝王”，就是出自他手。

别看这“风筝王”看似朴素，工艺可讲究着呢。麻竹，要削成四条重量一样的直骨，一条骨斤七，差一两都不行，辅以横竖六根等重量的内骨，这是大纸鹞的骨架。内里，用梭形渔网为灯面支撑着，拉出了两股绳作平衡的尾线，余下的16根“庭”（线）有规律地交互盘着打着结，看风力大小调整结的数量，这是调节起飞的档位，最后拧成两股麻绳作为放飞线。大纸鹞的面身，要用白纸使劲搓、揉、弄皱后，两面糊好，形成4个指头宽的橄榄状网眼，好让风透进来。

“风筝王”面上的图案，每年固定程式都是太阳月亮星星元素，取自“日月星随”的好意头。灯面上那些精致的剪纸，出自村里的乡贤吴自悦之

手。这位常年在山东做船业运输的中年企业家。剪纸是他从村里老人那耳濡目染习得的，也是在外多年的伴身爱好。每年老家来一通电话，便激动不已地放下手中事，日夜构思着剪纸作品，双鹤朝阳、繁花锦绣、蝶飞凤舞、五福拱寿信手拈来。只等年节到来，马不停蹄地回到心心念念的故乡，参与“做上元”。

“大纸鹞”就是玉屿“做上元”的主角，而“绠灯”即“大纸鹞”绳端系的橄榄灯串联而成。橄榄灯，民间俗称八角灯，灯骨由竹子编成，糊上白纸，交叉镶上红边。最特别之处在于，这是要上天的灯笼。过去，村民以烛火为灯源，抠出一两多的黑海沙包裹固定着，灯顶留一圆孔，燃烧的蜡烛在灯内形成一个半封闭空间，与外部的冷空气形成密度差，热胀冷缩，助力灯体上升。近年来，灯源换成了电子灯，一家一户出盏灯也变成了集体统一制作，一盏橄榄灯就是一户人的祈福，“绠”在绳上，等着，风起，上天！自打2021年玉屿绠灯评上

了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年慕名来看热闹的人逐年多了起来，也吸引了不少当地网红主播来做现场直播。一众人眼巴巴盯着这20多斤的大家伙是如何上了天。

菜地里，脚下的黑泥土被潮湿的海风吹得松软，绿油油的大包菜、大白菜一个个芯包紧实，争相探着大脑瓜子一排排挨着，这些是平潭做年百搭的菜食。时不时的，三两老妪挑着扁担箩筐到田间摘菜。

“妹，来，帮我把地上的绳子提一下。”一位担着两大箩筐大包菜的老伊姆指着拖在地上的绳索，让我搭把手。“放大纸鹞是我们村里的大事，我是妇女，踩不得。”老伊姆弓着腰小心地从绳索下钻过，腾出一只长满老茧的手，轻抚着绳索，悄悄对我说“摸一摸纸鹞，摸一摸线，有福气，平平安安发大财啦”，说完，便抖了抖扁担，晃悠悠地走远了。老伊姆的小心翼翼验证了我心中的猜想——大纸鹞，即等同于各地游灯会上的“龙



林君斌/摄

头”，绳股作为串联灯身的“龙骨”，自带“神圣性”，便有了约定俗成的“踩跨”禁忌。

“风来了，风来了，大家准备好了喂！”方才还在谈笑风生的年轻小伙们瞬间整装待发，拉直了绳索重心后移，等待师傅的指令。在哆嗦的寒风中，我看着他们里里外外忙活着调整绳结和灯面，一次次地立起“大纸鹞”，一次次失力掉落下来。“风力不够，还要重新调下档位”，人群中，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作为资历尚浅的新师傅，吴发的心里难免有些压力。我们这些观众的心也跟着紧张地揪着，期盼着北风再给点力。

“再来，起喏——”好不容易，伴上一股长风，成功地把纸鹞送上了天，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紧接着要等风筝王飞稳了，执着线尾的人要一个个接力传递，绠上橄榄灯固定起来。一盏、两盏、三盏、四盏……“慢点慢点，纸鹞点了点头。”“纸鹞打喷嚏了。”“快，点上鞭炮！”“稳了稳了，继续接灯。”……我满眼稀奇地听着他们口中“拟人化”的修辞，哦，不，是“拟神化”。原来，在村民们眼里，纸鹞就是托着人间祈福的神君信使呀。“绠”好了橄榄灯，凭着上空的风力尚可，村民们还要牵引着大纸鹞绕过村庄的每一户人屋顶，绕过牛头山。在过去，家家户户的孩子们手中还会提着自制的小灯笼和小纸鹞，跟着队伍一起行进。

今夜的天空多了一串格外明亮的星链。地面上，早已是人声鼎沸、火树银花、烟花礼炮不绝于耳，我的心儿也跟着暖和了起来。巡境了一圈，家家户户请走一盏橄榄灯，心满意足地结伴回家。吴师傅也是长长舒了口气，一边收拾着道具，一边用微信把录下的短视频分享给他的亲友。

为了亲眼见证这传承了300多年的岁时节俗，我吹了一夜的寒风。末了，心中依旧难以平静——古有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今有绠灯穿云破雾登九天。海岛上最浪漫的事不过如此。乘风起，驭风

行，俯瞰山河美。

只可惜，我连续追踪了两年，未能探寻到它的发端与深意。只好以文学的想象，圆它一个美好的传说——数百年前，平潭各个村庄就有轮流做上元比拼人气的传统。玉屿村虽小，却也不甘示弱，家家户户的妇女儿童动员起来做手艺扎灯笼。可惜村内人丁不旺，总被对面的看澳抢去了风头。一年正月，村里的一位手艺人突发奇想，“冬天的风这么大，何不乘风而行？”说着，就削竹为骨、剪纸为鹤，大胆地将风筝与灯做了结合，制成风筝串灯，算好了日子，等风来，乘风起。从此，在元宵节的万家灯河中，玉屿村的风筝绠灯独领风骚。谁曾料到，这海岛边陲的小村庄，竟如此心气高盛、欲比天高，点亮“天梯”，争到这天上的“头香”。司管赐福的上元天官被他们感动了，从此额外照顾，赐福村里的每家每户人丁兴旺、顺遂平安。

玉屿村的浪漫与豪情不止于此。久闻村里还出了一位清朝女诗人，名唤林淑贞。女前辈为平原朴秀下村人，幼承家学，才情横溢，与玉屿儒士吴徽瑶结为伉俪，入室吴家，设私塾授学。淑贞前辈留有《石帆绝句》三首广为传诵，至今仍为海坛学子津津乐道。其中，最振奋人心的一句莫过于“谁谓末流无砥柱，且看障得百川东”，一语双关，道出石帆奇景之绝，也穿透了海岛人千百年来一脉相传的风骨和血性。一如这玉屿绠灯，手里举着、抬着，地上滚的、爬的上元灯板他们不选，偏偏要异想天开，挑战前所未有的。像极了这些平凡的岛民，一辈子都在努力与命运较着劲，坚毅隐忍不服输，读书考试念大学、赚钱起厝讨新妇、闽南走北上山下海，定要出人头地好还乡。

上溯七千年，这片土地是南岛语族的起锚地，千年风之路可曾停歇？不！你瞧，那驭风而行的绠灯，正带着海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福，乘着风，扶摇而上！

村中那片池塘

文 / 邱桥荣

傍晚闲暇时光，我喜欢去龙岩城区的龙津湖公园散步，草坪上的音乐常响起《童年》这首歌的口哨曲，我也不禁轻轻哼起“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地叫着夏天”的歌词。伴随着轻快悠扬的曲调，思绪便飘向了童年时家乡的那片池塘。

我的家乡在长汀县河田镇松林村，这里人多地少，是水土流失区，山上光秃秃的，有点黄土高坡的样子。没下雨的时候，那些小水沟基本上是干涸的。幸好在村中一个小山丘的下方有一个狭长的低洼地带，先民们在此连片开挖了十几口的池塘，滋养着家乡的一方百姓。

那片池塘，面积不大只有十几亩，最大的不超过2亩，最小的只有20多平方米。池塘周边居住着门山崇、樟树下、上门、外头屋等小村落的几十户村民。

春天，万物萌生，草木破土而出，大地一片生机勃勃。此时，正是池塘鱼儿茁壮生长的关键期，也是孩子们显身手的时候，重一点的农活不好干，拔鱼草最适合。每到周末，孩子们相邀作伴挑着土箕去田野、溪边拔鱼草。我家池塘面积还比较大，有一亩多。拔完鱼草，我就挑担来到池塘边的石阶上，一手抓着土箕，另一手拿着一把鲜嫩翠绿的鱼草放到水面上轻轻铺开并划水往外推送，鱼草在水面上的面积不断拓展。当鱼草飘向池塘中间，草鱼闻草而动，吞咬住鱼草往下拉。看到水面上不时水纹的波动，鱼儿吃得正欢，心里有着一一种劳动成果被鱼儿认可的愉悦感，畅想着鱼儿肥美的收获。

夏天，太阳火辣辣地照耀着大地，热气腾腾。

可对于农村的孩子们，没把它当回事，在大人们午休打盹之时出来玩耍。领头的孩子弄了根长长的竹竿，带领着其他小孩在周边老屋的房檐下穿梭寻找蜘蛛网。一经发现，立即伸出竹竿搅动着蜘蛛网，将其粘在竹竿上。收集到一定量后，便来到池塘边，将粘满蜘蛛网的竹竿往池塘水面上摔打并快速提起，反复几次，意在让蜘蛛网粘点水又不能太湿。摔打之后，用手顺着竹竿撵着蜘蛛粘丝往顶部滑动，最后形成一个小黏球。尔后，用一小布条包住，用手不断揉搓。待其有一定的黏度后，取出套在竹竿的顶部，便成了一个捕蝉工具。拿上竹竿，孩子们在池塘边的小路上来回走动，哪棵树上有什么蝉的叫声就哪里走，临近观察到树上蝉的位置，便弯腰蹑手蹑脚往前走，慢慢伸出竹竿往上移，靠近时快速出手，直粘蝉的背部，一捕一个准。粘上后，蝉立即叫唤起来，并不断地拍动翅膀。收获战利品，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

秋天，大地金黄，稻穗飘香，这也是池塘收获的季节，经过春夏的精心养育，鱼儿肥美。在这个季节，有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还有“打醮”“抬菩萨”等民俗活动。这时，餐桌上少不了鱼这道美食，活动也少不了鱼当作祭祀用品。于是，大人们拿出结实的四方形大渔网，两个宽边处用竹竿或木棍固定住。两人一人一边携带渔网下到池塘里，拿住竹竿的一只手往塘底方向滑动，另一只往上握住保持竹竿五十度左右的斜度往前推移。池塘里的鱼感觉到异动，立即上蹿下跳，不时有草鱼、鲢鱼跃出水面。当捞鱼的人在行进中感觉到渔

网突然有重力拉扯，下方的手立即将渔网往上抬起，两只手将网慢慢举起，两人慢慢聚拢，只见大草鱼在网里来回转动，围观的村民一片欢呼叫好。

冬天，天气寒冷，临近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将池塘水放干，将鱼打捞回家以备春节之用。我们称之为“旱塘”。在我们村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凡是“旱塘”，大鱼抓完之后，各种小鱼，如鲫鱼、虾、圆鱼、田螺等是可以让别人去抓的。于是，在“旱塘”时节，热闹非凡，孩子们根本不怕天气寒冷，跃跃欲试地来到池塘边，等主人将大鱼抓完，便蜂拥而下至池塘里一阵摸索，每有收获就大叫抓住什么了，畅快淋漓。归去，一身泥浆，一小盆小鱼小虾，乐在其中。

时光渐去，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孩子们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学业上，很少去拔鱼草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考上了县城一中读高中，没再去拔鱼草。随着上大学以及在外工作，很

少去接触池塘，更没去关注。那片池塘的印象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远去，渐渐模糊淡化。

最近，我回了趟老家，许是怀旧的缘故，我来到那片池塘。不少池塘浊水淤积、浮萍朵朵，有几个则成为荒废的旱地，还好有五六个池塘有老人打理，水面干净，给我们带来一点慰藉，池塘小路周边铺满了藤蔓杂草。看到眼前颓败的情景，不禁黯然神伤。幸好环顾四周，看到一幢幢的小洋楼林立，一棵棵的绿树绕村庄，心中多了一份欣慰。

艰苦的岁月里，池塘滋养着一代一代的村民，曾带给我们希望，增添生活的信心。时代变迁，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多在外面打拼，人们不再靠养鱼改善生活，手中有钱随时到集市上买鱼。时光的烟云湮灭了池塘曾有过的热闹辉煌。想起池塘，我们依然会有前行的动力，会努力为家乡增光添彩，成为家乡的一道亮丽风景。



塔影春潮映古村

文 / 周琦

阳春三月浓似酒，一树花开满庭芳。和煦的春风吹皱了闽江吹绿了赤塘山，吹醒了冬眠的虫鸟，吹绽了含苞的繁花。正是草长莺飞的仲春时节，周日与几位文友驱车近40分钟，来到位于福州近郊闽侯县上街镇侯官村。甫一停车，道边那横竖成行绚烂多姿的杜鹃花便给我们送上了一缕春意盎然的芬芳。

我们几位老友秉性相异职业不同，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企业家，大家的喜好也各有千秋，有的痴迷摄影，有的喜欢远足，有的研究文史，有的舞文弄墨。但是，城市周边游则是我们每月一回的约定。这不，早就听闻闽江之畔古老的侯官村历史积淀厚重，在这春暖花开春和景明之际来一次侯官乡村游。

沿着闽江畔的栈道，穿越丘阳河上的堤坝，直奔镇国宝塔而来。这是一座方形实心石塔，七层八角翘檐楼阁式构建，高6.8米，边长1.8米，每层四面皆镌刻着一尊佛像，由于时光的侵蚀，这些个原先精致的佛像而今已有些漫漶看不真切，不过我倒觉得这形态更具有历史的厚重感，更激发人们猜测揣度浮想联翩。

石塔屹立于龙台山巅，面对着滔滔闽江，两株华盖巨大的老榕树毗邻而居，始建于唐武德年间（618—626），五代闽国重建，第一层面向闽江的一侧镌刻着“镇国宝塔”四个约有10厘米大小

的字，这便成为它的名称。明代尚书曹学佺有诗赞道：“日泻帆光淡，江澄塔影寒。”20世纪80年代进行维修时发现塔下地宫，出土五代时期的青釉罐、铜镜、玛瑙珠及开元大铁钱等文物，这座距今将近2000年历史的古塔而今已列为省级文保单位。

伫立塔前榕树下，柔和的江风迎面轻拂，碧绿的江水潺湲流淌，温暖的春阳映照四野，面对大好春光，面对古朴石塔，面对一江春水，令人生发出一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之感。

漫步侯官古街，周末时节游人如织，摩肩接踵穿梭往返颇为热闹，两侧商铺林立，有卖当地水果的，有售特色小吃的，一个小吃店前挤满了人，里面正在制作糍粑，一个老旧的石臼，一柄木制的长杵，几人围着举杵奋力捶打着臼中一团糯米，同伴用手机拍照，大家轮番上阵摆好姿势，欢笑声吆喝声此起彼伏。

侯官村位于闽江南岸，早在唐长安二年（702年）侯官县衙搬到这儿，当时的交通主要靠水运，倚山面江的侯官自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声名远播的热闹街衢。这儿设有水运码头，往来客商及货物络绎不绝，那座镇国宝塔便成为码头及古镇的标志，至今这儿还存有上市、中市、下市的地名，当年的繁华可见一斑。

在古代凡县衙之地必建有城隍庙，侯官县城隍

庙位于繁华的村口，始建于唐武德六年（623年），坐北朝南面阔三间，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虽是重建，却留有唐代的石柱及宋代的桁梁。清朝道光十八年（1838年）修缮时在正厅中柱留下一副楹联颇有趣味：“举念时明明白白勿欺了自己；到头处是是非非曾放过谁人。”品读此联颇有几分深厚的哲理几许做人的劝诫。

城隍庙祭祀的是西汉御史周苛，秦末战争中他追随刘邦南征北战，被项羽捕获后宁死不屈，西汉立朝之际刘邦将他封为郡县之神，颁旨各郡县皆立庙奉祀，这位战将成为各地城隍庙神的始祖，由此也可知悉这座侯官城隍庙的悠久历史。庙前立有一块石碑，为清道光二十一年重修城隍庙碑，碑中记载：“吾乡之祀城隍也，自唐武德中设县而始，阙后县有治。贞元初，邑改，庙仅存焉。”这块碑真

切地述说了这座庙的历史。如今城隍庙已列为闽侯县文保单位。

徜徉在古老的街巷，寻觅先贤留下的足迹，感悟千古流芳的名句，品尝乡间美食的滋味，侯官古村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渊源，而今它又绽放出新时代的风采。以塔为点，以水为线，以史为镜，在新农村建设中，侯官村制定了整体规划，充分挖掘历史资源，合理利用滨江优势，打造出富有魅力的新河山。

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庄，一座有着非凡经历的老城隍，它是福州城历史演绎中的一个缩影，它是闽江流域古老文化的一段辉煌，它静静地伫立在春风里，沐浴在阳光下，向南来北往的游人述说着它千年的风霜、远去的沧桑。



镇国石塔

大樟溪“榕水谣”

文 / 叶一翰

大樟溪在晨雾里打了个弯，坂埕村的青瓦便从水汽中浮了出来。村古渡口的青石桥夹着褐绿苔痕，像摊开一本线装县志，每一道缝隙里都洇着咸涩的汗渍与茶香。明清商船曾在此卸下闽江上游的茶砖，又载着永泰李干顺流而下，而今石阶上晾晒的笋干与梅脯，依然飘着旧时光里发酵的甜。

叶氏宗祠梁柱上的“克己复礼”已斑驳成淡金，叶颀督修水利的奏折却仍在族人口中鲜活，清廉传家的风气依然在后辈子孙身上延续。明朝成化年间的月光照着溪畔那一株株古榕树，依然生机盎然，庇护成一湾水天相接、静谧生发的“榕水谣”，成为福州网红打卡地。祖厝门前的拴马石凹陷如砚，七十岁的守祠人叶善周每天用竹帚清扫时，总说石纹里藏着祖辈下南洋贩卖李干时马蹄的余温。

古渡口的青石板上叠印着两种足迹：深褐的是光绪年间挑夫踏出的凹痕，晶亮的是今早游客遗落的矿泉水珠。老船工叶新禄解开缆绳时，竹篙总要在古渡碑石上点三下——那方浸着桐油味的界石，曾见证三十八代摆渡人从麻布短褂穿到防晒冰袖。渡船犁开的水纹里，沉落着宣统元年的碎瓷，也倒映着同岸边上高速服务区的霓虹。

螺寨岛的野杨梅、李子花开时，香透其十里旧石寨围墙，引人踮脚眺望、涉水亲临。陈阿婆带着城里来的孩子辨认石缝里的海马柱础，她腕上的银镯与文物保护碑同时闪着光：“当年先人聚集在这岛上抵御盗贼，现在已成了我们孩子们的游乐场了。”四十岁的叶美云在直播间展示古法腌渍技艺时，总要摆上祖传的铜秤：“这是太爷爷那辈收山货用的，秤砣底刻着‘人心如秤。’”“她身后斑驳的土墙上贴着‘村电商示范点’奖状，也挂着光绪年间‘童叟无欺’的杉木匾。”蒸汽杀青机的轰鸣

里，发酵池中的李坯正进行着跨越六百年的对话。

新修的沿溪步道与古驿道在观景台交会，仿若时光打了个如意结。穿汉服打卡的少女与背竹篓的老者在廊桥擦肩，无人机航拍器惊起白鹭，恰好掠过文物保护站刚安装的智能监测探头。村支书的平板电脑里，明清盐商账簿的扫描件与智慧乡村管理平台同时开着：“当年叶颀大人用毛记录治水土料，我们现在用区块链技术溯源生态补偿金。”污水处理站的湿地芦苇荡中，藏着叶氏先祖“七分引溉三分归溪”的节水智慧。村理财监督组长叶青嵩在村务公开栏前复核，屏上的数字让她脑中更加精打细算：村内渠道重修，其里程与支出，是否在村规族谱等史料中找到比对？如何提高资金效益更好地造福村民？

冬至祭祖时，青铜簋中的新米与有机检测报告叠放在供案。叶颀画像两侧的对联换了内容，左书“一脉清流滋沃野”，右写“万物联网护青山”。在企业工作的叶家孙女用AR技术复原《螺江夜泊图》，手机扫过族谱时，三维动画里的古商船正驶向5G基站林立的码头。春分栽种的楠木苗都挂着二维码，扫一扫能看到三十年前这片李树的老照片。民宿管家小陈布置“勤俭主题房”时，在仿古拔步床里放了叶氏家训盲盒——拆开是包着再生纸的有机李干，附赠手绘版《生态保护十约》。

暮色将高速公路的灯光揉进大榕树溪时，晚归的货车与夜鹭的影子在波纹里交错。村中塔山新建“颀公亭”先祖的清廉传家事迹静静陈列，背后的宋代淳熙古塔、智慧农业园的屋盖交相守望。子夜，巡更的梆子声变成了安防系统电流的滴答。祠堂檐角的陶铃与光伏发电的叶片，各自在风中写着关于永恒的笔记。

乡村大舞场

文 / 黄 勤

夜幕降临，村部礼堂和祠堂前的广场的灯明晃晃地亮起了，广场舞的歌曲欢快地播放起来了，宽阔的广场渐次热闹起来了。

村里的女人们结束一天劳作收拾停当，在广场欢快的歌声中翩然起舞。广场舞的花样还真不少：快舞，慢舞，伞舞，扇子舞……一个广场居然有好几支腰鼓队和舞队，有的舞队还统一着装。什么时候我的黄沙村变得如此时髦了？我很讶异。身边堂弟打趣道：“你以为现在的农村还是过去的农村？得重新认识新时代农村呢！”

我确实需要重新认识故乡。自少小离家便很少回去，偶尔回乡只停留数小时来去匆匆，若非此番有事回村小住，我从未曾想到小村有这般热闹光景。那时这里是学校，没有这么宽的广场。学校是一栋两层楼，一楼泥墙房做教室，二楼木制结构，兼作学校办公室和老师宿舍。学校很小，却设有幼儿班，小学部，初中部。我还太小，没在学校上过学。那时村里尚未通电，晚上的学校漆黑一片。不止学校，整个乡村都笼罩在黑暗夜色里，走近人家屋前才可见一点松光或煤油灯光透出。乡村的夜晚没有电影电视，没有娱乐，灯下读书看报算是奢侈。人们多在晚饭后收拾停当便早早睡去，乡村的夜晚安静得只有蛙叫虫鸣，万籁俱寂。20世纪故乡真的很穷，在80年代中期村里还未通电。一位叔公偶尔来镇上我家，与父亲闲聊间喟叹：“我们村不知要等猴年马月才有电灯呀！”

叔公的叹息犹在耳畔，哪知时代的发展步伐如此迅疾，故乡通了电，电灯电视电话电脑手机，冰箱洗衣机空调电扇电饭煲都不是稀罕事物。故乡小村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村里新楼房如雨后春笋四处拔地而起，乡村小道拓宽成水泥大路通至家家

户户门前，还修建了村部办公楼和党群服务中心。

我的两位堂嫂正在腰鼓队中专心练鼓，还占据着队列C位。两位堂哥都是出色的泥水匠，收入颇丰，她们白天农活不重，晚上便有闲暇余力跳舞健身娱乐。他们辛苦大半辈子，是该过几天轻松好日子了。堂弟媳珍珍穿着一身时尚的衣裙在广场舞队列前头领舞，哪像是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呢？

聋哑堂妹兰兰也在跳广场舞，身材较好舞步灵巧，相貌出众、勤劳能干却半聋哑的兰妹最是让人心疼，那些年她是真苦，在龙岩城里帮餐馆洗碗刷锅，上门做保洁当钟点工。可兰妹也真是赶上好时代，目前在镇上工厂上班。这些年党的政策好，兰妹有低保补贴与残疾补助，在政府的扶持下盖起了新房。兰妹的婆家离娘家近，傍晚下班就骑摩托车回娘家，晚上姑嫂们一起跳广场舞。

负责播放广场舞音乐的邻居天水生，当年为了还清债务外出打工。如今，他穿着时髦合体的黑西装精神抖擞，推着音箱往广场中间一站，播放哪首歌，跳哪曲舞，都由他说了算。瞧他这副模样，俨然像个神气的乐队总指挥！

时值村里祭祀节，村部广场燃起熊熊篝火，灯火通明，喜气洋洋。孩子们打球滑轮笑闹嬉戏，老人围观腰鼓队和广场舞队精彩表演。“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激越喜庆的歌儿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怀。围着篝火跳舞的人群里有许多衣着时尚的妇女，那是和我一样在外地工作生活，逢年过节回乡的女儿媳妇们。此情此景，令人心潮澎湃，欢快的音乐让我跃跃欲试，好想加入其中跳它个酣畅淋漓。可是，心里却不由害羞起来——睽别故乡，我已不是当年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了！

工夫几何

文 / 刘再锋

“工夫”语出东晋葛洪《抱朴子·遐览》，“艺文不贵，徒消工夫”。其百度字义共有七种：时间精力、耗费人力、胜任能力……无论何种，都说明工夫并非易事，简而言之，就是挺费力。

古往今来，凡欲成大业者，皆得费番工夫。

闽人无愧于造物恩赐，勤劳的他们能把不好种粮的坑涧皆种上茶，福建作为全国“最绿”省份，显然也蕴含着茶叶的工夫。光红茶，就有“三大工夫”，政和工夫、坦洋工夫、白琳工夫，其中政和为县城、坦洋号作村、白琳是个镇。

我们形容一个人非常富有，通常戏称其家中有矿。白琳工夫就诞生在有矿的白琳，一座玄武岩矿山让其名噪一时，业界俗称其为“福鼎黑”。产品是黑的，但不影响来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据说，好的年份，白琳税收将近福鼎“半壁江山”。

很难想象，一个有矿的地方，适合种茶。开矿与种茶，两者是完全不搭嘎，甚至是矛盾般的存在，茶叶种植需要良好环境，矿山开采势必破坏生态，影响茶叶品质。昔时，白琳将两者并举发展，可谓下了一番工夫。

白琳既背山又面海，西靠礐溪、南挨秦屿、北连点头、东接码头，区位优势，有机串联起了几个产茶大镇，发展茶产业得天独厚。不过，相比开矿来钱的迅速，茶叶确实显得没那么“香”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更多精力还是投到了矿上。所以有人说，若非“家中有矿”，或许白琳茶叶名气会比现在大得多，那么中国白茶特色小镇可能就是白琳而非点头了。

白琳有工夫，工夫在白琳。白琳茶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不仅是当地县志记载的“白琳茶叶为五洲最”，如今位于白琳老街的一茶庄仍可见百年前的民国报纸，上有“闽红茶叶·中茶公司”字样，足可一窥其昔日雄风。

与以往不同，如今福鼎以白茶立市，白琳工夫又仿佛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然而，不管是重心转变，还是市场元素，抑或家中有矿，白琳工夫甚至是福鼎茶产业都经历了挫折。

言归正传，也许在普通百姓眼里，白琳工夫本未辉煌，又何谈没落？不过，依然有一波茶人，坚守着制茶初心。能于激烈市场中

觅得一席之地，这就是功夫。

其实，不管何方茶叶，哪种制作不需要功夫、不呼唤匠心？

造化当然神秀，工夫傲然山头

大自然很是神奇，造物主定有偏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之功夫。茶是植物，必然也遵循此间。

我总觉得上苍太偏爱武夷山，丹山碧水、人文非遗已载誉全球，岩骨花香、玉叶红袍更天下第一。我国山河壮阔，那么多山头，岩茶怎么就偏偏选中了武夷山？怨不得它是屈指可数的“双世遗”，这当然是造化的功夫。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是宝贝。相传远古时代，闽东一带麻疹流行，蓝姑得仙翁指点，以太姥山鸿雪洞顶之树为引，祛病驱邪。百姓感念蓝姑功业，称其为“太姥娘娘”。而鸿雪洞顶之树就是福鼎白茶了。

福鼎茶的历史，撇开传说，如果要找个比较可靠的官方证言，我觉得，应该是陆羽的《茶经》。《茶经》记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据考证，这里的东，应该是南，即现在的福鼎境内，而白茶山也被专家学者印证为太姥山了。

清代周亮工在《闽小记》中记载“太姥山古有绿雪芽，今呼白毫……”，这就是福鼎白茶的白毫银针。太姥山要比人类久远，白茶伴上这样一个品牌太正常不过了。谁能拒绝一个世界级的名声？永嘉县东三百里的白茶山怎么会不是太姥山？

陆羽先生永远不会知道，他的一句话，对若干年后东海之滨的一座县城会有那么重大的影响。“永嘉县东三百里的白茶山”，如今绵延几十万亩，那里农民家家种茶、户户以茶谋生。千百年来，福鼎茶产业几经波折，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绿到红到白，从盛至衰又兴。

也许山头真的太过重要了，在白茶产能扩张的背后，大家都想有个正名，希望自身产品有好的价格与市场。福鼎仅原知名的茶叶主产区，礐溪主打核心产区、点头借势特色小镇、管阳站位云中管阳、太姥号称始祖之地……

其实，百姓喜欢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并不会简单随人的意志而改变。古人云“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比不得水，水是生命之源，而茶只是休闲之物。

若论起来，自然山水、人文底蕴、市场运作皆是功夫。敬畏自然，适量索取，才符合生态之道。也许，到头来你会发现，山并不是那么重要，百姓既要看山，又不看山。不管是这山，还是那山，翻阅消费者这座山才是真正的功夫。

天道自是酬勤，工夫了然于心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其要在于勤，中华民族最是勤劳，无论农业生产的刀耕火种，甚或工业文明的机器轰鸣，还是信息时代的数字跳动，一切都要功夫，一切皆是功夫。

春华秋实，天道酬勤。成就一杯好茶，需要大量手工，一坑一涧，一山一树，一芽一叶，茶从种植到成为饮品，不管植、采、晾、烤、装、藏、泡，每个环节都讲究“火候”，每道工序皆不得含糊，各环节都到位了，才叫功夫。所以茶叶通常称为工夫茶。

若干年前鄙人在建瓯任职时，所在乡镇的一位领导倒是极懂茶，说起茶头头是道，特别是茶火工高了，晾晒久了，水不够烫，还是焙得时间不够，哪一道工序有问题，都能在其口中道出个子丑寅卯。后来到了福鼎，与茶业有了亲密接触，才略懂些皮毛。

漫步在茶山，向茶农求教；徜徉在茶市，同茶商取经；流连在茶馆，与茶客论道，肯下工夫方能成就品质，这是慢慢悟出来的真理。白琳工夫顶级

品种“橘红”诞生就是个鲜活例子。

20世纪30年代，一个偶然机会，白琳茶商袁子卿从翠郊茶农手中购得一批白茶茶青，不知是保存不慎还是其他原因，茶青变红，并非常见样子，是弃是留？

茶人对茶青总是倍加珍惜，细心如袁子卿，他发现茶青茶发红色类似安徽祁门红茶，遂留了心眼，换了一种做法，未料上市后大受市场认可，白茶改制红茶研制成功。后上海华茶公司称之为“橘红”，代表白琳工夫的高端品种。茶名好听，汤色又正，味道绵淳，很快便流行开来。

袁子卿，这个侠客般的名字，带着些许江湖的味道，他在白琳工夫乃至福鼎茶产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论是茶产业发展，还是其他行业进步，我们都呼唤更多匠人精神。匠心独运，才是功夫使然。

盛世茶和天下，工夫悠然诗外

茶因地域差异而品类不同，自然气候成就了茶，不同茶文化之间交流碰撞，又提高了茶的品质。茶符合中国人含蓄内敛的秉性，亦昭示中国人追求和平的夙愿。

千百年来，以人类为主体，茶叶就像和平的鸽子、文明的使者，中华茶、茶文化通过古丝绸之路，广泛向外传播，引领着消费者的饮茶品位与饮食习惯，更是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人和气”“事和谐”“境和平”。

“和”是茶道的核心灵魂，与他人和，与世界和，与天地和，茶与和相得益彰。以茶为媒介，达到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均能和谐用处，最终达到茶和天下的美好境界。

茶和天下，是汉唐气象的传承，是盛世中华的气度，是华夏文明的复兴，是不忘初心、勇于担当的文化使命。茶和天下，茶是媒介，和是目的。

“和”即一禾一口，人人有饭吃。于是，在“世

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鼎”背后，我认为还应加一句话，福鼎白茶在万家。万家和，万家兴。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不争才是真功夫。

《庄子·天道》云“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尊崇道法自然，与天地和，不过分取用；与市场和，不过度开发；与世人和，不过于纷争。

一口一禾，一人一口，人人有份，既“和”又“合”。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静水流深，亦有波澜壮阔。从千年前永嘉县东之白茶山，到如今成为与福鼎乡村振兴命脉紧密相连的绿色符号，一片叶成了黄金叶，寄托了数百万闽东子弟致富奔小康的复兴梦想，乡村振兴之路方兴未艾。

名称其实并不重要，不是声大就有理，毕竟世界级品牌的没落并不在少数。与中国茶叶发展大环境相类，福鼎茶亦经历几番波折。与其揪着一个名号，不如沉下身子认真研究产品、市场及其他的可能，把工夫下在实处。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政和”二字得到些许启发。“政通人和，天下得治”，共同奏响茶叶品牌振兴的时代强音，经济高质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未来可期有盼，这才是皆大欢喜的工夫。



仙溪旧梦（组诗）

文 / 年微漾

我见过凌晨四点半的木兰溪

我见过凌晨四点半的木兰溪

溪床宽阔但溪流无几

一座古桥正被修葺

临冬至，天微明

木栈道传来晨练的声音

依稀有三两颗远星

在长久的照耀之后

开始饱含深情。有那么一刻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

正是一位天才——

因我曾选择爱你，在涉世未深的年纪

也因为我仍能带回

那被漫长爱意反复折旧的身体

来见你。哦！怀旧

是被松绑的美德

像对话解开词语，又像夜色

释放了黎明

木兰溪依旧流淌

无论是凌晨四点半，或是其他时辰

都有水在雾气中迷路

在云端上漂泊

谁此时给予了凝望

谁就是她入海的港湾

黄昏思龙坂村

雨水的拖沓，像一首诗

缓缓流传。李易安手捧碎布

缝出雷同的天空。我看见天的弧线

和被不断压抑的南方

故乡是一个平胸的小女人

她美得矜持，不容易让人看出身孕

在去溪边洗衣的路上

蛙声压倒了稻田，并借此抬高村庄

龙坂村

就像天光，反驳了云层之白

荆棘植物收敛起傲骨，让一只猫

从容而过。就像十年前春风粗钝

飞花永垂不朽，我的曾祖母

将农历缝了又补，田野之上

才有了朔望。就像晚霞消散

使人联想起指尖，半月痕正在淡去

那里住着亚健康的乡愁

就像过了立夏，你极易臣服于

三两耳语。如诗之夜，一袭长裙

就是绿色封面。就像日落以后

你要等的那个人，最终并没有带回

你送他的名字，前来与你重逢

再忆龙坂村

更多的时候我煮茶，将茶叶

倒进门前的小河

看它们像一叶叶小船扬长而去

被河流环绕的村庄

仿佛一个缠脚的小女人

坐在被水包围的命运中

而时间只能从桥上进来，过桥上出去

那年夏天

风吹得很轻

稻田微微摆动

我的曾祖母，她老得缓慢，却无可追回

西禅寺（外一首）

文 / 郑泽鸿

佛塔指向天空

人心低到尘埃

一声声风在塔松的蹙响

都是佛在低语

檐角的苍龙

拖着金黄瓦片

奋力飞升

环绕回廊上顺时针的人流

力之舞不停旋转

如祷词翕动

阴天的食指

蘸一口工业路羊蹄甲的火

烧掉三千愁

郊尾仙公寺

你看这白瀑潺潺

决绝地扑腾而下

多像仙翁

在石壁上挥洒一笔篆隶

伴着不绝于耳的清响

山岭间，阳光普照万物

草木如此苍翠

走出波澜壮阔的急行军

黑压压的蜂群，以野性伟力

在山谷狂舞

合奏五月的浪漫曲

当我们仰望仙公寺

一只栏杆上的野蚂蚁

悄悄地走进了

我诗的最后一行

古林寺

文 / 万重山

麟山不高，恰好

把人间的陡

修成虔诚的坦途

古木，不多

但他们告诉我

寺庙的牌匾是正果高僧题的

“大雄宝殿”是赵朴初的真迹

而我只是一个俗人

进寺，只是为了爬爬山

听听 林坑甘泉的叮咚之声

赏赏 鸟儿用鸣啭

回应的梵音

如果运气足够好

举头，还可望见

一朵圣洁的祥云

投影在观音阁高高的塔尖

清明忆爷爷

文 / 林圣志

山上的风，乍暖还寒

像极了你假装严厉地训斥

村头的呼唤，忽远忽近

像极了小时候你喊我回家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过往

就像你从未离开似的

记忆还是那么温暖——

轮渡上就着海风的光饼

跨不上去的凤凰牌自行车

只跷一边的少年宫跷跷板

无法挣脱的你的满脸胡碴

一切还是那么熟悉

就像我能随时再拥有一次似的

这里风景很好

山头的树已经长得很高

守着你

守着我们的秘密：

这世上再没有人会那么疼爱我了

大坂和小坂

文 / 莫 洁

仙山，以“仙”命名

多云，多雾，高人齐聚，飘飘欲仙

曾划出遐想的火花

上过山的人只记得大坂

绿草，小涧，泥炭湿地

凡眼极的，手捧的以及脚踩的

全都体验到，有时

上了年纪的人会冒出一句

哦，小坂呢

他们刚走过小坂

小坂已融于大坂

往前些，大坂就是小坂

犹如学步的孩子，不晓得

两年前与母亲为一体一样

青苔上的乡愁

文 / 朱盛柏

历经流年碾压的古厝

沉寂在暮色中

老墙脸上写满凹凸不平的皱纹

灰瓦、檐牙、燕脊与斗拱

承载的岁月

几度梦寐成烟

古老诗章在厢房的墙壁上泛黄

窗花、石槽、耙子、石磨、木犁

箩筐、风车、竹筛、铁锨——

它们一起把光阴偷偷埋进尘埃

当思乡的夕阳照在石阶上

台阶上的青苔也染上浓浓的乡愁

梅子熟了

文 / 黎 虹

等待一场雨来

东山梅林等来了我们

阳光一般的笑声

铺在弯弯的山路上

青翠的树

掩映着羞涩的果子

它们正用好奇的眼睛

打量远方来的客人

一只雀鸟急急地飞来

打着招呼

与初夏的风撞了个满怀

望着梅子，也能止渴

一壶清澈的水

酝酿着久远的乡村

醉了远山

龙江古桥

文 / 刘 辉

东岳山下，一张巨大的古琴，遗

世独立，横跨两岸。高山流水，静觅

知音。

以桥墩做岳山，以桥栏为龙龈，

一块块青石板，铺设成弦。光影交错

间，“琴弦”被赋予了生命，等待着

时光的拨弄。

在琴徽的位置，四十个孔洞，装

满海口古街的故事，见证了无数次日

升月落，人来人往。风雨中，“琴徽”

与“琴弦”共鸣，弹奏起大自然与人

类共同和谐乐章。

月

月挂龙江，一壶一盏，一人一

影，情绪在桥上缓缓流淌。江水以静

谧，为我铺展那棹月下的诗酒醉饮，

引领把盏煎茶的闲适和豪情。无患瓷

盏盛满，南湖山的茶香与月色相融，

文人诗客在龙江桥畔吟诵，唱和那书

院里的琅琅书声。

月沉龙江。即将消逝的月光，照

见江水起伏，瞬转激昂。童乾震、林

廷兴挥戈奋击，断桥逆战抗倭的身

影，在雨中愈发鲜明。刀光剑影，壮

怀激烈，英雄血泪染红江上。

隐元禅师东渡，从黄檗山下，顺

流无患溪，停驻龙江，为那些被清军

屠城的无辜乡亲超度亡魂。城内磬钵

齐鸣，诵经声在江水间回荡，镇桥塔上

众佛像却是沉默不言。

歌

雨在断续，龙江桥下，波涛汹涌。

在这个激荡的冬夜，谁在吟哦那

壮烈的篇章？

在另外的时空，谁在代替我泼

墨？是谁在代替我醉卧？？

总有此时，需有人代替着那些不

屈的魂，那些抗争过的身影，那些遇雨

仍挥剑向前的人挥臂呐喊！

此刻，我在龙江。我在桥上，桥

在雨中，雨在历史中！历史，在心中。



脱俗出尘是幽兰

文 / 黄良希

我爱兰花。书斋、卧室、办公室窗台上都摆放着兰花，闲暇时刻常常观赏，品味其柔绿雅逸，淑娴端庄的文质风韵。

记得乔迁那天，书友送来了一盆兰花。她虽然小巧玲珑，但淑雅、柔顺和眼，就像一个穿着碧裳绿裙的舞女，亭亭玉立，可可爱丽极了。你看她顾长修柔的片片绿叶，苍翠欲滴，碧叶润泽，长的、短的、尖的，两头小中间稍大，有如独木舟，一律向上旁逸斜出，叶末端稍向外舒展着，潇洒自如，纷批如飞，就像刚长出嫩绿细叶的柳枝那样柔美，但又比柳枝劲健，有弹性，有韧性，不一味地低垂着，又像一把把出鞘利剑，柔中有刚，内刚外柔，凛凛不可侵犯。观察着这些绿叶，不但养眼，而且身心愉悦，真可谓赏心悦目。

更有趣的是兰草生茎长枝：一天清晨，看到兰草根部冒出一丁点儿像笔尖似的小芽儿，又像刚出土的春笋一样，只不过比笋尖小得多，有点赭褐色，又不完全是，一时也形容不出来。我知道，她将要开花了，自然特别高兴。我每天来到窗前，仔细观察。果然，不过两三天，根底又冒出二尖芽角。不久，三个芽角变成了三支花箭，一天天向上伸长，有短、有长、有快、有慢，高低不同，像三支离弦之箭，你追我赶地向上直冲。又过了二周左

右，她们高过了绿叶，兰草终于开花了。花不多，每枝节骨处开一朵，淡黄淡黄的，层层叠叠，翠瓣冰心，如月如珮，非常雅致。

仔细观察，每天清晨，每朵花的花柄上，都含着一点晶莹剔透的露珠，像珍珠一般，真可谓“金茎数点露珠悬”。开始我不解，房间里哪里来的露水呢？后来查阅科普知识才知道，这是兰花自然生长分泌的液体，美其名曰“兰露”。这是兰花的“生命露”，露越多花开得就越旺。如果你用手沾一沾放在嘴里品尝一下，有点甜甜的滋味，这也是兰花自身繁殖所需要的一种手段：用这种甜甜的液体来吸引昆虫吸食传粉。

更忘不了的是花香。品闻兰花，就如同品鉴一幅名画，那其中的味道是如此的微妙高雅。她的香气不像茉莉花那样浓郁醇厚，也不像夜来香那样在夜晚时才会怡人。她淡淡的幽香，轻柔而悠远，让人仿佛置身于幽静的山谷之中，感受着大自然的神秘与魅力。

兰花不像牡丹那样富贵艳媚，引人注目，也不像玫瑰那样热情奔放，招蜂引蝶，每一个花骨朵都像一个个含苞欲放、翩翩起舞的少女，羞羞的、淡淡的、静静的，很文气，很娴淑，慧中秀外，让你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兰花不但古典雅气，而且还凌风野性。她既可以养在深闺雅室内，也可以长在深山老林中。她既不俗，也不媚；既不艳，也不娇。老松上、岩壁下、幽谷里、溪流边，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真是“野性难驯”。野生兰属植物已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芷兰生于幽谷，不因无人而不芳。”她在幽谷中，静静的，不喧嚣，不争名，不争利，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变化，不管是否有人奉捧，都默默地散发出淡淡馨香，给人以宁静安闲。有的兰花如建兰还四季开花，清香不绝。溪泉、清风、明月是最好的伙伴。“夜半无人花自照，一身清浅月明中；一缕幽香自绝尘，溪流照影寄闲身；多情只在春深处，开遍空山不见人。”这些诗句都是对幽兰脱俗出尘品性的写照！兰草不怕孤寂，也不惧风霜雪雨。一场狂风暴雨来临，往往摧毁了许多草木，夭折了许多花儿，但是这种空谷幽兰还是那么倔强，那么的安然，芳姿更在风雨后。霜雪纷飞的日子，百草凋零，万木落叶，但山间兰草依然从容自在，有的兰草特别耐寒，它可以抵抗零下10摄氏度左右低温。“若问人间寒凉事，愿与禅花共照临。”

古代文人士大夫爱兰，正因为她脱俗出尘，淡雅孤逸的品格。文人士大夫爱兰、养兰、咏兰、画兰、写兰，也增添了兰的文气，沉淀了兰的文化厚度。孔子爱兰花，说兰有“王者之香”，曾作琴曲《幽兰操》，在兰花身上寄托了深切的感情。他说：“常和品行高尚的人在一起，就像沐浴在种植芝兰散满香气的屋子里一样，时间长了便闻不到香味，但本身已经充满香气了；和品行低劣的人在一起，就像到了卖鲍鱼的地方，时间长了也闻不到臭味，因为融入环境里了……所以说真正的君子必须谨慎选择自己处身的环境。”从此“芝兰之室”就成为良好环境的代名词，成为一个颂兰、美兰的成语。屈原爱兰，作《离骚》辞，赋兰花爱国情怀，其中“兰芷悦心悲，自感兴亡意，故为天下饰”，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他借兰花之

美，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兴衰的关切，以及对国家未来的期许。《离骚》也成了千古名篇，被后人广为传颂。陶渊明爱菊，也很爱兰。他在自己的花圃种植许多兰草，精心养护，闲适自在，饮酒赏兰，兰幽香远，赏心乐事。兰花是隐逸之物，陶公是隐逸之客。二者相互契合，心灵相通。于是，他在《幽兰》一诗中写道：“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以幽兰自喻归隐田园，朴素恬淡，意境高远。“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把自己比作幽兰，流露出“种豆南山下”的自然放松惬意。王铎在《枯兰复花赋》中说：“猗猗一茎，数萼托根，得所挺姿。不怕意吉善之气，雅厚亨昌。天地昌国，淑灵光肇，固其所也。”王铎所赞美的，就是兰花所蕴含的古典传统美吧！

自古以来，爱兰者不胜枚举，兰花已成为文人墨客笔下不可绕过的兴咏写画的题材，我相信，这种文化氛围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越来越浓厚。



人间烟火话厨房

文 / 张春强

厨房，顾名思义做饭菜的屋子，既然是做饭菜的地方自然离不开食材、调味品、餐具、炊具、燃料、洗涤用品和水等。当然还有最能干的厨师。在厨师的运作下，食材在锅里与水、调味品的密切融合中，形成的一道道美食，生息了一方百姓，舌尖上品尝的味道，滋长了乡愁的记忆，产生了饮食文化。

“人生在世、吃穿二事”“民以食为天”“粮食稳，天下安”“餐桌实而知礼节”“洪范八政：一曰食”。古人都知道饮食是人生第一要义，是生存的本能。在原始蛮荒，茹毛饮血的年代自然是没有厨房的，即便后来能燧石取火，人类还只能烧烤熟食，从洞穴居住到建屋搭舍，有房屋之后，人类才逐步有房屋分类的意识，形成厨房的概念。在二十世纪的农村，人们建造的房子大都由石头、木材、砖头、夯土、白灰等材料构成，末期零星加入钢筋水泥，厨房也是如此。厨房大都同餐桌连在一起，当然厨房有个灶台，这是厨房同其他房间不同之处，做灶台选好方位，用砖头泥土砌好灶台，弄好两个前后相连的锅位，此时得准备沿着墙壁做个烟囱，这烟囱出口也是有讲究的，至少要考虑日常风的方向。这烟囱升腾的烟火是三餐开始的标志，也就有了“最抚人心是烟火”的字句。以前烧柴火的，在灶台炉火处还得有炭灰坑。随着时代的进步，灶台由单纯土灶加闭门式小风机变成水泥灶，贴上瓷砖，越来越漂亮，灶火也越变越科学，乃至燃料、蜂窝煤由木材变成煤气，煤气变成电热。有的用煤炭。这灶台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生产生活水平的发展状态。人们再也不必上山砍柴，用气

用电方便多了，树木没人砍伐，山上树多了，山也更绿了。水是厨房不可少的，以往人们备水，厨房中有个大水缸蓄水，随时使用，这水源或是溪水、井水、山涧水，往后家家户户都装上自来水、净化水。有了水自然就可以蒸煮食物，米面玉米土豆等皆可作为主食，自留地的各种瓜果青菜：黄瓜、苦瓜、菜瓜、南瓜、丝瓜；白菜、包菜、花菜、盖菜、空心菜、木耳菜、苋菜、茄子、葱蒜等等。山上果园地种的黄豆、黑豆、白玉豆、四季豆、绿豆、蚕豆等各种各样的豆子；这些食材作为素菜类的组成。家里还养些鸡鸭鹅猪兔等，猪当时吃的都是番薯叶或地瓜或专门的青菜，不像现在用饲料喂养，年少的时候，日常一起喂养，采摘青菜以备蒸煮食用。其间种养的食物中，水稻是最难最费劲费时的：播种、护秧、翻土、匀田、插秧、施肥、除草、助蔴、防虫、收割、晾晒、分谷、碾米入库。程序多，工具也多，锄头、犁铧、耙子、秧盆、喷洒器、镰刀、打谷机、大木桶、竹围屏、筴席、谷分机、竹筐、布袋等都是种水稻需要的。难怪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亦有“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训，大人总要教导小孩养成珍惜粮食，不能浪费食物的好习惯。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好在非山区地方，种地是机械化操作了，现在农村劳作能够差异化生产劳动了，互补劳动成果。至于其他食材的种植则无须这么费劲费时，像种豆、种地瓜、种菜等就相对容易了，翻个土，撒个种，浇个水，施肥等可以一并做完。青菜长成后，可每天交叉采摘，一同施肥浇水。当然还

有水类食物：泥鳅、黄鳝、溪鱼、带鱼、海带、虾米、巴浪鱼……荤菜的组成也具备了。在山区海产品相对少，依赖周边临海的县进货，记得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市场上能买到一种巴掌大海鲞鱼干，吃起来微咸美味。后来都没看到，到如今我问或到市场找寻比照一些大鱼干，感觉都不是，至今不知此鲞鱼是哪种鱼。幼时的我会自己在假期用石臼将米磨成浆，加点虾米、紫菜之类的东西煮成了锅边，煎鸡蛋、磨地瓜米蒸地瓜米饼。嘴馋也勤快。

厨房有洗菜盆外，还得有个砧板，这可以是个便携式也可是个固定式的大砧板。砧板得厚实、坚硬、不易裂、抗敲击。总之是为了方便分割食材。柴米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筷壶。有食材得有器皿盛装。家中早期的碗碟米缸等器皿大都是使用瓷器。记得当时有个筷筒的瓷面上还写着：“万物生长靠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岁”。满满的时代印记。陶缸依大小或装水、装米面等，还可以用来酿酒的。以往，村里家家户户都自己酿酒。酿多少依自己需要而定。有酒得有酒壶，彼时，间有制锡壶师傅肩挑锡具往返村庄，本地或外来的，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家里来了位年轻的温州师傅给我家打了个锡壶，还刻了名字和时间。还跟我说个有关这锡壶的上联：“锡壶丢西湖，惜乎锡壶？”问是否能对得出？好有趣味的一位师傅。用锡壶装酒，自然在冬天喝酒比较容易温热。调味品中，除了油盐外购外，本地有自制的黄豆酱、螃蟹酱。这两种酱料也是我特别怀念的滋味。比当下超市的味道好多了，这是我内心的偏好。老家作为古镇，自宋代时就有赶圩的传统，记得自己在老家中小学念书时，每月农历初一、十五赶圩时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其热闹不亚于当下城市里的大型商业活动。来自周边多个接壤县的群众汇聚一起，南来北往互换有无，厨房用具、生活生产用具等，农作物种子、树果苗、家禽幼崽、服装鞋帽、干货食品等特别丰富。其中的厨房用品

和食材自然也为厨房增添诸多便利和乐趣。

通常来讲，厨房是平淡的，洗菜切菜，起火，加油加水，蒸煮炒焖，饭菜备好，以填肚子，提供每天需要的能量。但是，一旦有办酒席就忙乎了，在二十世纪的农村，人们鲜有办席在饭店酒家的。此时妯娌间的厨房就得合并共同使用，你备几道菜，她备几道菜，加上邻居亲友的帮忙，几道菜肴弄好了。乡里乡亲共品菜肴佳酿，共话桑麻，共诉衷情。

年终岁末，厨房里的灶台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灶王节，中国的祭灶日南北方前后相随。这里有个说法：朱元璋未登基时，身无分文。有一次过年，到肉铺赊几斤肉，老板不肯赊，说：你是出家人不好好吃斋念佛，吃什么肉？朱元璋写了一首打油诗：“可怜可怜真可怜，别人有年我无年；有朝一日当皇上，老子要过两个年。”时来运转，朱元璋后来真当上皇帝，为了自己的金口玉言，他就颁布圣旨过两个年，一个小年，一个大年。当时已经腊月二十三了，就定腊月二十三为小年，圣旨到南方迟了一天，南方就迟一天过小年。过小年，家中主人就要备好年糖年饼、水果、肉菜等。焚香献礼，感恩灶爷的眷顾，祈盼五谷丰盛，百姓生活美好。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厨房，而厨房的掌勺人——厨师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做菜煮饭中不断精进厨艺水平，加深了对每种食材特性的认识。对食材的处理把握，在营养与味道的结合上也有自己的分寸。对每道菜的色香味火候的把握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当一道道美食佳肴端出时，总引起家人亲友的欢喜品尝和心满意足的饱腹感。

厨师的担当与责任也激励家人亲友的勤俭努力，团结和睦，共同劳动共同享用。

厨房是锅碗瓢盆奏响地，是袅袅烟火腾升处，是美食佳肴生产点，是生命生活加油站，是丰收成果的表彰台，是亲情爱情的融合场……至是难舍是厨房。

多少天涯未归客，尽借篱落看秋风

——读李玉平长篇小说《长乐未央》

文 / 金秋生



读作家李玉平的长篇新作《长乐未央》，会让我想起江南的家乡：苍翠起伏的山峰、清澈透底的溪水，早出晚归的农人与摇头摆尾的耕牛，大片大片赖以充饥度荒的红薯地，一丘一丘水牛下去就掉过头尾的袖珍稻田，调皮的儿时伙伴嬉戏打闹的场景……只是我没有李玉平那么幸运，他笔下的故乡叫长乐，地处东海之滨，三五天就可以开车回去一次；而我的家乡叫白鹇坑，地处赣西北层峦叠嶂之中，因为下游兴修水电站的需要早已沉水下，平静的湖面封印了儿时的几多快乐，如今再也回不去了，只能在他乡与故乡之间徘徊复徘徊，张望归张望。

李玉平笔下的主人公叫倪水萍，是一位从乡村里走出来的文化人。虽然他没有进过高等学府的大门，但他是当地几家晚报炙手可热的专栏作家，笔名“刀力”，以笔作刀，在字里行间纵横四海，总想凭一己之力扫尽人间不平事，笔锋犀利，言辞激烈，敢为底层群体“鼓与呼”，在读者群里享有崇高的威望，只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周边竟然没有人知道刀力就是给朋友看管仓库的倪水萍，也没有人知道其貌不扬的倪水萍就是报纸上那个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刀力。

世上所有的遇见，都是最好的重逢。

用这句话来概括倪水萍的前半生是恰如其分的。

小说从儿时伙伴陈百歌海外归来在机场与倪水萍不期而遇切入，三十多年不见的玩伴，归来彼此不再是少年，各自的岁月沧桑与丰富阅历令人感慨不已：倪水萍自幼出生在长乐农村，这里的村庄如棋子般散落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是长乐人世世代代的宿命：乡村生活的甜酸苦辣，海浪、海螺、礁石陪伴的童年，风沙、风声、风雨洗涤的记忆，鱼虾、渔船、渔民织成的风景，这一切的一切，决定了长乐人只有走出家门赚钱、走出家乡闯荡、偷渡出国乃至走私的大胆选择才有可能发家致富。长乐人前赴后继走在拼搏奋斗的路上，不是贪图享受与快乐，不是为了诗与远方，他们就是为了赚钱回来投资建设家乡。

倪水萍的少年是贫苦的，饥饿与辍学是他人生路上的两大痛楚：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离开生他养他的长乐乡村；因为没有文凭，好的工作找不到，只能从千辛万苦、到处奔波的推销蚊帐做起，积累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他胆子小，不敢违规作业，注定不能像走私大王杨之为那样疯狂走私，曾经一度搅得整个长乐镇热火朝天，让长乐的金峰成了国内走私货批发、买卖的最大市场；他也不敢跟卓平原一样搞歪门邪道，只要能够发财致富，不惜从亲表兄处下手，一路走来，骗财骗色骗顾客，硬是把貌美如花的四川姑娘肖洁俞哄到金峰，陷入万劫不复之境……但他有一颗奋发图强的上进心，在推销蚊帐四处奔波的空隙里，他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从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身上汲取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从一个文学爱好者转身为能够握笔撰文的专栏作家，其间历尽甘苦，唯有自知！

好在倪水萍遇到了从长乐走出来的少年朋友赖瑞声，他承包工程但缺少文化，倪水萍空有一肚子诗书却衣食无着落，两个人的碰撞从此翻天覆地：倪水萍在仓库昏暗的灯下大作频发，成了名副其实的隐形作家；当赖瑞声知道眼前的发小就是报纸上那个大名鼎鼎的刀力，商海摸爬滚打的他紧紧抓住

了这张文化名片，生意越做越大，成了远近闻名的建筑工程大户，文化与经贸搭台唱戏的桥段居然在两个好朋友头上生根发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行各业从长乐出来的企业家都与倪水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远房亲戚就是儿时好友，或者就是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各种七拐八弯的缘分扑面而来，读来满纸都是温暖与感动。

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胸有乾坤的倪水萍并不满足一生只干一件事，也不满足只给赖瑞声一家公司背后出谋划策，当专栏作家过足一把瘾后，他开始华丽转身，参与各种企业策划，在身边朋友经营的公司里注入文化基因，增强企业文化自信，赢得了一大批本土企业家及亲朋好友的高度信任乃至崇拜，毫不夸张地说，此时倪水萍的人生境界到了一呼百应的层面，可以不参与企业经营却能拿到企业的干股分红。按照常理推测，做人做事到了这种段位应该知足了，可倪水萍从来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就在众人羡慕崇拜的眼光中，他再次转身北上京城参与图书策划与编辑工作，成了北漂一族中的一分子。随着个人视野的开阔，知识层面的提升拓展，倪水萍终于拿出了文化与企业搭台唱戏的大手笔：全程策划，为身价过亿的程家安量身打造美轮美奂的西江月旅游度假区。

如果说男主人公倪水萍是作家李玉平笔下成功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那小说里的几位女性人物就更值得点赞一番了。

比如，林芬芳与她的金峰照相馆。这是一个集长乐女性善良、知性、美丽、贤惠、大度于一身的奇女子，从情窦初开就死心塌地爱上了“富二代”陈百歌，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心上人却爱上了唐诗燕，林芬芳不吵不闹，就那么静静守候，一旦陈百歌落难（儿子被拐）立刻来到身边守候安慰，将身处死亡线上的陈百歌拉回人间，可唐诗燕为一己之私却要求陈百歌陪她出国，两个人不辞而别一走就是二十年。因为人品厚道，诚信经营，林

芬芳被闺蜜们顺水推舟成了“会头”，继而开起了地下钱庄，帮助、支持了无数想创业的长乐企业家走上成功之道……至于高山远与他的纺织产业、倪水声与他的炼钢炼铁、黄海浪与他的养殖大户、凌见星与他的金融梦、赖瑞声与他的工程队、李烟茵与她的闺蜜们、程家安与他的西江月都或多或少得到过林芬芳的帮助，也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成功或失败都与林芬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此时的林芬芳背后有一个笔名叫“刀力”的作家在指点江山，而这个神秘的刀力就是小说的第一号男主倪水萍。

比如，高敏珠的爱情与她的出走。高敏珠属于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形象，她出身豪门却不娇生惯养，向往文学却不从事创作，相信爱情追逐爱情却又自尊自爱：她对倪水萍的爱情始于文学崇拜，执着于不离不弃，宁可服毒自尽也不屈从家长的阻拦，最后却终止于一场误会……当她恍然大悟却找不到倪水萍的踪迹时，强烈的自尊与失落让她放弃了等待与寻找，直飞大洋彼岸，过一种无爱亦无恨的孤独日子……而此时此刻的倪水萍正在北漂过程中经历着情感煎熬，真是造化弄人，本该深爱一生共度岁月的一段交响曲戛然而止，弦断音绝，令人唏嘘不已。

比如，陈若的死缠烂打与她的变脸。陈若是一位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电台主持人，因为一次颁奖会认识了作家刀力，因慕名而了解，因相处而深爱，从此对倪水萍展开了一波接一波的情感攻势。平心而论，陈若是全书唯一清醒地认识到倪水萍身上潜藏的文化价值以及巨大商业价值的优质女性，以致她心甘情愿地放低身段，明知高敏珠在前的忌讳不管不顾争夺爱情，以她当时的身份地位，倪水萍算是高攀了，两个人在若即若离的交往中，陈若明显是主动的，她放下了电视台主持编导的矜持与傲慢，甚至向倪水萍发出了“用你的刀割我的草”

这样明显的爱情邀约……她在回乡投资创业的亿万富豪程家安面前以倪水萍女友自居，极力推介刀力的绝世才华，可谁又能想到，当程家安向她发出夜宵的邀请后，一夜之间竟成了亿万富婆，变脸之快堪比川剧表演！这正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的真实写照，好在倪水萍见惯世间风云，面对情感世界里的大起大落并无太出格的表现，他人在京城，情牵敏珠，心系家乡，在能确保衣食无忧的经济前提下毅然决然地回归故里，独自过着半年写作半年旅行的悠闲日子。至于倪水萍与少年玩伴陈百歌在长乐机场的偶遇，既可以看作是小说的开始，又可以当成是小说的大结局。故乡是每一个游子梦寐以求的回归之地，无论你走得有多远、飞得有多高，始终都是躺在她的怀抱里安静入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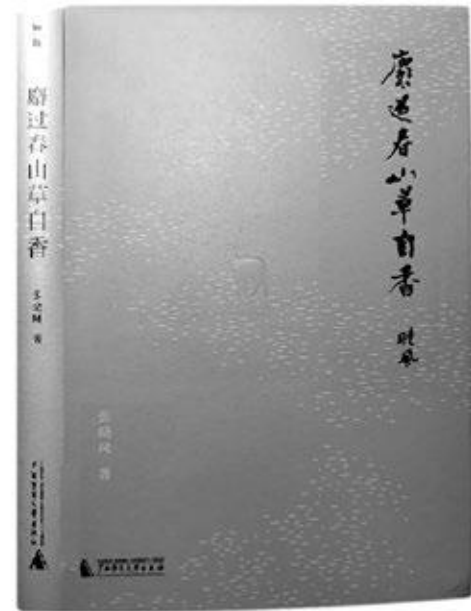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娓娓道来，每一个人物的出现都可以单独成篇，但连贯起来又是天衣无缝的长篇佳构，这种串珠成线的合理布局，让全书精彩不断，高潮迭出。特别是陈百歌、林芬芳、唐诗燕三人情深而不乱的异性友谊，倪水萍、高敏珠、陈若三人瞬息万变的男女追逐，以及肖洁俞伤痕累累的内心沧桑，为全书的审美情趣打下了坚实的烙印，读来久久难忘。

《长乐未央》是一部反映福建沿海小镇自改革开放以来如何迅速崛起并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励志长篇小说。全书语言精炼，故事架构奇特，曲折多变，细节摇曳多姿，情感丰富传奇。特别是作者在书中提出“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回归家乡，建设家乡”的人生理念与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刀阔斧不谋而合。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长乐未央》，主人公倪水萍的文学艺术形象就有着意味深长的独特历史价值，可圈可点，值得关注。

晓风拂处江流翠

——读张晓风新著《麝过春山草自香》

文 / 王 茹



《麝过春山草自香》是张晓风2023年出版的散文集。这一诗句出自唐代诗人许浑的《题崔处士山居》。其诗上句原为“龙归晓洞云犹湿”，笔者则取其意斗胆改写“晓风拂处江流翠”，虽并不工整，但个人认为，用于描述张晓风的新书及其文风，或许还差强人意。

自2020年后，疫情三年，张晓风几乎足不出户，“过着自备牢房、自备牢饭的隔离日子”。她虽年事已高，却并没有在自家躺平，而是勤奋地写作、整理文稿、准备推出新著。此书后记所记载的时间是：“二〇二二·五·二十六凌晨二时”，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在深夜里奋笔疾书的八旬长者的身影。她是如此执着于书写，痴迷于文字，“愣愣地紧握着一支笔”。晓风称自己是“舍不得不手写汉字的人”。至今，她依然坚持用笔写作。由于手写，似乎更能用心打磨，静静想、慢慢写、细细改，因而她每篇散文都不长，但见尺幅之间，舒卷起伏，精炼蕴藉，韵味悠长。

疫情之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时推出了这部新书。为此，张晓风不顾年迈体弱，10天之内（4月19日至29日）奔波于七个地方：香港、深圳、杭州、上海、南京、柳州和桂林。作者急于将中文之美分享给每一位热心读者，也把自身对文学的满腔挚爱传播开来。

这是一部散文集，所收作品始于2013年，截止到2022年，均为近十年间创作，也即张晓风七十岁之后所著。阅读这些作品，深深感到，晓风的文章风格，一以贯之中又有微妙变化。不变的是她文字一如既往的细腻、清新、晓畅，女性特有的柔婉中又不失大丈夫的豪气，内里对于中华文化的一往情深；变化的是，她于近些年更加挥洒自如，洒脱随意，纵横文字之间，彰显大家风范。同时，她

的文中还增添了幽默感，浸濡哲思，饱含谐趣，那是纵览千山之后的成熟、练达之美。细品每一篇散文，旷达中蕴含潜沉，低吟处蓄贮奋激，如同陈酿的美酒，醇厚绵长，甘冽芬芳，入口滋味千回百转，令人回味无穷。

内在之魅，达观与哲思

人生易老，世间沧桑。张晓风并没有仅仅沉浸于对岁月逝去的感伤。她深入地思索人生，审视世事。显而易见，她的近作蕴含更多的达观与哲思。

《教室》一文，笔者认为也可以算是一篇小小说。张晓风用白话文讲述了欧阳修的母亲在家境贫困的状况下教小欧阳修学习的故事。娓娓道来中，显现其价值观：

“我们是穷人？——”

“不一定，看你怎么说？……不管你有钱没钱，懂道理的人就不算穷。”

这并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对悠悠世事的领悟。简短的两句话，“穷人”与“没钱”这两个似乎意思相近的字眼，在晓风看来却是大不相同的概念。心灵上的贫瘠，与经济上的困窘相比，前者是更可悲哀的。而假若满怀壮志与才华，一时的贫困并不可怕。腹有诗书气自华。欧阳修由一介寒门子弟最终成为一代文豪，恰恰给予最有说服力的印证。晓风用最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最深刻的道理。

《请看我七眼，小蜥蜴》中，张晓风用老子的一句话开启了哲学思考：“吾所以有大患者，以吾有身。”身体之于每一个人，都是存在的根本，是最初的依靠。为了供养这身体，我们终日奔波。张晓风分析了肉身带给我们的欢乐、幸福，也同样带给我们疲倦、繁琐与苦痛。“除非‘剖腹剔骨’以还父母，像哪吒，否则一生一世，都得跟此‘身子’相依相随。”伴随肉身多年，作者亦如是，同样快乐过、痛苦过，早已体验良多，但并不因此而颓废，她克服身体上的种种苦痛，更加看重深蕴于

凡身中的灵魂。这一身体哲学，张晓风已有切身体验，深刻感悟。

文字之美，解读与阐释

张晓风的作品总是带有悲天悯人的色彩。她常常透过一己视角审视万事万物，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人与事。解读、理解与阐释，是她作品一贯的特色，这部新著也不例外，并且着重在对中国文字与文化的解读上。

《舞、舞雩和舞之子》中，对甲骨文“舞”字，张晓风进行了一番考证后，认为中国人的舞蹈集中于手臂与手上，展示了农业社会民众刚健的力量。正如“一粒沙中看世界”，她从一个字中看到中国人的力量。《趋》通篇都在解读“趋”这个字，它包含了中国人的谦逊、内敛与礼貌。这个动作绵延于中国数千年的悠久文明中，从《诗经》到《论语》，都有“趋”字的身影。该书还考察诠释了好多古字，甚至是平时电脑无法打出的生僻字，张晓风拂去厚重的历史烟尘，将它们发掘出来，并把它们擦拭干净，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通过她的解读与阐释，这些看似古怪生僻的字眼重新焕发活力，美丽的汉字在她笔下熠熠生辉。《我爱听粤语》中，张晓风称赞粤语“字字铿锵，如金石掷地，句句如裂帛之了断畅扬”。从粤语中还可听出古汉语的入声字，令人惊艳。张晓风痴迷于中国文字笔画中隐藏的奥妙，细细开解这神奇的符码，也沉醉于中国语言动听的语音，静静聆听那热热闹闹、棱角分明的广东话。

幽默感，犹如金钟罩

张晓风在后记中写道：“幽默感是年纪大的人必不可少的‘金钟罩’。”“人生必须老到一个程度，历练到一个程度，整个社会也要成熟到一个程度，才知道幽默感之必不可少。”

青年和中年时期的张晓风，作品中虽有幽默因

素，但尚不明显，笔者揣摩，那时她或许觉得人生的每一阶段必须认真地度过，文字亦必须严肃地完成。岁月沉积，尤其过了“古稀之年”，她的作品中时不时地流露出幽默感。所谓“金钟罩”，也许正是用幽默感对抗时光流逝、年华老去的伤感，笑对人生风雨的积极生活态度。

这本书中，张晓风的幽默随处可见。《在D车厢》一文中，她写道：

想起吴尔芙，这位出生于十九世纪的“女性主义的祖师爷”（哦，不，是“祖师奶奶”），不免想起弗洛伊德。那个奇怪的弗洛伊德，他以为女人的诸多焦虑或神经质或终日惶惶若有不足，都是因为身体上少了一具“那话儿”。

年轻时的张晓风，恐怕写不出“祖师奶奶”和“那话儿”之类。不是不会写，而是不想写。难免带有几分矜持。而今，阅遍沧桑，化为人生沉淀，幽默感油然而发，陡然使这简短的句子饶有情趣。张晓风以调侃的口吻显露了她对弗洛伊德的印象，调侃之中，暗暗与弗洛伊德言词拉开间距。品评名流，仿佛四两拨千斤，幽默立了头功。而吴尔芙，既然是女性主义者，“祖师奶奶”自然比“祖师爷”更贴切得多。张晓风同样不无谐趣地讲述了《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巴斯夫人的故事。久远年代，遥远国度，旧事新叙，如今经晓风之笔，全无阻隔艰涩之感，顿时变得鲜活生动，如在目前。晓风的幽默，不流于低俗，貌似市井俚语，然而俗中见雅，反而更见巧思与妙趣，透露出作者的爽朗气质与鲜活语言。

文人相亲，余音绕梁

俗话说：文人相轻。这句话置于张晓风身上并不合适。反之，她为文为人，实则体现了文人相亲。她尊重文坛前辈，梁实秋赞许过她，她也撰文褒奖梁实秋；知名作家中，余光中、席慕蓉等等，或年长若干，或年岁相近，都是她相识相交多年的

好友。2019年张晓风的散文集《花树下，我还可以再站一会儿》中，有一篇《护井的人》写的就是余光中先生的夫人——范我存女士的故事，包含了对余光中伉俪深深的友情。而上述新书中张晓风的肖像画，便出自席慕蓉的画笔。

2018年10月底，金庸先生离世。张晓风当即撰文《金庸武侠，我的课子之书——悼金庸》。这篇悼念文章与众不同，通篇没有一个“悼”字（除了标题），读者感受的，反而带有欢乐的气氛。原来，张晓风写的是她的儿女小时候太过单纯善良，为了让他们认识人生与社会的复杂性，就让他们读金庸小说。这一读，一发不可收，连儿子去美国留学都带了全套的金庸小说，成了资深的金庸迷。文章并没有提到金庸先生本人，但读来却清晰感受到张晓风全家对于金庸小说的喜爱，对金庸先生的敬重。文人间不相轻已属难得，晓风还不吝笔墨，由衷地赞美和缅怀，更是难能可贵，尤其特别的，将真挚的感情融入巧妙地书写。

文末，她写道：

方其时也，旭日冉升，垂杨夹道，远方正有恩待报，有仇待决，有义待全，有泪待还，少年的剑在囊中蠢蠢欲鸣，啊！那少年，那少年，那剑眉星目的少年，那血沸肠热的少年，他的达达马蹄正驰过，悠悠古道上，正扬起一片清尘……

寥寥数笔，精彩纷呈，读来让人逸兴遄飞，意气飞扬。金庸先生倘在天有灵，岂不为世人如此感怀而动容！

席慕蓉在给张晓风的画像题词中写道：“隔了一个世纪，眼眸依然清澈，已能通人言兽语，天地万物都在你的笔下，你的心中。”好友席慕蓉深深懂得张晓风，天地万物在她的笔下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她的心中解读出美好的意象。正如“晓风拂处江流翠”，晓风挥洒一支生花妙笔，但见江南的春天，嫣红翠绿，青山妩媚，江水澄澈，万物皆新。

淡然自逸显风骨，龙飞凤舞见襟怀

——周野艺术作品赏析

文 / 袁宝明

周野十多年如一日，每天创作一枚篆刻作品，并引经据典地加以释文发到网络供人交流学习，已经成为篆刻艺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他在书画篆刻艺术领域孜孜不倦地探索与耕耘，已经开始结出了硕果。福建省文联主席陆开锦曾赞叹：周野是福建艺术界的侠客！诚然，我亦是认为如此，大方热情、豪气十足的他在文化艺术界口碑颇佳。

周野早年学中文，却迷上传统的篆刻，并且浸淫其中三十年，无论发生何等变故，都矢志不渝，把一个“雕虫小技”推到极致，形成一种精神。对于周野来说，既有偶然，也有必然。他有幸于拜得名师林健，得其精心指导是偶然；但他自弱冠就喜欢篆刻，喜欢中国传统文学书画艺术，所以，最终走上这条既幸运又艰难的路又是必然。

在熟悉周野的人看来，周野是一个传奇，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给人第一感觉就是敏捷干练，思维灵活，在介入收藏界以前，他已经是福建省知名的

书画篆刻家，他先后做过广告设计、新闻内参、杂志总编、上市公司副总裁，角色转换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他用五年时间，实现了从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会员到会长的转变。三十多年来，喜爱篆刻艺术的周野临摹遍了能找到的名家印谱，端赖对篆刻艺术的先天敏感，他竟能在齐白石、邓散木这类个性极端强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免遭习气困扰。直到他拜在书画篆刻大家林健先生的门下，他的篆刻技艺才得以走上坦途。他从汉印入手，转益多师，善思苦练，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周野能书、好画、痴印，他有着深厚的美术造型功力，他的人物印、肖形印维妙维肖，在印坛独树一帜。特别是他在肖形、人物篆刻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作品引人入胜，有的霸气，有的矫健，有的和祥，有的古朴，有的飘逸，神态各异，气势恢宏，令人赞不绝口。他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对肖形印、人物印的创作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作品气息古典文雅，圆润秀丽，温文尔雅，个性鲜明，可谓“圆转妩媚，丰神流动，如春花舞风、轻云出岫”。

周野为人大气、豁达，他的篆刻作品体现出强烈的个人风貌，刀工苍劲老辣，线条粗犷，毫不拖泥带水，于方寸之间透出深厚的个人修为和浓烈的个人情感。在周野三十余年的印学实践中，最可贵的是继承了前人学印过程中的精髓：印宗秦汉、以书入印、印外求印。

近年来，周野的“以印求诗”，表现在他选择经典的诗词作为入印的内容。虽只三言两句，却能抒情言志。正因为闲章中蕴含着丰厚的文学资源，所以周野在操刀治印前，把印文的“词儿”放在首位。在他看来，词儿好，石头好，刻工又好，才能是“品才兼得”的上等篆刻艺术品。

一首精练的好诗，应该是内容的丰富与表现艺术洗练的统一体。篆刻也是一样，正如他跟我交谈所说，诗心造印的创作思维，应该是从文字内容到形式，又从形式回到文字内容。在他看来，内容起着相当的重要作用。欣赏他的印作，内容非常丰富，文学味十足，他所创作的印文多从古典诗词及先贤佳句中撷取。人们观其印、品其字，主要还是从印文中联想其中的意境。

周野的篆刻，具有较强的构成意识。有的笔画略施倾泻，呈不均匀分割状态。有的字省略字体组成部分，强化突出几何形交叉笔画。有的字构成锐角，有的模拟直三角、半圆角，构成对比呼应。他的篆刻作品有的打破汉印的均匀布局，具有不平衡的空间分割，印面文字相互突破，然后采取留白、变形、夸张而施以巧妙安排，呈现灵动浪漫的诗情画意。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章法特色：一是平中寓奇。平衡是章法构成中的一个审美原则。另一个特点是圆，起笔和收笔往往是圆实的，它把力度包括在线里面，不让线条过分地张扬。

在周野的作品里，平衡是结构构成的一个重要审美原则。每方印章平衡与否，取决于字体的需要，取决于这方印章的整体需要。这种有比较的平衡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篆刻元素随机构成的，其实也是视觉平衡艺术。这种视觉平衡其根本是力的较量，而力的较量主要来自人的平衡感觉或人对秩序的要求。

周野深谙此道，展示了一种非常正宗、非常师古的平衡艺术体现方式。因而他的篆刻作品章法平



正巧妙，线条变化丰富，如同一篇篇静谧而秀美的随笔，不作山盟海誓、不作声嘶力竭，作品娓娓道来，隽永悠长。他在作品中营造出来的平衡关系，不但做到印从书出、印从石出，更能做到印从道出，人与印融为一体。二是突发奇想的险绝法。作为“印人”的他，自觉不自觉地找到一种与自身情感相适应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最终以强化情感表现出来，使他的篆刻作品“奇趣乃出”。

周野的刀法从技到艺。他以刀代笔，侧重刀法对笔意的表达，深入研究把刀的力度体现在篆刻作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万象更新



品的点、线之中，并征服石性，使点、线呈现出书法的写的意味，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印从书出”出自己意的刀法个性风格。他秉承白石印风和林健大师的技法，刻印以冲刀为主，他以狠辣的冲刀一刀而过，刚劲有力、崩裂自如，使之苍劲爽朗。

看他的刀法，大印不臃肿，小印不小气。我认为他把握了三个字：稳、准、力。所谓稳，不仅是执刀要稳，更重要的是心态要稳。心态稳主要体现

在心静与定力上。所谓准，他手执刻刀，刀锋入石和用刀的角度与速度要准确，主要来自他对刀性的理解、对刀钢质坚韧度、刀口的锋利等自然属性的了解。还有对“刻”的刀感。同时，还来自他对石性的了解。

周野在继承传统刀法的同时，对篆刻刀法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大胆实践。既然篆刻是一门独立的艺术，那就应该用刀法直接发挥刀石韵味，即“印从刀出”。在他近年的创作中不仅充分展示了刀法的自然之美，还传达了作者的抒情之怀。

在收藏与艺术创作的同时，周野还是热衷公益事业的慈善家。多年来用爱心和善举温暖了无数渴望关怀与帮助的弱势群体。不管捐资助学还是抗震救灾，周野总是慷慨解囊。周野在创作之余有意识地帮助一些慈善机构做义卖义拍，除了提供资金也提供一些自己的收藏品以及自己创作的作品来参加公益活动。大家都知道，作为收藏家，藏品就犹如自己的孩子，而问及周野怎么舍得把他们拿出来进行义卖来做一些慈善的，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有个理念叫过眼即拥有。把玩过了，想对社会有一些贡献就会拿出来，让更多的人来把玩来收藏。要把心态放平，要有大藏为国的概念，社会需要的时候力所能及地拿出来帮助社会，这是每个艺术家收藏家应该做的。”

这些年来，周野不仅自己坚持慈善，还发动所有能接触到的朋友参与捐助，助学、赈灾、救济，周野一直以身作则，慈善是除了收藏和艺术之外，让他感到由衷快乐的事。周野还表示，慈善不是一个时期的事，而是永久性的事，个人的行为算不了什么，发动和带领更多的人参加慈善事业，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如周野所说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收藏家一定要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不仅要懂得挖掘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还要懂得回报社会。

一卷春色满人间

文 / 苏丽梅

在我的内心深处，古城厦门同安，总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牵引着我，那丰厚的文化底蕴，促使我迫切地了解她多一点再多一点……而有一种小吃，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岁月的风尘，不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那就是同安薄饼。

薄饼之情，温暖人心

刚到厦门时，我租住在同安的一座民宅，房东六十几岁，姓陈，慈眉善目，待人和蔼，我们亲切地叫她“陈姨”。

有着庭院的楼房里，一楼住着陈姨一家，二楼的几个房间全部租了出去。周六，我正要去吃饭，信步走下楼梯来到一楼，看到陈姨正在大厅忙活，陈姨看到我，向我招了招手，我走了进去，只见红木餐桌上摆着一大盆菜，菜里有芹菜、豆腐、瘦肉、胡萝卜、海蛎等，边上的两个小碟子则装着花生酥、海苔。

陈姨麻利地从桌上拿起一片春卷皮，摊在手掌上，放入海苔、花生酥、菜料等，然后动作麻利地卷成一个圆筒状，递到我面前，说：“我做的薄饼，尝尝看。”

来之前，我就听朋友说过，薄饼，也叫春卷，是同安的传统名小吃，早打算安定下来后，找个时间出去品尝，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我轻轻地咬了一口，春卷皮的嚼劲和馅料的鲜美糅合在一起，在我的味蕾弥漫。

我边吃边赞叹“好吃”，陈姨见状，快速地又包了六个，用袋子装给我，说：“带回去吃。”我哪好意思，连忙推辞，陈姨执意让我收下。我提着袋子，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情。

薄饼，起源于同安，相传始于明代万历年间，为明朝兵部尚书蔡复一夫人李氏首创。相传蔡复一在朝廷当官时因功勋显著、名扬朝野，受到一些奸臣的嫉妒，奸臣得知蔡复一会双手写字，于是合谋设下陷阱，在皇帝面前推荐他抄写朝廷文书，9大箱要在49天内抄完。

为了完成任务，蔡复一日夜抄写，三餐都无心吃饭，蔡夫人贤惠聪明，想着怎么才能帮助蔡复一，有一天，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面粉做了薄薄的面皮，把饭菜放进面皮里包成春卷，蔡复一边抄写文书边食用，节省了吃饭时间，在规定的

时间内如期完成抄写任务。

蔡夫人的做法得到了大家的赞赏，大家纷纷效仿。这之后，每年阳春三月，大家有了吃“春”吃薄饼的习俗，“春饼”“春卷”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清代诗人林苏门（约1748—1809，号兰痴）在《邗江三百吟》里写道：“调羹汤饼佐春色，春到人间一卷之。”真是一卷饼皮，一桌配料，让生活变得活色生香。而无论是蔡复一夫人还是房东陈姨，她们通过博饼，传递了夫妻之情、人间之爱，温暖了人心。

匠心独运，非遗之光

同安薄饼制作技艺由此传承下来，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2009年6月，被列入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7年5月，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薄饼技艺传承人吴招治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有一次，有亲戚来厦门旅游，一见面就说想吃厦门薄饼，于是几个人驱车来到同安吴招治美食店，店里古色古香，墙上挂着琳琅满目的各类奖牌，店内有很多客人是从外地慕名而来。

工作人员有的摊饼皮，有的炒馅料，有的正在使用机器切菜，生意的红火，让机器代替人工，起到了高效率。彼时，非遗传承人吴招治正在接受采访，她说，她从6岁就开始跟着爷爷学习制作薄饼，并用推车推到外面去卖，薄饼的制作技艺是祖传下来的，而她家的薄饼之所以好吃，在于用料的考究，做工的精细，她家薄饼包的13种菜，都是分开一样样炒。

我们当场点了薄饼，不一会，工作人员把包好的薄饼送上桌，只见白色的饼皮包裹着圆润的馅料，透过饼皮，可依稀看到胡萝卜的红、香葱的绿以及豆腐的白，还没吃，就已垂涎三尺。我们迫不

及待地一人一个送至口中，顿感唇齿留香。

同安薄饼声名远播，甚至传到了海外。而同安薄饼的出名，在告诉我们，传承，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相关部门的重视，需要匠人的坚守，需要社会的关注与支持，需要时间的沉淀。在非遗传过程中，有许多像吴招治阿姨这样的传承者，他们用数十年的时光，守护着自己的双手和心灵，守护着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他们懂得转变自己的身份，调整自身的定位，在继承先辈们的制作技艺外，更懂得不断地去创新，让同安薄饼在保持传统风味的同时，顺应时代的发展，适应现代人的口味需求。他们不仅注重技艺的传承，更注重文化的传承。我想，同安薄饼之所以能够被评为非遗，不仅仅在于它独特的制作技艺，在于它佐料的丰富、诱人的口感，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文化意义。每一口薄饼的咀嚼，都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味，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致敬。它好比一本内涵丰富的书籍，记载着久远的传承故事、同安人的生活习俗、饮食习惯，以及默默奉献的一群非遗守护人。

因有了一批人在非遗传上的默默努力，使得非遗技术熠熠生辉，绽放出别样的风采。也正是他们的坚持与努力，让同安薄饼这一非遗项目奔向更广阔的舞台，从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野径寻芳



秋荫不散飞霜晚



田园听春



清风入翠薇



荷塘月色

福建文艺家风采

◎ 阮惠芳



阮惠芳，民盟盟员，2003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本科学历。

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校外美育学会理事。

民盟福建省书画学会监事，烟山画院理事。

作品讲究绘画创作的艺术品位和境界，曾在省市美协展览中多次获奖。

作品《田园听春》荣获“意之大者”——第六届福建省写意画大展优秀作品奖；《野径寻芳》荣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福建美术2021年新人新作展“优秀作品奖”。